

國聞周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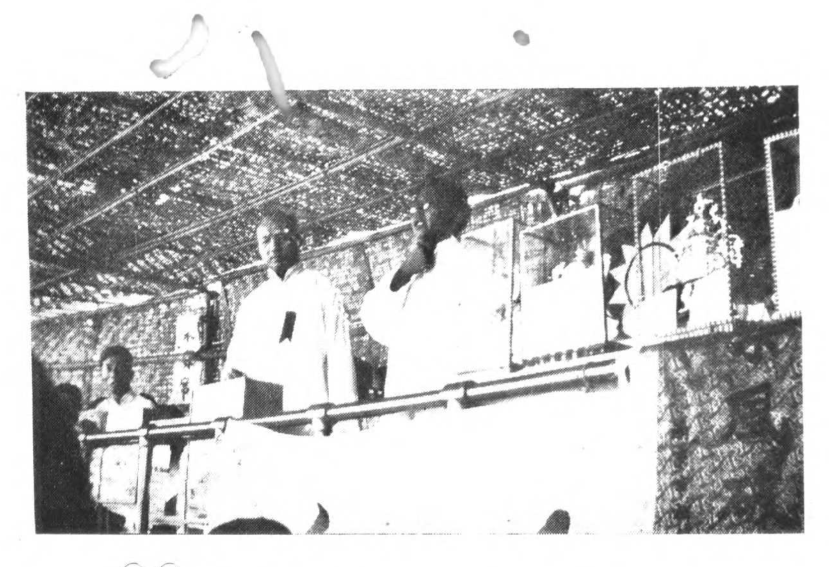
第十一卷 第三十二期

民國廿三年八月十三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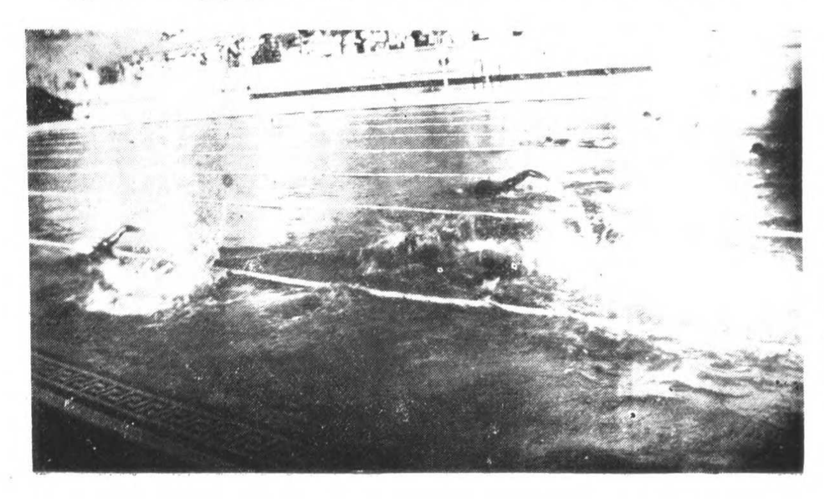
要目

首都游泳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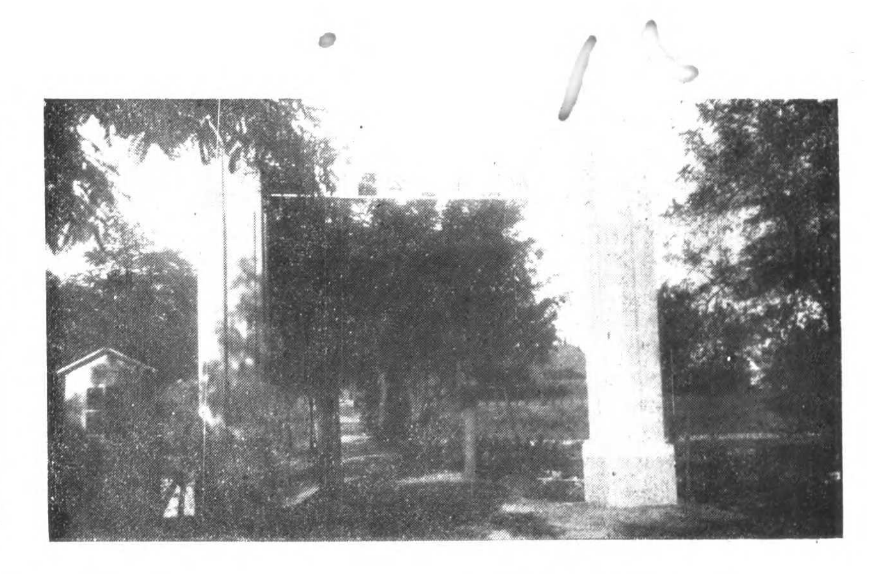
（上）主席褚氏請致開會詞。
（右）楊秀瓊，楊秀珍，楊昌華乘褚氏自備小馬車赴游泳場途中，由褚氏親自御車。



（左）游泳員預賽之一斑。

張覺遠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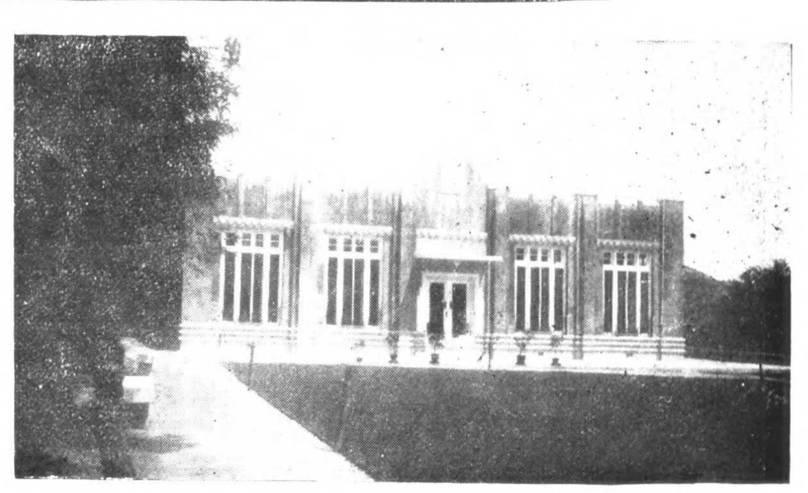
威海名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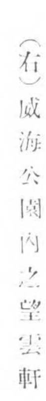


(上)爲威海公園大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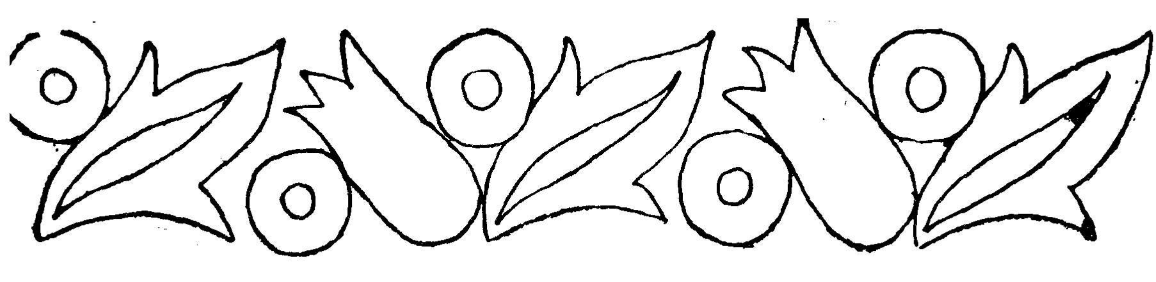


(左)劉公島遠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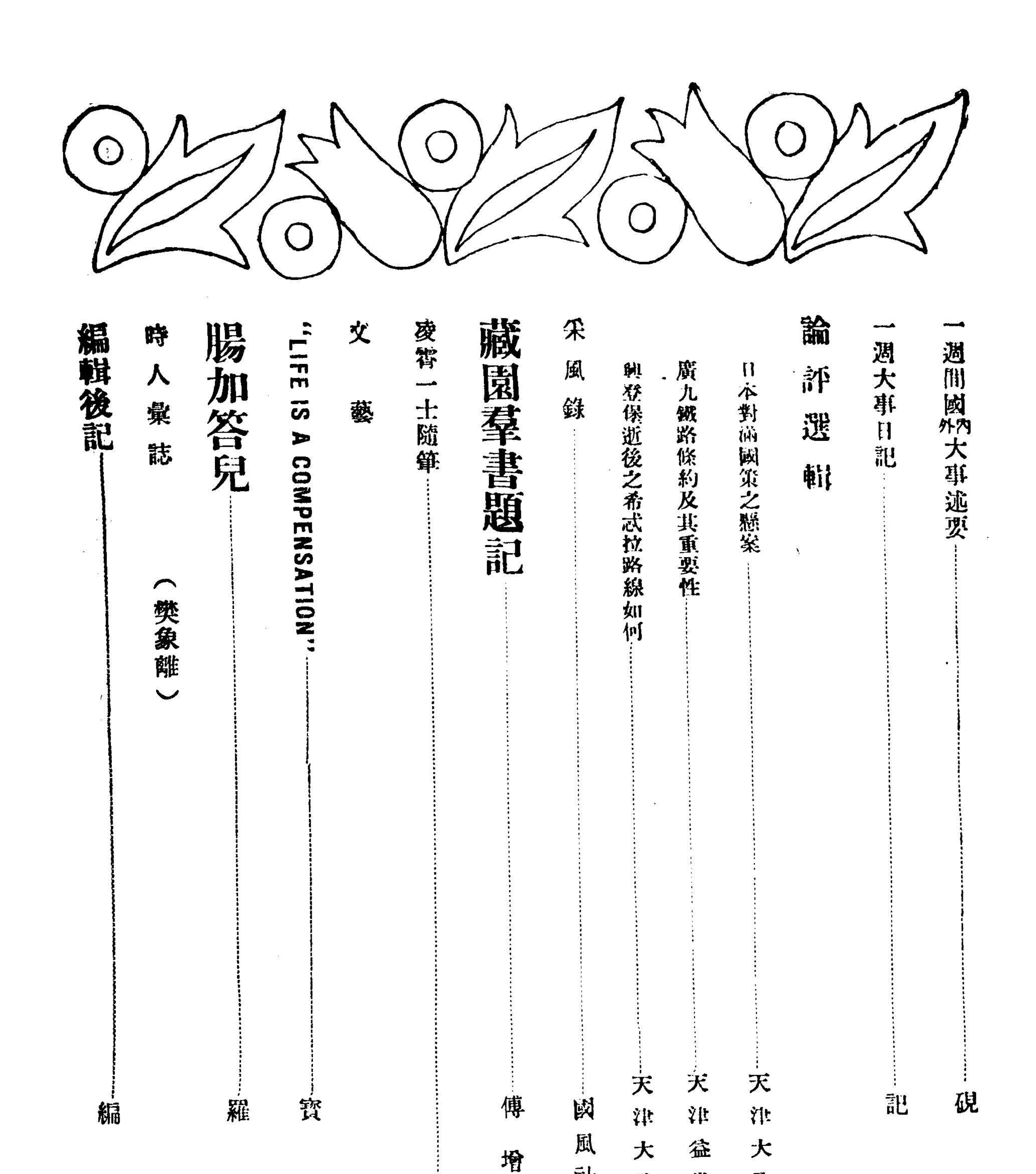


(右)威海公園內之望雲軒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 第三十二期 目錄
民國廿三年八月十三日出版



一週簡評

汪院長上廬山

行政院汪院長八日應蔣委員長之召、前赴廬山。雖說爲是對軍官團訓話、但至少對於黨政外交，必然有些商洽、試看北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九日已跟踪而去　、就可知道其中的關係。

老實說，現在的外交、差不多成了僵死的局面一樣，任是如何商量　、也不過這們一回事，至於政治，在蔣汪合作的基礎之下，似乎也沒有很多變動的可能　，所以政治外交的商討，不會成爲很大的問題。

在我們看，緊要問題，恐怕還是黨！因爲據六七兩日廣州發出無線電報，胡漢民氏向北平法文政聞報（乃是一個週刋）、發表談話，否認出洋消息，鄙夷此項宣傳，而對於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却聲明要大大地反對。五次全代會將於十一月開會，以後黨的問題，自然又得熱鬧一番。蔣汪會面，對於五全代會和五中全會，必將有所討論，這是顯而易見的事。

福州城的安危

這一星期，福州形勢曾經一度吃緊幸而援軍到達得快，一時轉危爲安，但是情形仍是不大寧貼。

本來江西勦匪，到現在正是到了浮屠合尖功除一簣的時候，匪軍當然要必死地掙扎，國軍更需要穩扎穩打。

我們從福州告急情形看來，匪軍不是困獸猶鬥，就是還有餘勇可賈，這兩點都不容人們輕視。

水旱災的嚴重情勢

這一星期消息，各處水旱災的嚴重情勢似乎沒有輕減，江西湖南安徽三省，反爾更覺加重。

救災第一件事是要錢，政府却正在沒有錢，所以地方儘管向中央告急請款，結果不過是「交財政部核辦」，試問有什麼用。

我們從這次各省災害看來，祗要得一個好縣官，災民便少受許多損失，祗要省政府得力，救災也較有效率。我們向來感覺中央有那們多的大官和衙門，究竟於國計民生有多大關係？現在經事實教訓，越發感到地方官的重要。

貴州人民眞可憐！

貴州本來小而且窮，自從周西成戰死，部下毛光翔王家烈們各擁軍隊，迭起內鬨，到現在一直沒有統一，大家擁兵割據，完全靠鴉片生活，弄得全省成了黑世界，鴉片賣得比

紙烟還賤，十多歲小孩便要吞雲吐霧，我們試想這成了什麼景象？

地方闊到這步田地，軍閥們還不覺悟，甲去勾結川軍，乙便去交歡粵桂，所送的禮物，不過是鴉片！所求的不過是斷送桑梓殘害百姓的專賣權！這是何等酷毒的事？

國府於本月三日任命猶國才為貴州民政廳長，叫王家烈專任主席，人們以為是王猶妥協的結果，後來證明不是這一回事，可見貴州人民的浩刼還沒有已時！

今後的德國

希忒拉現在已是德國真正的獨裁者了。我們拿逆取順守的道理來判斷希忒拉的將來，至少在國際上不敢再走冒險的路。

本來世界上任何政府，沒有不想安定長久的。連共產黨得了俄國政權，還會轉到協調外交的途徑，希忒拉難道一定的永遠放大砲？

日本與海軍會議

日本近來對於準備應付未來的海軍會議，甚為努力，岡田首相一方面表示均等要求，一方面卻透露和緩意思。問題的關鍵，還是看英美能不能真誠合作，如果有一點空隙，必定為日本所利用。

所以未來的海軍會議，前途還難判斷；但是國際會議，原是有妥協性的，如果大家認為必定破裂，根本就不會去開會。從這一點說，日本固不願任其破裂，美國也不願一無收穫，其間如何妥協讓步，全要看雙方運用外交的手腕如何，這是我們最應當注意的。（冷）

奧政局的前瞻

奧國自從舒斯尼格新閣成立，震動一世的大政變可算告一段落。舒氏是故陶道爾夫斯的摯友，所以新閣也可以看做舊政府的延長，進一步講，它也可以被看作一種過渡的統治。

本週哈布斯堡王朝繼承人沃圖大公赴義的風說，甚囂塵上，在奧政局搖搖不定的今日，復辟派的活躍，本來無足深怪。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墨索里尼今後是否將擁護奧國舊王朝復辟，去抵制德奧的合併。他是否將不顧小協約的反對，出此一舉。尤其重要的另一關鍵，就是奧國復辟運動能否獲得英法的默契。（樵）

日本新內閣的新政策

林國材譯

本文係節譯自日本『經濟知識』八月份的『岡田新閣的政策研究專號』，內容計分五部：(一)財政政策——新藏相的理財方針之敘述和批判，並列舉預算編成之綱領，及歲出減少歲入增加的方策；(二)國防政策——以對付一九三五、六年的世界危機為中心，高唱軍備平等權，力主擴張軍備及培植滿洲。(三)外交政策——以所謂協調外交為口實，而採行所謂A國際協調B滿洲國助成C維持東亞和平的三大政策；(四)農業政策——說明農村崩潰之實況，真因，及其補救的方法，(五)產業政策——以統制經濟為基準，勵行國內產業，國外貿易，以及都市工業和農村經濟之統制。讀此文者，不但可以認清日本之現狀及其侵略的野心，且可透視國際政治和世界經濟的實情。譯者特地將其譯出，以供關心日本政情及國際關係者之參攷。

(一)財政政策

(1)新藏相的抱負

本年七月八日，岡田新內閣已經成立了。新閣的大藏大臣，在各方面的異常關心中，由前藏次藤井真信氏拔升。

可是，新閣的財政經濟政策究是怎樣呢？且看，新藏相藤井氏八日就任後所說的抱負：

『財政經濟的大體的方針，對於前閣決定的綱領，沒有加以急激的變化的意思，即踏襲高橋財政政策。關於今後應行的各個具體方針，打算在考慮海外情勢和調查國內各種狀況上，加以慎重的決定』。

這是率直明確地聲明繼續從來的政策的意旨。而且，更加具體地說明關於增稅問題的財政計畫：

『增稅問題，成為目下世人論議之標的，不能簡單的決定出來。雖然不能忽視巨額的赤字公債，可是，將來計算歲入之增加和歲出之節約，還須考慮自然增收的途徑；同時他方面對於滿洲事件費國防費之臨時緊急，仍需必要的經費；如何將其適當分配，確是一個問題。因此，以輕率的態度，

決定增稅問題還是不行。可是，增稅本是必要，而其方法，時期和程度，仍應努力今後的調查，考慮。」

以上所述，便是新藏相藤井氏踏襲前藏相高橋政策的意思，也是基於高橋財政繼續之强烈希望的岡田首相，特別拔擢前藏相高橋推荐藤井氏的根由。

（2）高橋財政的內容

高橋財政與前任井上氏的緊縮政策不同，可以說是積極的膨脹政策。預算從十四億元增至二十一億元——發行近十億元的公債；所以，高橋的預算編成，頗有特色。歲出膨脹的原因是：日本全局處在非常時期，國防費和農村救濟費，成爲緊急不可缺的問題，在國策上非常重要。即，爲時局匡救事業，海軍第一次第二次的補充計劃，陸軍兵備之改善設施，滿洲事件之應付起見，在這兩年半中，釀成歲出之異常增加。高橋財政之成功，在於實施國策上必要的事業，除去發行赤字公債之所謂惡性膨脹的弊害，進而運用低金利和金融緩慢，招來膨脹政策的景氣。

具有這種內容的所謂高橋財政，從方法上看，固可以說是高橋氏個人的意見，卻也是日本政治經濟之客觀的不可避免的路線。任誰來任藏相，都要仿行這個政策，也未可知。這是熱望高橋財政之繼續的原委。

（3）新閣財政政策的檢討

上面已經說過，新藏相已聲明踏襲高橋財政的意向；因此，新藏相的財政政策，可以說是在高橋財政的範圍內活動；可是，問題是藤井眞信氏之性格及主張究是怎樣？爲甚繼承前任者的政策？

藤井眞信氏，直至本年四月仍任大藏省主計局長之職，事務係以預算編成爲中心；直至最近井上準之助氏身任藏相時代，還在困難的預算編成中苦鬥，尤其是在高橋藏相時代，『非常時』的色彩濃厚，內外時局多端，國費愈益膨脹，氏基於財政均衡主義的正統立場，去編成預算，實感非常的困難，就中九年度預算編成時，藤井氏賭以生命，竭力與陸海農林內務各省繼續交涉，對財政之健實化，努力勵進。對於歲出之如此龐大的要求，在海軍預算上，力行單價引下的節減；可是關於歲入的增加，採用公債發行之增加，還多難行之點。其中增稅之赤字補塡，最遭世人的議論，而藤井氏終竟實行，對高橋氏極力進言；因此，氏的意見漸與財相一致而被決定。若從氏之平日的主張上推察，則我們可以看出新閣財政政策，全是高橋政策之因襲，其中具有幾分正統的修正。換言之，預算之膨脹，係以高橋財政爲限度，對於歲計之均衡集矢於中心點。

(4)預算編成的方針

關於十年度預算編成方針，則與齋藤內閣六月二十六日閣議所決定的內容一致：

一，昭和十年度預算編成時，須以强化財政的內容，可能速度的恢復歲計收支的均衡爲基準，以減少公債之發行額爲方針；

二，各省新定經費的要求，僅限於現局當前緊急不得已的事項，而且，其金額限於少額；

三，各省對於既定之經費，不能節減而爲新定經費之要求的場合，仍須依此而求其財源；

四，昭和七年度以降的所謂時局匡救費，當初業已預定，截至昭和九年度爲止；但窮狀特甚的地方，而有必要適切的事業的場合，自當另行考慮。

五，各省歲入歲出概算，以昭和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爲限，須將其提出；

六，各特別會計之預算，亦當適應該會計的狀況，大體依照前項規定編成；而其概算，限於昭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提出之

岡田新閣，更於十日的閣議中，對預算編成方針附議討論；藤井藏相報告打算因襲齋藤內閣之決定的意旨，詳細說明內容的意味。但因內閣更迭，各省事務澁滯，藤井藏相決定概算提出期各延十日——一般會計概算提出期，以八月十日爲限；特別會計以八月三十一日爲止。

依照上列的預算編成方針，對於昭和十年度的預算，尤其是第一項高橋藤井兩氏力說歲計收支之均衡，規定公債發行額之減少，並對第四項，具體的決定時局匡救費之停止。

(5)歲入增加的方法

爲欲歲入之增加計，新藏相一般地調查研究增稅，官業收入之增加，鐵路收益之一般會計的調用，郵資之抬價等等問題。結果，認定虧空補塡之一般增稅不能實行，則鐵路收益之調用和郵資之加價，絕不可能；因此，目下還沒有歲入增加策。但是，其所希望者，便是自然增收；九年度的實績，依五月底的決定，第三種所得稅九千五百萬元，個人營業收益稅二千萬元，酒稅一億九千萬元，平均比較前年增加十分之一。

藤井藏相爲防止公債發行之惡性膨脹計，而減少公債之發行額；對於公債之消化，則由政府與銀界商酌辦理。即藤井氏依據其任藏次時的日本經濟狀態，理論的決定了消化可能的公債發行限度，而命理財主計兩局加以研究。結果，依國民所得額和資本投放額算定，而大體達成四億五千萬元的

言論。

（6）對付歲出的手段

雖然，標準預算爲十五億元，公債發行四億五千萬元，歲出預算總共正在二十億元以內；可是，二十年度中，各省已經提出龐大的新規要求：第一，陸軍省要求空軍充實之航空隊常設費，防空施設費，共達二億元，至少仍須繼續三年，海軍省要求第二次補充計劃之繼續費，補助艦艇建造費，變更水雷艇及驅逐艦之設計的改裝費，下年度不僅增加三千萬元，而且，對於倫敦海軍軍縮會議的結果，非常重視，萬一會議決裂，仍須增加海軍預算。

農林省從下年度起對於米穀對策蠶絲對策，已定恒久的根本策，其結果在預算上將有重大的負擔。最後，對於時局匡救費，自昭和七年來，已有三年繼續之預定；內務省農林省也主張來年度以降之繼續，其他各省各欲提出多少的新規要求。總計起來，無疑地已超出財政當局所預想的四億五千萬元或五億元的限度了。

於是乎生出如何調和財政和國策的根本問題。時局匡救費，依編成方針，已經決定停止；但是，對於抑制其他的要求，藤井藏相究要運用若何的手段和方法呢？十日閣議決定的編成方針，貫徹至某一程度呢？我們且看今後的藤井藏相的手腕。

（二）國防政策

（1）危局和政變

所謂一九三六年的危機——軍縮條約之改訂和退出國聯發生効力的國防危機，明年愈益迫近惡化。在此國際危機的前夜，日本政變之發生，在某種意義上，確是不能否定的事實。克服國際危險線的試金石——國際軍縮會議預備會商，目前以倫敦爲中心，進至關係國間之個別交涉，會商中之最重要者，不消說就是日本提出既存海軍條約廢棄及軍備平等權要求的提案。關係各國特別是英美兩國，雖正利用一切機會和間隙，抑制日本的要求，可是，日本却以和平的手段和方法，務須貫徹這個要求。當此危局的政府——齋藤非常時强力內閣，竟因沒有直接關係的不祥事件（黑田案）而崩壞，而總辭職，在西園寺公主持之下，開了繼任奏荐的重臣會議，結局，組閣大命降諸岡田啓介。

（2）『海軍內閣』和軍縮對策

以齋藤內閣所採行的國防政策爲基幹的非常國策之遂行，對於現下的日本——否，將來的日本，具有最重大的關

保。西園寺公的意旨，被其左右漏出的談片：『齋藤內閣的非常時國策，是日本進展的唯一途徑，可是將其實行的時候，必須是有霸氣和年青的實行力的少壯內閣』。在這種意義上，只有岡田內閣，才有担當『非常時』日本的使命。

而且，非常時國防國策之最重要的課題——明年的倫敦華府兩海縮條約之改訂，當作判斷岡田內閣之實行力的基礎事實，而考察內閣之人的關係時，則大角海相內田鐵相，同在田中內閣的岡田海相之下，分任政務事務兩次長，當時若無岡田海相之兩翼，特別是內田鐵相，則不能通過上下兩院。岡田內田大角三氏是為人承認的『海軍通』，岡田內閣可以說是擁有此三海軍大臣的『海軍內閣』。此三『海軍通』，對於既存軍縮條約的見解完全一致，內田是倫敦條約締結以來之該條約改訂論者，岡田大角兩氏同樣的認定該條約之缺陷，切念其缺陷之填補的二人。三人意見相同，而求軍縮對策之正道，在政治上實是當然的要求；而且，鑒於國軍統制之國防實力擴大的重要性，而引起過去的五一五事件的不祥事蹟，也是以倫敦條約之不滿為基因的艦隊將校之熱情的非法的發露；在此倫敦條約反對派勢力有支配國軍傾向的時候，對該軍縮條約缺陷有同感的，且對倫敦條約强硬反對派有諒解的，期待其繼續守信的人們，自在廟宇中，負擔軍縮條約改訂的重大責任；所以，在海軍統制上，直接間接都可収出很大的效果。尤其是軍縮條約之改訂，是外交交涉之一形態，須在認定軍縮協定成立對於世界人類的幸福確是必要的見地上，以外交的手續，貫徹日本既定方針的軍備平等權，國防自主權的原則。

(3)陸軍的廣義國防計劃

陸軍的國防計劃，在林陸相留任的三長官會議中，已決定了踏襲既定的方針。即，陸軍的國防計劃中心，是對滿政策，由於滿洲事件之處理及『滿洲國』獨立之實現，將日本生命線的滿洲，置於所謂友邦『滿洲國』的『統治』之下。但是，該『國』之現狀，是在開『國』時，基於『日滿議定書』，而由日本軍隊維持其治安。而且，對其版圖之廣大，國境線之延長，毗隣諸國之關係等等，在擁護『滿洲國』之獨立，日本生命線之確保，及對滿政策之遂行上，軍部之措置，實是頗多。所以，陸軍今日依然以對滿政策之確立為重心；加之，付以一般國防政策——廣義國防的名稱，以期國家總動員計劃之確立，國軍的能率增進和素質提高，以及其他直接間接的諸設施之萬全；為適應國際聯盟脫退之效果發生及軍縮條約改訂會議，不幸陷於衝突時的國際情勢的轉變計，着着準備國防上萬無遺憾的根本方針；岡田新閣成立之

際，更加慎重審議這些具體的方策；從此立場出發，在九日岡田首相與林陸相會見之時，據傳陸相已提出國防政策討論會之設置，對於其他的國防國策，也有在明年度預算內提出航空隊充實計畫的決意。

(4)國防和財政

岡田內閣的國防國策，原則上決定了踏襲齋藤內閣所決定的方針。這些方針，控扼一九三五六年危機的第一年度之昭和十年度而次第具體化，所以，明年度的預算中，國防費的要求，不能不認為更要明示一般的膨脹。國防費膨脹結果的財政危機的實體如何，高橋前藏相已經屢次喚起注意；沒有國家經濟實力的國防，不能不限於空防，以維持和發展被擴大了的國防力；只有如此，國防的價值才能存在；一國的國防力擴大，必然地惹起與此有關的諸國之軍擴競爭；兼施軍擴競爭，則不能繼續國防之維持和發展；因此，已經擴大了的國防力是無意味的，終徒招來國費之膨脹，財政之危機而已。『國防興則財政亡』，故欲國防之完壁，可以說是絕不可能。在這種意義上，國防計畫之充實，須以財政之調和為限度；所謂廣義國防， 必須實行財政之充實的政策。可是，踏襲去年五相會議決定案的岡田內閣，究有幾何的實行力呢？這是該新內閣所決定的最大課題。

(三)外交政策

(1)岡田首相與協調外交

因對政友會的關係， 遭遇相當的難關， 始行組成內閣的岡田新閣，已於七月八日正式成立了，其外交政策究是怎麼樣呢？

廣田外相在其留任辭中聲稱：『陸海軍兩大臣均留任，新內閣的外交國防方針，全部踏襲齋藤內閣的綱領，所以，我已經決意留任。』因此，新內閣的外交政策，全部因襲廣田外相所謂協調外交方針。

廣田外相所懷抱的協和外交方針，是以如此的三大政策為基幹：(一)國際協調政策，(二)『滿洲國』助成政策，(三)遠東和平維持政策。

這種外交方針，在去年九十月間開會的五相會議中已經詳細的討論了，關於日本將來的外交，國防，財政的根本國策也已被決定了 。可是，在實施這些根本的外交方針的時候，不能不努力各種具體的外交工作。特別是岡田內閣，岡田首相，藤井藏相 ，林陸相還未明白知道此五相會議的經過，故岡田首相復開二次五相會議，討論如何實施外交國防財政的根本國策。

協調外交的根本方針既經決定，岡田內閣進而負担具體的外交工作時，復又參加岡田首相的新見解，顯現與齋藤內閣多少異趣的外交工作，這是自然而必然的結局。岡田首相除在田中內閣及齋藤內閣佔着海相的交椅，及在昭和五年四月締結倫敦海軍條約時任軍事參議全權代表財部海相出席會議外，在任濱口海相事務管理和加藤海軍軍令部長之時，對於政府和海部的對立之調解，倫敦條約之簽字，負了各種的斡旋之勞。因此，來年開幕的海軍軍縮會議，依此倫敦條約的規定而召集，同時一併討論華盛頓海軍條約之改訂，所以，岡田內閣正處在不能不從速決定臨此海軍會議的帝國政府政策的立場。而且，海軍會議是在明年三月——日本退出國聯發生效力之年開幕。因日本對倫敦條約之不滿，故對此軍縮會議的主張，當成世界海軍國注意之的，對於日本的前途，是極重要的外交國防上的問題。岡田首相出身海軍，二度任海相，且在倫敦條約成立時從旁斡旋，故對未來的海軍會議，自當協助廣田外相，指導大角海相，而將日本的要求，促使世界海軍國之承認。岡田首相對海軍會議的見解，對於廣田外相的協和外交，自必給與重大的影響。而且，岡田首相對於決定日本將來之國際地位，規定日本國運與隆之基礎的明年海軍會議，無論如何總有圓滿成立的意見。

協和外交工作，由廣田外相負責而節節進行；以海軍會議為推進機，對英美法意的海軍關係國的外交工作，乃是其中之最富重要性者；駐美大使齋藤，駐法大使佐藤，駐意大使松島諸氏之陸續歸國，並非絕對無因。參攷這些關係國的常駐大使的報告，海軍外務兩省，對於軍縮的日本政府的方針，漸達最後的決定；駐英大使松平氏參加的海軍預備會議，對於實際的問題頗稱順利。岡田內閣之產生，其重要的使命，在於担當和打開日本重要外交難局。這是我們對於具有調和海軍外務以及其他各部的政治手腕的岡田內閣之重大的希望。

（2）岡田內閣與『助滿』政策

岡田首相之實行兼攝拓務大臣，是以拓務省之廢止為前提。日滿的關係，是不能離開『日滿議定書』的關係；在『滿洲國』的重要國策之決定及實行時，拓務省之存在，自然成為邪魔，且足將其遷延遲慢；陸軍部內前閣時代，已發生拓務省廢止論，而且外務省對此亦表贊成之意。岡田首相首先實行拓相之兼任，意在解決存廢問題，企圖滿洲政策之迅速決定和實施。日本在財政上人事上必須提供日本國力之重要部分，實現『滿洲國』之健全的發展這種工事，是日本當前的重要問題之一，故對適合國聯事態的理由，日本不

能不據此而實証。

岡田內閣對拓務省廢止問題，在滿機關三位一體主義之再研究等滿洲問題實施的機關，決定獨特的方針，因此入對『滿』政策之具體實行的階段。

（3）岡田內閣與對中俄美外交

中日關係，由於中日無線電連絡協定之成立，關稅修正之實現，華北通車問題之解決，逐漸解決中日間的懸案，正示進入好轉之途。日本堅持從來的對華方針，益使中日關係之改善，藉以實現遠東的中日『滿』三國的親善關係，而奠東亞和平確保之基石。藏本事件突然招來中日關係之逆轉，一時大爲憂慮，但事件眞相判明後，同時雲消霧散。今後須以中日經濟提携爲主眼，而解決中日間的懸案。摩根氏銀公司案之失敗，拉西曼氏的對華技術援助，美國之棉麥借欵等等外國對華之經濟財政的援助，逐漸陷形潛影，日華關係之正常化，於是乎由此確立。

對俄關係，日本藏有煩累的外交問題。因『滿洲國』之成立，日本在北滿直接與俄國的勢力接觸；且因日本妬忌俄國在遠東之積極活動，致使日俄關係不能逐漸轉佳。並且，蘇俄的遠東赤衛軍，已增數額約在二十萬人以上，故日俄間的小紛爭事件，還不能惹起極度惡化俄日關係的事態，這決不是平常的狀態。

外交人民委員長李維諾夫，在六月上旬出席日內瓦軍縮會議，折衝與法同盟，及提議將一般軍縮會議改爲永久的和平會議的機關之時，極力使用俄國的宣傳機關，對日本作種種的惡宣傳，謂日本在遠東是侵略的，要求西歐諸國之同情，爲不可侵犯條約之强烈的辯護。就在李氏覺悟任何效果未能發生時，立刻實現日俄的親善，發生困難也未可知。

北滿鐵路交涉，昨年六月二十六日已在東京開始，現已經過一年以上。最近俄『滿』兩國的主張逐漸接近，故讓渡交涉之成立自可靜候。俄國的勢力，以鐵道爲中心而將『滿洲國』橫斷東西，對『滿洲國』既感不便，而對共同防衛之責任者——日本也是不利；因此，這個交涉若能成功，則『滿洲國』境內的各國勢力可被驅逐，也可消滅引起俄滿衝突招來日俄關係惡化的糾紛原因，促進滿洲國之健全的發達。

對美關係，由於廣田外相與郝爾國務卿的書簡交換，日美政府間的外交談判，當無難解決的問題；日美兩國已經達到沒有互相侵略的意思之政治的諒解。進至研究增進日美親善關係的種種具體外交工作，乃是駐美大使齋藤應召歸國及本年十月間歸任時的交涉問題。現在亟應重視者，便是明年海軍會議中日美兩國的主張之可能妥協的程度，要不然，則

日爲一切的外交工作都難逐步成功。因此，海軍問題是支配日美親善關係之最重要的外交問題。倫敦的海縮預備會議中，日本並不提出具體的問題，所以善導預備交涉空氣的，促進明年軍縮會議成功的，可以說是日美親善的契機。如果會議決裂，則日美關係或要惡化。日本退出國聯，發生效力期在明年三月，所以，一部分人所高呼的日本國際危機，乃是萬不得已的事件。可是，宣傳也少有利。因之，以海軍問題爲中心的日美關係，實無極端悲觀之必要。日本要求完成國防安全的高度軍備國力兵低下的比率之變更，同時，將充滿軍縮精神的海軍軍縮案提示於世界，可以說是堂皇的主張。萬一這事不得圓滿解決，那時軍縮會議之決裂，亦是萬不獲已的事體。

(4)岡田內閣外交的重點

岡田內閣所展開的協和外交工作，最有力者在於海軍軍縮會議之成立和『滿洲國之助成的二點。岡田內閣成立之理由，是基於重視明年海軍會議的元老重臣間之研究的結果。如果岡田首相和廣田外相在此海會中不能貫徹日本的主張成功日本的要求，則帶着首相的印綬，就坐外相的椅子，便失却重大的理由。而且，軍縮問題不僅是世界中重大的外交問題，且是國內問題，是國防軍事的重要問題。岡田內閣中關於軍縮會議之對外關係，由廣田外相直負其責；其對內關係，則以岡田首相和大角海相爲主而當其衝。對倫敦條約之不滿，致與政黨之腐敗墮落相勾結的五一五事件發生，釀成現在的否認政黨政治風潮之激蕩。岡田內閣在海軍會議成功的場合，日本國力發展之基調，將要確立於國際之間，同時，國內方面，政黨政治之復興也要逐步前進。在這種意味上，岡田內閣之努力軍縮會議之成功，對於日本的國際關係和國內關係，確有重大的影響，這是國民熱望岡田首相和廣田外相合作促進軍縮會議之成功的主要點。

(四)農業政策

(1)農村政策是新閣之試金石

山崎農相在就職的演辭中聲稱：『願以米繭肥料爲主題，急速圖謀夏秋的蠶絲對策。在今後的農村行政上，依據前閣的方針，尊重農林省的傳統；召集臨時會議的問題，是一重大的問題，須加慎重的考慮。』因爲財政膨脹和滙兌安定，所以產業界漸失『非常時』的彩色；反此，依然受着『非常時』之侵襲者，便是農村經濟。因此，農村政策便是決定岡田新閣的重大試金石。

依山崎農相說，新內閣是帶來須謀蠶絲業對策的使命。

本年的春繭，終欠二十捲，而破一包兩元左右的大廉價，繭絲價的前途，處在一刻不容放任的窮狀了。美國生絲消費額依然不振，國內尙存達一千萬包的舊繭積貨。前閣的留贈所留的對策，僅只二百六十五萬元的乾繭共同保管和三千萬元的養蠶救急資金，而對於維持絲價的效果，可以說是等於零。繭價對策的根幹，首先是乾繭保管；但此對於養蠶家，未必當作繭價對策而生有力的作用。即，養蠶家之乾繭保管，僅可通融時價六七成的資金，必隨而發生保管繭之新存貨壓迫將來的繭價之反作用。在這種意味上，前閣的繭對策極不澈底而且微弱。因此，夏秋蠶繭對策的呼聲，遍傳全國農村各地，而發生對新內閣召集臨時議會的希望。其最重要的呼聲，便是六月下旬開會的羣馬縣養蠶組合的決議：

一，以繭價之安定爲目標，澈底統制生絲之輸出貿易；

二，繭須與米一樣，設定最低的公定價格。如果繭價在公定價格以下時，政府立刻出動收買；爲此，政府須在一億元的預算中，每年收買二三千萬包。

這種呼聲，不僅限於羣馬縣，幾乎成爲全國農村的希望。這是農林當局對蠶絲業界實行根本改革的良好機會，而就生繭交易之禁止，繭價貿易之强制，養蠶實施組合之促進，時約貿易之取締，生產費之低下等等着手加以研究。

對於這些問題，山崎農相如何斷定，是值得注目的地方，尤其是召集臨時議會之希望，是政友會要挾政府之巧妙的武器，也是最近的一大政治問題。

(2)農家之糧食不足問題

其次，是米的問題。米價依米穀統制法之發動，令春以來漸轉抬高，終現精米原定二十七元的高價。這正可以說是米穀統制法之成功。但是直至最近，米穀統制法竟然從旁暴露其缺陷。農村的米飯饑饉，確是事實。即因統制法實施農家急賣產米的結果，生出飯米離手，地方米有餘，農家飯不足的逆現象。依帝國農會的調查，飯米缺乏的農家，數達全農戶百分之十五乃至三十，其實狀如下：

一、米穀統制法及藏穀獎勵的主旨，全無充分，比起關東的旱災，東北，北歐，中國的雪災之地方災害的兇年，飯米不足的農家更加增多；其比例佔農家總戶數百分之十五乃至三十，養蠶地方或雪旱地方尤甚。

二、飯米缺乏之主要原因，是農業金融之逼迫，耕地之狹小，農業物價和商品物價之相差過大，負担之過重，小作費之增高，自然力之災害等等，尤其是金融之逼迫，是直接的最大的基因。

因此，農林省遂決定七月以後取消貯藏糯米六百萬石的

方針。因此，當前的米穀問題，成爲盤環着窮境期中的飯米不足和貯藏糙米解消之極微妙的實際問題。

齋藤內閣在第六十五次議會中，通過成立了臨時米穀移入調節法，米穀需給調節法改正法，及政府所有米穀特別處理法，對內外地米之統制更進一步；可是，這案仍與根本問題沒有接觸，終歸附帶決議：『鑒於米穀數量及價格之調節的現行制度之不備不徹的現狀，政府急速擬定適合內外各地的統制計畫，而召集臨時議會將其提出討論之』。因此，米穀政策之根本革新，依然爲新內閣所踏襲。臨時議會如能開會，米繭問題當然是二大議案。然則臨時會議的問題，對於今後的政局如何，以及米飯不足的問題，仍須靜待山崎農相之努力。

(3)肥料問題和救濟事業

復次，肥料問題，亦是緊急的問題；商工省已從肥料業統制的見地而作各種立案的調查中；農林省更從維護消費者的見地上，以積極的參加爲必要。肥料費占農家生產中之最大生產費，其影響及於農村經濟的基幹。所以，其適切的對策，不問任何內閣都認爲必要。

最後，是農村時局救濟事業。從地方產業之助成的見地上說，農村的現狀畢竟不能容許忽視；救濟資金流通，則地方產業活躍，農村失業人口減少。在繭價暴跌現金收入枯竭的今日，更加增大其必要性。在這種意義上，一方是新農相之如何決定對策問題，他方是財政上的問題，未免造成昭和十年度預算編成上之一大難題。

(五)產業政策

(1)統制經濟之促進强化

岡田內閣之特色，在於兼顧問題之各面，這是攝受犧牲綱紀問題的齋藤內閣之後，帶有肅正紀綱特別是掃清政黨政治的使命。它有以政黨政治爲背景的新官僚政治之抬頭的歷史的意義。但是，比較根本的特色，還是在控制一九三五．六年的國際危局，而將前閣的『非常時』性更加擴大强化的內閣這一點上。在這種意義上，新閣的產業政策，和前閣的根本方針一致，對此付與一段的積極性。因此，其產業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所謂統制經濟之促進强化。

近年高唱了的統制經濟，濱口內閣時代的『產業合理化』中，本已開其端緒。濱口內閣昭和五年實行除解禁金，同時唱導國內的危機對策——產業合理化政策。即，極力計劃生產費之低減，能率之增進，企業之合同整理，而與當時之物價下落消費不振對抗。其次，輪至犬養內閣，正當滿洲

事變和『金再禁』的一大轉機，此合理化政策，更帶積極性，而形成所謂統制經濟，成爲以國策爲中心的自給自足的經濟政策。此時的統制經濟政策，無意識地具有兩個目的：一是爲適應滿洲事變和退出國聯的國際危機計，在軍事上計畫國內產業之統制確立；一是和世界經濟澎湃一時的集團經濟合一步調，而努力以日滿經濟統制爲目標的國內產業之整備。其後，直至今日，日本經濟界發生以財政膨脹和滙兌低落爲契機的膨脹政策的景氣。現在，在日本，濱口內閣所必須實行的不況對策——產業合理化政策，已成絕不必要了。由是，爲對付國際非常時，確立新產業之助成，確立自給自足的經濟起見，統制經濟不僅只是比較的重要；而且，爲克服前閣後半期所發生的貿易非常時起見，國內產業之統制更是必要，尤須加緊促進。

(2)國內產業統制

貿易非常時對策的產業統制，是現閣當前的最大難題。乘着滙兌穩定的良機，日本商品之向外進出，除因日印問題惹起今日之日荷日英問題外，貿易黃禍之高聲充滿了世界各地。爲突破這些難關促進日本商權之維持和發展計，不消說是以適切巧妙的外交爲必要，可是，仍須以一貫的產業政策之實行爲前提。因此，商工，外務，財政各關係當局之協力調和，確是必要。在此關係省間的協調上，日印會議之夭折，暴露了它的大缺陷。外交當局和代表民間產業團體的商工當局之意志，不能圓滑的疏通，民間與政府代表之間的連絡不能順利的進行，在彼此折衝上未免極感不安不利。這些苦味的經驗，便是目下召集中的日荷會商所引起的日英政府交涉不能再行談判的事件。最近世界貿易政策上的特質，便是交換制或競爭制的採行。此輸出入貿易的比率，必然地隨之發生與此有關的國內產業統制問題，例如日印協定之成立，日本之印棉輸入額和對印棉布輸出額都被限定，在紡織會社，中小機織業家，輸出入商家，船艇會社之間，必然地發生交換制的統制。國內統制問題，在某種意義上，是比外交還要困難的問題，而前閣的國內統制政策，僅只開其端倪而已。結其美滿之實的責任，主要的是負在町田新商工相的雙肩上。日荷問題，其關係處在於紡織，人造絲，砂糖，石油，貿易，海運等等。這也許是統制問題將要招來的一大問題。

(3)重要的貿易統制政策

關於上述的產業政策，從來在商工，財政，外務三省之間，動輒發生對立關係。例如貿易調節，通商保護法之成立，而新唱貿易統一之聲。暴露其間的協調之大大缺陷。在這一點上，町田商相在就任的演辭中說：『商工行政不能不

站在國家產業政策之大局的立場上；農林商工兩省從來動輒對立，致使兩省的行政，頗有小小孤立的傾向，這非極力制止不可。就貿易行政上說，外務，商工，財政等關係者，必須各爲研究和樹立外交，財政，產業的各政策所決定』。

在新內閣的統制經濟政策中，這貿易統制政策，佔最重要的地位。而且，商工行政自體的統制政策，仍以產業統制法和工業組合法爲二大根幹而推進。產業統制法，在各種意義上，是緊急不可缺乏的重要產業，置在國家統制之下，或從軍事產業之確立，自給自足經濟之達成的見地，或從市價維持，反動警戒的見地而運用採行之。如製鐵合同，國產自動車工業之確立，鋁Aluminium及其他特殊金屬工業之開發，又如石炭啤酒業之統制皆是，這些主要目標，必須適應這種統制，亦須考慮妥當。町田商相批評從來的產業政策，吐出極可注目的言詞：『就產業合理化說，究要進至若何程度？必須如何的促進合理化？如何的實行合理化之合理化——合理化政策之修正？等等問題，必須站在檢討實際狀況上確定出來』。這可以說是無計畫的人爲的統制經濟之弊病。實際上，前述意義的統制，不能不更加强化，特別是近來的膨脹景色，已經引起生產過剩的呼聲。列如成爲目下問題的士敏土業，是其最好的例子，依此，必須實行統制法而取締所謂外來原料。爲解決紡織和人造絲之操作縮短和增加產量之矛盾而行外來原料之取締，爲防止生產過剩和反動侵襲而行產業統制，或許由此而愈益必要。

（4）都市工業和農村經濟之統制

產業政策的第二重點，就是都市工業和農村經濟之統制。其中，首先發生肥料工業之統制問題，產業組合和反產運動之調和，中小商工業問題，農村工業化問題等等。肥料問題，商工省和農林省的常年工作之一；肥料國策之樹立，是刻下的最重要問題。就此點說，商工省爲含有硫亞，過燐酸，石炭淡氣的一般肥料之自給自足和價格統制計，肥料業法案現正擬定中；農林省又從農村經濟的見地，對此非常注目，而希望町田商相之努力。幸而町田商相原係農相，是有數的『農村通』，肥料問題，一般就都市和農村的經濟關係上說，也許是非常妥當穩定。爲促進與產業組合運動的反產運動具有同等原因的一般中小工商業問題之解決，農村經濟之充實起見，各地分設工場，部分工業品之農村吸收等農村工業化問題，都是仰賴商工農林兩省之協力合作的產業政策。

此外，特殊部門的產業政策，又有交易所行政，保險行政，海運行政的各種問題；可是，澈究其根本的產業政策，

係在前述的國內產業統制關聯和都市農村經濟合理化問題。為現在日本的「非常時」之突破計，為膨脹景氣之反動防衛計，這些可以說新閣所決定的重大的產業政策。而且，為這些產業政策之圓滿實行計，各關係省間之協力合作卻是前提內的條件。就這一點說，具有新官僚內閣的特異構成的新閣，是有極可注目的前途的。增稅問題的財政政策，不消說，也應從產業政策的見地而加以再度研討。

唐代的骰子戲

江寄萍

以骰子賭錢之風氣，唐已甚盛，當時之一般文人亦頗嗜此。詩人張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時杜牧同坐，有所屬意，索骰子賭錢，酒後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祜曰：「但知報道金釵落，彷彿還應露指尖。」（見王保定摭言）當時文人亦好徵妓侑酒，酒酣耳熱，男女雜坐，以骰子賭錢，想必是常有之事，觀其詩可知。唐李肇之國史補云：「貞元中董叔儒進博局並經一卷，頗有新意，不行於時。洛陽令崔師本，又好為古文樗蒲……。」唐李翺亦著有五木經，記載骰子的各種情形頗詳細，然因其為古法，與今之擲骰子戲不同，故多不易明曉，其解釋「玄白判」云：「樗蒲古戲，其投有五，故白呼為五木，以木為之，因謂之木，今則以牙角尚節也。判半也，合其五投，並上玄下白，故曰玄白判。」

唐代以骰子賭博的風氣之盛，有出人意料之外者，上至帝王，下至公卿大夫，无不樂此不疲。國史補又有一節云：

「今之博戲，有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黑黃各十五，擲來之骰有二，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天后常夢雙陸不勝，狄梁公言宮中無子是也。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又有小雙陸，圍透，大點，小點，遊談，鳳翼之名，然無如長行也。監險易者喻時事焉，適變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人，頗或耽翫，至於廢慶弔，忘寢食；及博徒用之，於是強名爭勝，謂之擦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作一而取，謂之乞頭，有連宵而戰者，有破產而輸者，其工者近有譚鎬，崔師本首出，圍棊次於長行，其工者近有蚩延祐，楊芃首出，如彈棊之戲甚古，法雖設，鮮有為之，其工者，近有吉達，高越首出焉。」

視此一段，可知唐代之擲骰子戲，尚有許多種類，此種古法，想早已失傳矣。

唐人亦有以擲骰為酒令者，白樂天詩云：「鞍馬呼數住，骰槃喝遺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盛盧。」原注云：「骰槃，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皇甫崧之醉鄉日月中，截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手六人，依采飲焉。……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旛令，閃壓令，拋打令。」此種以骰子行酒令，也是很古的方法了，恐怕更沒有人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二十三年，七月廿九日，於津，看雲樓。

大學招生評議

梅貽寶

「負笈從師」時代的教育制度裏，想無所謂招生；招生亦無有若干問題。凡是老師認為可教的孺子，就收留下教導能了。吾國實行新教育以來，學校就隨帶的負起兩樁任務。一面要使教育普遍化，給一切有志之士修學的機會；一面又要審慎選擇，務使入學的都是可造之才。只就大學而論，全國大學數十處，每處每年都辦招生。其目的不外選才拔士；在許多中學畢業生當中，就其體格，操行，志趣，知識，挑選若干有希望可造就的青年授以高等教育，而望其對於學業事功，有所成就。

選士拔才一句話，顯然的是說來容易作去難。人乃是多方面的，如何為優如何算劣，問題已非簡單。更用何方法能使其優劣點客觀的顯彰，據以選擇，尤稱困難。各大學普通採用的方法，即是入學試驗。入學試驗，理想的目的，約略包括下列各端：

一，試驗投考生普通學力

二，試驗投考生各學科的準備

三，試驗投考生中學修業成績單的準確性

四，比較投考生所畢業的各中學的程度

就理論言，考試招生的辦法似乎極完善，既公平又客觀。按諸國內通常習慣，去取學生，完全取決於此；如其另有根據，混合其中，甚至必被目為偏袒。但若干招生研究的結論，均認為單純的入學試驗結果，雖略能指示投考生之普通學力或專科知識預備，但所能指示的程度，並不顯著。苟不另加觀察，其公平與冤枉之成分，幾乎參半。換言之，不加考試，盲目摸摸，其結果亦將相差無幾。（美國近數年來此類研究甚多，刊印之報告亦夥，購置匪易，茲不列舉）據聞國內大學，頗有錄取從寬，而修業一年後取締從嚴者。此辦法顯然不經濟，而正足表示，一般大學本身對於入學試驗，亦未願完全倚信也。揣諸情理，試驗之不可靠，似屬當然。短時間之考試所含倖運成分，人能言之。學力知識固屬重要，而機伶油滑亦多所憑藉。他如舟車水土，生理健康，種種臨時情態，莫不能影響試驗結果。總而言之，短期試驗

所試者，一部分為經常學力，一部分乃非常行動。以此而定去取，則機遇僥倖，在在皆是。甚且鼓勵學生之投機態度。油滑遷就者，用盡其機伶智巧，作臨時之粉飾，而投機書賈，更供以「應考大全」一類之斷章取義，片段散碎，絕難消化之書籍，以為代替真實教育之工具。入學試驗既偏重速成準備，臨時發放之能力，學行孑然者反有落第之虞。而入學試驗尤似與學生所受教育之全體，毫無關係，只被視為升入大學之難關，不得已之代價耳。

考試辦法，既已易生流弊。即就其理想而論，所能試者，亦只限於中學的課程知識。至於大學修業的能力，興趣，與志願，已難分辨。他如性格操守，更完全不在考試範圍之內。考試的長處，在使學生於大學監察下，將其學識報一總賬。其短處，因其時間既知，所得的事實亦多是片斷的，非常的，不足以代表投考生整個的真面目。近來種種研究的結論，趨向於多方面的招生方法，其中包括下列各端：

一，知識攷試

二，中學成績及班中等次之審查

三，智力測驗

四，操行調查

五，直接接觸

一，知識攷試，即是普通所謂入學試驗，蓋入學試驗，所能試者，亦不外乎學生的知識。攷試方法注意事實的了解，及運用知識的能力。命題批分，都需要縝密的研究。英國教育制度，向以總攷為中心，由長期經驗，已獲得相當可靠的攷試方法。美國近年來組有大學入學試驗部，係一獨立機關，由各大學聯合贊助，專司大學入學試驗職務。可見試驗一事，需要專門思攷計劃，並非普通教育機關附帶辦理所能應付者。

二，中學成績乃國外大學錄取學生所極注意之根據，國內則少有過問者。中學成績，記錄學生的歷年課業與成績，其過程進展，自為大學所應注意。據研究報告，學生之中學平均成績與大學平均成績，顯著的成正比例。中學成績與入學試驗結果，相互補充，尤能增高選拔學生之準確性。雖然，國內各中學標準既不相同，其執事之責任心亦多差異。一面中學與大學應開誠合作，一面大學對於中學應熟識了解，否則所填交之中學成績，並無意義，一切注意亦將勞而無功矣。

三，智力測驗所攷查者，為學生之學力。學生課業上的準備固屬重要，而其資質，更係深造的必須條件。智率的高低，與攷試成績及中學成績，互相參攷，更能現出資質低而

好學或資質高而荒廢等等情形。

四，操行調查。學識學力以外，操行性格，亦是拔才選士應有之注意點。但這類事實，絕難用短少時間，簡單方法去考查。如能製就合用的操行調查表，交由學生前校熟識的師長塡寫，比較的還是一個可行的方法。

五，直接與學生，學校，及其師長接觸認識，尤爲大學負責招生人員所應盡的責任。如此方才能避免招生行政機械化，而能實際了解學生的個別長短與背景。

多方面的招生方法，顯然是較比單純的考試，或單純的任何辦法，準確性高。實行起來，所費時間精力自然亦較多。但是學校既然以選才育才爲職志，凡能增進這種功效的，自然是當務之急，怕麻煩是說不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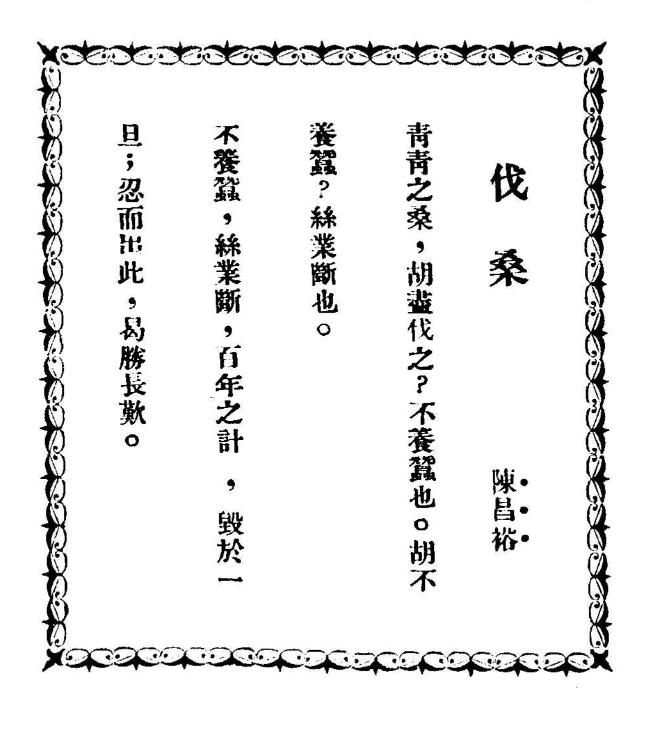
招生方法，固爲招生問題之要點，而問題中心，仍在大學敎育之目的。大學應問學生是否合格，而尤應自問收錄該生後，將何以指導之，並希望其成爲何類何等人才。同時學生應認識某大學是否能滿足其需要，而尤應自問投入該校後，將何以利用其敎育機會，並希望在何種職業上作何等供獻。目標淸楚，其去取之間，方有標準，才含意義。否則學校爲維持其存在，勢必混沌的，機械的招收新生。學生爲虛榮心或其他動機所趨使，勢必胡亂的，盲目的投入大學。在此情勢下，任何招生方法，均無意義，難論優劣。進而言之，學生由中學升入大學，在學生方面而論，不過是整個敎育過程的一個階段。學生的已往背景，現有程度，以及將來志趣，在一個有計劃的敎育裏，都有重要位置，而亦惟有在這樣的敎育裏，才有意義。否則盲人瞎馬，捉摸碰撞，既無所用其拔選，亦無從拔選矣。美國近由新敎育聯合會與辦中學大學間升學實驗。法由大學中學合組委員會，商訂升學實驗中學的敎學計劃，由參加各中學施行，由委員會監察，以五年至八年爲期。學生畢業升入大學時，由中學校長就其大學修學能力，求學興趣及目的，以及準備充足之各科目各點，提製薦送書，加以中學修業成績。大學據此長期觀察稽攷，訂定去留。參加實驗辦法之中學約十校，承認該辦法之大學約一百八十校。該實驗之理論，亦卽根據升學爲敎育之一步的見地；對於學生能有長期正確之觀察，最足爲憑，無容另事吹求也。

招生之理論，雖如上述，期其實現國內，恐非短期所可能。單純攷試的習慣已深，整個招生的研究尚淺，而時間經費等事實條件，籌劃亦諸多問題。姑就普遍採用的入學試驗範圍而論，似亦可略加組織聯絡。聯絡可分縱橫二端。橫的聯絡，乃就各大學入學試驗而言。全國大學數十校，每年一

度，各辦招生。攷其手續，查其條件，並無顯著的或故意的不同。春夏間，偶閱報章，其刊登之學校招生廣告，一若王麻子陸稿薦招攬生意者然。各自舉辦，在學校則勞神傷財，亦味重複，在學生則東投西奔，目眩頭昏；而所得結果，各校恐均不過爾爾。如能聯合舉行，消極的可避免各方無意義的消耗，積極的可集思廣益，作細密的計畫，大規模的研究，以期盡考試之能事，希望獲得美國的大學入學試驗部的效用。全國各大學程度標準或不盡同，亦可先作部分的結合，由少數健全學校制訂共守的標準，他校或能聞風嚮往，則合作辦法，兼收提高國內一般的高等教育程度之效。

縱的聯絡，更進一步而包括中學畢業試驗，教育廳局中學會考，及大學入學試驗而言。就現況論，中學學生修業最後的一學期，大部分時間精神消耗於考試與預備考試。一而再，再而三，疊床架屋，而結果則參差不齊，價值均微。考試所能試驗之範圍既甚狹隘，並不能窺視學生學行之全豹，復何為而一考再考，甚且防礙教育之自然進展？合理辦法，似應加以聯絡組織，由各方監督合作審慎舉行一次考試，似已足盡攷試之能事，亦足為學生畢業升學由攷試所能發現之標準矣。

總而言之，教育自教育，試驗不過教育攷成方法之一種耳。試驗既不可視為選士拔才之惟一標準，尤不應阻梗教育之順序進展。大學招生，亟應採用多方面的招生辦法，以盡其育才之責任，而免除其去取間學生所受不當之僥倖或痛苦之冤屈。即就入學攷試辦法本身而論，亦不無改進可能。本篇評議，不過就個人觀察所及，信筆錄出，一面就教國內各大學當局，一面供諸社會人士，而望批評指正焉。



伐桑

陳昌裕

青青之桑，胡盡伐之？不養蠶也。胡不養蠶？絲業斷也。不養蠶，絲業斷，百年之計，毀於一旦；忍而出此，曷勝長歎。

蘇聯與國聯之經濟事業的合作

胡道維

蘇聯與國聯發生關係的途徑有三，一為人道事業的合作，二為軍縮與和平努力的合作，三即為經濟事業的合作了。前兩種合作的形式，我已在本刊分別為文加以論述了。現在所要商討的，就是這最後一種經濟的合作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三年十四年間發展的情形。

在國聯的頭八年歷史之中，這種經濟合作實在沒有發軔的機會．不但因為蘇聯對於國聯總是抱持着牠的不承認主義，亦且因為國聯的經濟工作尚未臻於發達——從而也不曾供給多量的此種合作的機會。據一般人說，蘇俄最後之所以願與瑞士復歸和好的原故，蘇俄要攫取參加一九二七年的經濟會議的機會，實為一有力的因素：無論如何，牠這種慾望在決定牠對瑞士的態度上，勢力確比希望參加任何國聯軍縮談判的心理要强烈得多了。根據以往的事實說，蘇維埃政府對于參加國聯經濟與財政會議的機會，未有不表示竭誠之歡迎的！無論這種會議是關於專門問題的，有如重稅與僞鈔諸問題；或是關于比較普通問題的，有如農業與通商等問題。截至一九三三年年尾止，蘇俄所已參加的國聯經濟與財政會議共有六種——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世界經濟會議，一九二八年重稅與逃稅會議，一九二九年之經濟統計會議，一九二九年之假鈔僞幣會議，一九三三年之世界貨幣與經濟會議，以及同年之麥產輸入與輸出國度的會議。在一九三一與一九三二年之間，他們並曾參列全歐洲大同盟研究委員會及其各分委員會頭三個會期間的各種討論會。

在這些集會之中，蘇俄所表示的目標不外三種：第一，避免孤立；第二，努力求得消除經濟排擠的保障；第三，宣傳蘇維埃思想于國際之間。在一九二七年之第一次經濟會議裏面，蘇俄懷抱有兩種宣傳的宗旨：第一是要使世界勞働者知道資本主義的錯悞；同時，並要引誘資本家向蘇聯投資，並信任其物質發展的計劃。但是在一九三三年之經濟會議裏，第一種宗旨的作用力却遠被第二種宗旨所掩蔽了；因為那時的俄國便已決定用獲取與利用外債的方法，來尋求列國的同情。因此，在一九二七年，蘇俄代表的演說詞，過半數

的用意是在勸告其他各國的勞動工人崇奉共產主義，在嚴酷的評判國際聯盟，在力述俄國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差別；但是在一九三三年，這種勸告評判或申述便無形的化爲烏有了。蘇俄反轉向取得借款或安慰商務競爭者兩方面努力去了。同樣的，爲要進一步的發展其原有努力起見，牠並曾極力爲本身求得經濟機會的平等。

在蘇俄代表所參加之一切重要的國聯經濟會議之內，我們都可以發見俄國這種心理與努力的形迹。蘇俄於一九二七年曾發起一種議決案，內容用意不外兩點：第一便是要慫恿經濟會議發出一種宣言，表示贊成蘇俄與其他各國間的商務的發展；第二便是要在宣言內申述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種經濟制度之和平合作的重要。經濟會議對於這個提議，却很表示異議：他們說，這個宣言是一種政治的——而不是經濟的——性質，故不能在該會議討論範圍之內。法國的洛告爾（M. Loucheur）說得很對：「一個人也許樂與另一人從事合作，但這却不是說這個人便可以勸告別人也同他合作」。最後所決的，乃是一個妥協的方案：會議通過一個議決案，表示牠認爲「一切到會國家的人員的參加——無論牠們經濟制度的差別是怎樣—實是將來一切國家和平合作的一種慶幸的預兆」。（1）

有幾次集會，是以討論組織「全歐」同盟爲對象的：蘇俄代表曾努力要將這個空洞不着邊際的樂觀名詞，變爲一種具體的切實的成文的保障——保障蘇俄此後不應受其他國家在經濟方面的排擠。他們到日內瓦來的時候，便帶來了一種經濟的互不侵犯條約草案——其大意是這樣的：

「各締約國——在牠們之相互關係上——約定放棄一切排擠行爲，並認定各在本國所採用與施行之任何特殊制度——如係反對本議定書簽約各國之某一國或多數國，或不能施用于其他一切國家者——爲不適合于本議定書之意義」。（2）

會議中對于這個草約的態度，只可用禮貌二字去形容；但却並未表示歡迎的模樣：並且當蘇俄代表設法促進牠的討論與通過的時候，會議的態度還似乎愈流于冷淡了。最後，他們派了一個委員會，去對牠加以研究。據這個委員會的說明，蘇俄政府既手握有國際貿易的專營權，便很容易在各資本主義國家間實行其分別待遇的行爲，而不易被人發覺；另一方面，各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稅法，無時不可以揭穿任何排擠行爲而使之成爲公開的事實。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表們，便漸視蘇俄的提議爲一種束縛他人手足而擴充自己自由的詭計。結果，委員會在報告書裏面便宣稱：這一種條約雖說不

無公認的價值，但是他們感覺目前尙無接受的可能，因爲關於詳細節目上仍不免有意見的分歧。

在一九三三年七月間倫敦所舉行的世界經濟與貨幣會議的席上，蘇俄代表團又將這個草約舊事重提：不過形式比較的更爲新穎而確定罷了；並且他們還將「排擠」這個名詞拿來更加了一種精細的分析。（3）他們極力慫恿會議將此案予以接納，解釋這種條約對于任何國家也將產生利益。但是他們却又失望了：贊助的只有兩國——就是波蘭與愛爾蘭；（4）結果，這個草約復遭了無期擱置的普通厄運。蘇俄爲牠自己的商務要尋求平等待遇的保障，在會議一方面總算失敗了：但是牠後來却屢欲將這種多邊經濟協定附加到現在舉世共知的政治互不侵犯條約裏面去，在這一方面牠是已經獲有相當成功的了。

蘇俄處于無具體的條文保障之下，一直却仍能避免牠所畏怖的經濟排擠：這不能不說是李維諾夫的功能了——他很能利用日內瓦的演壇，來擁護他的國家的利益；世人每詆毀蘇俄有「傾銷」「强迫」勞工所產生的貨物而陷世界各市場于窳敗的行爲——對於這種誹謗，李氏也洗刷的極見成功。當李維諾夫于一九三〇年五月到達日內瓦來參加歐洲同盟研究委員會第三次會期的時候，反傾銷運動——這是世界各國因仇視蘇俄五年計劃而在一九二八年所發起的一種報復行動——便適已達到牠的沸點了。他在這次會議裏，曾發表一篇最劇烈的演說，竭力否認蘇俄有傾銷的行爲；並且爲表示誠意起見，他提議：凡委員會所代表的國家應會同簽訂一種協定，強使一切貨物在國內市場的售價不得高出於國外市場中的索值。李維諾夫這一次或者與在軍縮預備會裏一樣，也是明知他的提議不會被接受的；所以他便設法將傾銷繼續的責任——一如軍備擴張的責任——卸在其他政治家的肩上。他所施展的，及是他舊有的伎倆——進攻便是最好的防禦。

李維諾夫在擁護他的國家的立場上雖有很大的成功，但是他却亦不能制止其他國家有協助蘇俄之農業勁敵的行爲。蘇聯政府藉以制止牠的敵人獲得特殊利益的經濟互不侵犯條約，不能見容於其他國家，已如上述：其他國家反在蘇俄的眼簾之前，採行各種計畫，以援助他們的農業競爭場上的敵人——如貸款銀行，優待的稅則，以及他種獎金制等，都是這一類的設施。因此，蘇俄雖常有與國聯會員國在各種會議與委員會席上共同合作的機會，但是蘇俄仍不免有孤立無援的感覺。

雖然如此，蘇俄對於國聯恢復世界繁榮與維持世界和平的努力，並不曾因爲經濟或其他方面的失意，而減削其同情的觀念。譬如說在倫敦經濟會議的時候，牠便拒絕贊成閉會的投票：理由便是說「無限制的經濟國家主義」至少可以因該會的繼續存在而陷于一部分的約束，否則或將完全無範圍的肆其淫威了。

國聯交通組因欲增進商務 從而企圖改善國際 交通的努力，亦曾同樣的取得蘇俄的贊助。在蘇俄所已簽署或批准的

六種國聯指導下的協約（5）之中，有三種便是關于交通與運輸的——其中包括有一種蘇俄與國聯會員國之間的初步協定。蘇俄政府對于內河航行，尤其表示有深誠的注意。誠然，蘇俄對于運輸會議，也常常的缺席；對于批准運輸條約，也常常顯得疏忽與猶預：但是蘇俄却一向就很贊成國聯對這組的目標與活動，對牠從沒有很深的成見。

自從史達林去年十二月二十五號的宣言以後，在歐洲國際情況的繼續發展之中，蘇聯關于避免戰禍一方面，已曾另有願與國聯合作的重要表示：這也不能不說是上述各種合作——人道事業的合作，軍縮會議裏的合作，經濟事業的合作——之更進一步的具體結果了。在擁護和平的國際同盟會裏面——此會係國際聯盟會國際協會在不魯捨爾（Brussels）于本年二月間所召集的大會——有一位俄國代表洛申柏格（Rosenberg）——他是蘇俄駐巴黎大使館的參贊。他曾根據他政府的訓令發爲以下關于國聯的演詞：

「有兩件事實，是不會逃脫俄國人民之注意的。第一，他們已發見蘇聯與若干有聲勢之國聯會員國間的關係的日漸改善。第二，他們曾發見國聯盟約已陷兩大富有軍國精神的國家于艱窘，……致使牠們不得不有脫盟的舉動。國聯雖有其不健全的地方，但在些許範圍內確已能制止侵略的趨勢：這是他們深引以爲滿意而加以關注的事實。他們並感覺在某種情形下，牠甚或能制止將來戰爭的爆發。假使蘇聯確知這些條件有滿足之可能，牠便不會遲疑的與國聯發生合作，藉以堅定並充實他們的和平組織。」

我們一方面知道蘇聯對國聯的關係史，一方面又知道若干國聯會員國將與蘇俄成立正式關係的趨勢，上述的這些言論對于本年內的發展使有無限的意義了。我們只要熟悉牠們兩下的歷史背景，自然也不納罕近來頻傳於報章上的蘇聯之行將加入國聯的消息了。

附註：

（1）F N. Doc. 356. M. 129. 1927.

（2）Doc. C. 395. M. 138. 1931.

（3）Doc. ME/CE/15.

（4）在討論「全歐」同盟的集會中，德國也是對這蘇俄計劃表示同情的一國。Doc. C. 395. M. 138. 1931.

（5）似這樣簽訂或批准的運輸協定，有如下列：關于內河航行船隻測量的協定，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簽訂；關於離開原站後始行裝載船員的燈船的協定，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批准；同時之關于水上標識的協定。其他三種國聯協定，便是：禁用毒瓦斯戰爭的議定書，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五日批准；禁止僞鈔假幣的國際協定與議定書，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三日批准；以及麥產輸出入各國的會議的最後議決案，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簽訂。—

暹羅政治情形與革命後之趨勢（續）

張孜

鑾巴立的的確確是新政治建設中的唯一設計推行者。在革命起始後的進程中，除軍事的指揮行動之外，任何重大策畫，都是從他那里產生出來的。革命進行中的各種宣傳文告以及臨時憲法等無一不是他的手筆。如何推翻專制、如何實行憲政，如何培植新的實力，如何建設新的國家！此一切似乎他都有充分計畫把握的。至少他隨時都在計畫把握中，所以實際上他是建設新暹羅的唯一中心人物，而披耶拍鳳只不過軍事上作他的忠實輔佐與强有力的助手而已。

鑾氏在事實上既然站在中心的領袖地位，然而表面上他却極端慎重的考慮他的出處。這第一因爲他自己感覺到年齡太輕——現在才三十餘歲，政治上的資望太淺，怕取得高位之後，不能號召全國，反替未來增加許多困難；再則他自己又是彰明較著的華僑子弟，怕挺身急進，對暹人或對華人都難免惹起反響；同時自己還須以一大部分的力量作鞏固基礎的訓練幹部培養人才的重要工作，所以披耶拍鳳雖曾以政治全權付於他一人之手，而他却未敢在表面上公然接受，依革命的功勳與領袖的才能地位，新政府國務院的主席一職，除去披耶拍鳳當然是屬於他的。但他自己無論如何不肯担任，而另行推薦他素所推崇的一位老師披耶瑪拏巴功來充任斯職，並請他兼任財政部長。這在鑾氏原只是想借重他的聲望地位的。因借重而更想推心置腹，使之成爲自己的親切贊助者。這種打算，在亟須有用人才的當時，也自不能認爲毫無意義，可是破壞的危機就深伏在這裏了。

鑾巴立是以建設新暹羅爲己任的，而披耶瑪拏却也是對政治懷有大欲的野心家；鑾巴立是想用新的社會主義的政策和方法將暹羅改造成爲時代中極强盛極新式的國家，而披耶瑪拏的頭腦中所存在的只是一些舊式的英雄主義的模型。兩種品質不同，形體互異，而作用又正相反對的物品，任怎樣也不會緊湊到一起的。但鑾巴立並沒有顧慮也許是沒有認識到這點，竟夢想披耶瑪拏一定也如披耶拍鳳一樣會同自己澈底合作的，竟用披耶拍鳳交付政治全權與自己的信任心去信任他在聲望地位上素所敬佩的老師，於給予主席要職之外，

並付與以財政大權。

這裏應當簡單的分別敘述一下兩人的思想和立場。鑾巴立多少是屬於改良派的社會主義的政治家——從他所草擬的經濟計劃中可以顯明的看出。他的立場是代表暹羅一部分新與資產階級的——暹羅經濟現狀的分析，待另篇再行草述——所以他在政治經濟上各種建設改革的計畫，比較都是很先進，遠大，有步驟的。他革命後的第一步工作是完成憲法，奠定國家的基礎；第二步是充實國力，厲行經濟建設。憲法批准公佈之後，他便着手起草從根本上改造暹羅的經濟計劃。計劃的內容，大致是參攷蘇俄的五年計劃，丹麥的合作政策，美國的產業設備等再對照暹羅本國的情形草成的。主張：土地由國家發行債券一致收國歸有；實行集產制的國營農場；一切有獨佔性的產業歸國家經營辦理；推行合作事業以輕減剝削制度的弊害；設立國家銀行，作調節金融的中心機關；成年男女，概由政府分別任用；老幼殘廢，官方一律發給俸養；計劃施行時所需用的大批欵項，用舉借外債，發行公債券，獎券及烟賭稅抽收等方法籌措。全部內容要點大致如此。可惜此計畫還沒有到施行的時候，鑾氏便被披耶瑪拏趕下台來。

披耶瑪拏的思想頭腦完全是英雄主義的，他沒有什麼固定不移的立場，要有，就是代表封建勢力的。革命局勢粗定之後，他跟在鑾巴立的後頭主張憲政改革，他並是憲法起草委員之一，但未幾他便離開鑾氏回到封建集團的老巢裏去同貴族方面的舊實力派勾結起來，因為革命是沒有流過血的，舊派的勢力，只在政權上受到很大打擊，而潛在的實力，仍然原封未動。他勾結了舊的實力派作自己的依據，舊實力派當然樂得擁護他作再起的圖謀。他更運用在直接掌握中的財政勢力，培養他自己的羽翼，用來掃除鑾巴立，顛覆民黨的政權，這一切都是鑾氏本人所始料未及的，隨後便一天天很顯明的暴露出來。

披耶瑪拏打擊鑾巴立和民黨的政策，比較很老練有步驟的，他並不希求一次便顛覆民黨的整個政權。他第一步只希望把民黨的第一根中心台柱子拆掉，把鑾巴立打下台來。他想方法挑撥鑾巴立與披耶拍鳳兩人的感情，消滅披耶拍鳳對鑾氏的信任心；他借口鑾氏所急於施行的經濟計畫就是共黨計畫，迫使披耶拍鳳不敢擁護贊同，並向全國人民作同樣廣大的宣傳。對政治經濟絲毫不懂所以的披耶拍鳳，果然受了這種似是而非的赤色威脅，對鑾氏力求施行的經濟計畫改取中立的旁觀態度，使鑾氏在進行上充分受到不利。然而鑾氏並不因此遂放棄其主張抱負，反更加緊努力活動，竟在人

民議院中獲得多數的通過，只待暹皇批准，即可着手實施了。而披耶瑪拏則一面運動暹后阻礙批准，一面與舊實力派計議進行武力解決，於是便發生了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之革命後的第一次政變。

暹羅是佛教國家，是和日本一樣採用佛曆的，四月一日是佛曆的元旦節，暹政府以下各機關團體，照例元旦節各放假三日，表示慶賀的，披耶瑪拏即利用此放假時期，藉暹皇諭令用武力將人民議院與國務院强迫解散，另由暹皇諭委披耶瑪拏等二十一人組織政府，維持政局，鑾氏親信，一律遭受排斥，鑾氏本人與其住宅，復被監視搜查，其所草定的經濟計劃，全部被焚燬查禁。同時對披耶瑪拏本人亦曾參與起草的國家最高憲法，復予以打擊摧殘——新政府明文公佈，凡憲法條文有與暹皇上諭相抵觸的，暫行停止使用。未幾鑾氏便被强迫出國，含淚與熱烈歡送之民黨羣衆及尚未被驅逐的軍事領袖披耶拍鳳離別赴法國去了。

鑾氏被迫去國之後，披耶瑪拏的第一步策略總算成功了，但民黨還有堅强可怕的第二根台柱子在那里撐持着，這第二根台柱子不拆掉，民黨政權終久還是倒不了的，現在第二步便應該想方法對付披耶拍鳳了。可是披耶拍鳳當親送鑾氏登輪出國在碼頭上目覩本黨領袖羣衆別離時凄然一哭之後，已深澈悟過去中立的錯誤，感覺後悔無及，再不審愼處置，恐不久自己亦將有同樣遭遇的一日，因而瞭解軍事上實有預為防禦準備的必要。民黨政權的前途究竟如何？就端看軍事上勝負的決鬥來取決了。

自鑾氏走後，民黨在政府內部的勢力，僅軍事方面尙保存一部分，政治方面的大部分都歸於消滅了，未幾，民衆黨本身亦歸入取締之列，雖然一時的革命政黨，至是改其名為俱樂部而禁止作政治活動。政黨兩方面的勢力既經消滅，則軍事上的壓迫，將必不免。果然五月底披耶瑪拏於軍事加以布置之後，遂以高壓手段逼迫披耶拍鳳辭去陸軍總司令職務，拍氏當以情勢窘迫，布置未周，遂欣然允辭，與所謂「四虎將」披耶嵩素拉綠，拍巴塞，披耶立亞卡尼，鑾披汶頌堪等一同上奏暹皇請准辭去本兼各職，並對新聞界發表談話，表明極欲引退休養，實行離任。一度緊張的局勢，慢慢的趨於緩和。至六月二十日清晨，事變又再度的發生起來，披耶拍鳳再以極敏捷的軍事行動，包圍解散政府，逮捕披耶瑪拏及各首要人員而恢復已失的民黨政權。

五、鑾巴立回國與內戰發生

旣然民黨的政權恢復了，則民黨在政治方面的活動力必

然也得恢復。則成為民黨政治活動力之中心點所在的鑾巴立其人，使不能不立即召回國來，而在鑾氏個人，一定也是急於求歸的。但是事實上殊不然。披耶拍鳳是在六月中恢復政権的，而鑾氏則遲至九月始歸，這中間實有幾點很困難的原因在。

第一，鑾氏所草擬的經濟計畫，被披耶瑪拏目之為共產政策，以之向國人宣傳，作為打擊民黨政權的中心目標，雖然的的確確是對鑾氏的一種誣枉，是瑪氏用來打擊鑾氏的一種毒辣手段，但鑾氏的計畫的內容，則又眞眞實實和所誣枉的地方維妙維肖。「土地國有」，「產業國營」，豈不簡直就是共產主張？這不但不明所以的披耶拍鳳與一般人民易受蠱惑，即一般所謂政客者流的政治家，也眞不一定能分辨出所以然來。因此敵人的勢力雖被打下去了，而敵人在鬥爭中所散播的誣枉餘毒，在每個不明是非的頭腦中還很濃厚的保存着，這種餘毒如不被消除，便誰也不敢歡迎鑾巴立再上政治舞台，為安定人心起見，鑾氏實有馬上「行不得也」的困難。

第二，鑾氏的才能手段，在一般王公貴族看來，認為是極端可怕的。他們以為如果沒有鑾氏，政情趨勢，絕不會弄到如此險惡，如此於他們不利。假若鑾氏再回國來，說不定在他們手中殘存的一些利益和實力將會全部失落了去。以此他們躭心，他們害怕，他們很決絕的反對鑾氏回國。

第三，民黨在第一次獲得政權之後，加入過不少新的和舊的分子，政治方面的活動力，比初時擴大不少。失敗之時，彼此無妨解體；恢復以後，大家仍可再來，這些可左可右的政治人物，大都是既會逢迎，又善排擠的，為自家的地位出路，他們中也有些不贊同鑾氏歸國的。

然而，除非政權不是掌在披耶拍鳳手裏，除非拍氏對政治能獨立自主，不須依靠鑾氏，又除非拍氏根本不信任鑾氏，鑾氏的政策計畫終不能獲得拍氏的諒解，否則遲早鑾氏總都是要被請回國的。只是其所受赤化嫌疑的誣枉，總得想方法向國人解釋清楚，而且鑾氏必須暫時放棄其所急於施行的經濟計畫，這當然是鑾氏所願意接納的。最後，就在這種情勢之下鑾氏與其夫人在九月間從巴黎回到國內來。

新的空前事變——戰爭從醞釀中很急速的突然發生了。這同鑾巴立的回國有不少直接的關係。現在從內外兩方面來解述戰事發生的原因及其經過。

第一，內的方面，前已述及，各王公貴族，是很決絕的反對鑾巴立歸國的，因為鑾氏回國，使他們在權勢地位上感受到絕大的威脅，他們直以為這就是他們的統治命運的最後生死關頭到了，如再不急起奮鬥，往後將益無能為的被消滅

下去。所以鑾氏回國以後，他們便藉口於「皇室將被傾覆」的口號起來號召，密謀從根本上恢復自己的統治，用戰爭來奪取失去的政權。

事實上在當時——民黨二次取得政權之後，皇室的尊嚴，在任何新派人物的頭腦中與在曼谷一般社會的表現上的的確確比以前降低許多。僅以各電影院廢止於映演前後映放暹皇影像——不久即恢復了——一事，已可推証這種降低到了何種程度。這當然是前次解散議會改組政府的諭令所發生出來的惡影響，而貴族方面的實力派藉此來作號召，却也未始無因。

但醞釀這次戰爭的主動中心，却和暹皇並不見有何同謀指使的密切關聯。因今皇拉瑪七世，雖在國政上一向勤政爱民，但彼身有廢疾，每自嘆不能久於勤勞，且又無子嗣承繼大業，故對權利地位總懷抱着消極意向。每次變故發生，他都力求維持現狀。他的衷心希求是但盼能使暹羅解除目前的困苦，能致國家於强盛的地位，個人權利的犧牲，是很樂以接受的。他對鑾巴立所陳奏的各種革新改造計畫，從不曾留難反對過，足證他對民黨政府的新政治施設，是相當同情或滿意的。但他這種「樂作傀儡，」向新勢力投誠的妥協政策，却至有不利於一般貴族的權勢利益的保持。故此一般尙保有相當實力的親王貴族，不得不自行起來向可怕的敵對勢力拚命奮鬥。

其次，外的方面，這次內戰發生，同國際政治也有相當重要的關聯。當戰事爆發之初，民黨政府中人曾有指斥反動派「勾結外國，密謀不軌」的宣傳，其實兩方面都是和外國勾結的，而比較上政府方面的勾結還來得更為有力些。

誰都知道，暹羅過去是英法兩國的勢力範圍。政治方面，法國稍佔優勢，經濟方面，英國最佔勢力，但現在全然改變了。現在無論經濟上政治上，既不英，也不法，而全然落在東亞帝國日本勢力的包圍和掌握中，英法的勢力，僅表面上保存一些形式的殘餘，實際上幾乎連一些殘餘也沒保持得了。這當然不能叫英法兩國情甘意願的毫不留戀放手下去，然而在現勢之下，英法兩國既不能，也不願為這點小事去開罪日本。要打算恢復在暹的原有勢力，至多只能採取最通用的辦法，拉住暹羅某一實力派作依據，再幫助他去代行發展自己的勢力。這最好莫過於把掌握政權的實力派拿在手裏。可是，這種最好的辦法，早已被到處勝利的東亞帝國先佔了去，剩下的則只有在危機中日就沒落但實力又並非怎樣薄弱的貴族派勢力了。而適於此時貴族派正擬與其新興敵人一決雌雄，亟需援助，在此需給投合的時會中，自然彼此會

情投意合的接近攏來。

但反政府派從對英法兩國的勾結中，似乎所得到的援助，僅限於軍備方面物質的供給，政府中人所指爲對外勾結的憑証，也就是反政府軍所携帶的大批前未曾有的新式武器。這些新式武器，據說是由安南方面輸入的，其他再無所聞了。因爲英法對貴族派實力的贊助，始終只採取消極的原則，但在另一方面，情形却很顯明的不一樣。

從根本上講，日本對暹羅是一切都抱泰山壓頂式的唯我主義的。她的基本原則歸納起來是這樣的：第一，日本必定要以東亞主人翁的資格將暹羅的經濟政治一切納入於自己的勢力範圍，不許第三者染指。第二，利用國際優勢與遠東絕對勢力的威嚴，對暹政府一面施行包圍強制的手段，使過事非如此不可，一面採用提携拉攏的策略，要什麽東西，給什麽東西，只要對彼此都是有利益的，就是：一面威迫，一面利誘，使你左不得，右不得，一切只要唯命是聽，也就相當的一時的有利可圖。弱小的暹羅，即明知眞相如此，又有什麽好的方法可以逃避呢？因爲她的原則是這樣，所以她用不着專對哪一方面——新的或者舊的——去拉攏，而只看政權在誰的手裏就去找誰。所以，當披耶瑪拏打倒巴立的時候，她不惜開罪鑾氏而拒其赴日居住以示好於政權的掌握者；等到貴族派陰謀摧敗民黨的政權，則又不惜物質的精神的盡大力於贊助民黨政府消滅反動勢力。

暹羅自維新以來從不曾有過內戰，一來因爲沒有發生過惹起內戰的重大事件，再則暹羅介於英法兩強均勢之下，不敢從事內戰，一有戰事，即有被干涉而遭瓜分滅亡的危險。第一次革命發生，暹皇即深恐發生戰事，情願犧牲權力，容納民黨要求。後來兩次政變，也都是斯斯文文的沒有放過一槍，雙方彼此都顧慮自家打起來之後，外人一定藉口干涉，所以得不打時且不打，都安安穩穩的將政權移轉過去。因此，當時有不少人這樣論斷：「不管新舊派怎樣利害衝突，暹羅的內戰總不會打起來的」。但不久事實很顯然的變化了，向所憚於嘗試的，現在雙方都很有勇氣的幹了起來。這時又聽到另一種評論：「如果雙方沒有外人的勢力贊助指揮，誰也沒有作戰的勇氣和決心。」可見一國的內政，如有強大的外來勢力插入其間，便怎樣也自主不了的。暹羅這次內戰發生是這樣，中國歷來多少次都不免這樣。

空前的新演劇於十月十一日突如其來的開始了，從不曾聽見過的砲聲，隆隆不竭的在曼谷全市人民的鼓膜上震動着，鐵甲車與裝設機槍的軍用汽車在街道上來往奔馳着，重要的交通路口都被武裝的兵士和警察把守住了，一般人都恐

惱不安的好像將有怎樣大的不幸會掉到自己也在內的大衆的頭上來。但有一部分久經戰亂去暹不久的華僑却於泰然中感到新奇：「你們也怎的會打了起來！」諸言一時多極了。

政府發出來緊急佈告與安定人心的宣傳文字，說有少數叛徒，率叛衆百餘人進襲京畿，圖謀反動，政府決用武力制止，令民衆安心毋自驚擾。實際的情形是這樣的：當鑾氏尙未歸國之前，舊實力派即以拍翁昭崇旺拉綠親王作主腦對奪取政權有所圖謀。鑾氏返國以後，這種圖謀醞釀益趨積極起來，彼輩以可叻作中心，對京畿，大城，碧武里府，沙拉武里府，洛坤素旺府各方面分派員作軍事聯絡活動。迨活動相當成熟，遂於十月八九數日中以暹羅素稱精銳的可叻府軍作主體，首向曼谷方面秘密移動，其動作是沿繞鐵路線晝伏夜動的。因爲採用這種偷襲的方法，所以沿途很順利沒有遇到阻碍，一直進到距曼谷很近的嵩曼飛機場而佔領之。到這時政府的軍事行動才確實的被政府方面所發覺，急起布置防禦，雙方遂於十一日晨在飛機場南部離曼谷網賜區兩小站之挽鑾車站附近開始以砲火相見了。

就戰事初起時的情形觀測，政府軍方面的形勢，的確比較緊急嚴重，事變在倉卒間起於肘腋之下，誰能說不危險可怕？假使各地再同時響應起來，政府軍無問題的會被壓倒下去。可巧反政府軍自佔領飛機場之後，即不再猛烈的向前推進，就在那里停滯住了，他們依然很斯文的不想全然靠砲火來打倒對方，他們就停在那里等待各地響應，他們夢想各地的響應一起，民黨政府不難馬上被嚇倒的。然而，民黨政府因爲中心有主，他偏不怕此變及肘腋着實危險的一嚇，他却儘可能的運用交通上，宣傳上，名義地位上以及指揮靈便的各種優勢，發揚自己的威力，阻止各方的響應，很順利的在三五日之內把待援不敢前的敵人打敗了去，而一敗之後的反政府軍，竟從曼谷附近，一直逃回老巢，退到可叻一帶的高山深林裏，不到二十日，連險峻的可叻根據地也失掉了。空前的第一次內戰，就這樣很輕易幸運的宣告終結。

六，新國會產生與民黨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

第一屆人民議會自經解散之後，在披耶嗎孥主政的時期內始終沒有恢復，好像在根本上就沒有打算恢復。憲法的一部分被停止使用了，解散議會應限九十日內選舉新議員成立新議會的明文規定，成爲無定期的拖延下去。總之，高貴尊嚴的憲法，當時並沒有怎樣的被重視，因爲牠太與專制的封建政治及英雄主義相衝突了。等到第二次政變，民黨再取得政權，憲法的威力，才得重光，原來的人民議院，爲能再開

會議，臨時憲法中所規定的第二期人民議員，即於此時另行籌備改選。

照臨時憲法規定，第二期的議員，政府推定的與人民選舉的各佔半數。第一屆人民議院，由民黨政府推定議員七十人組織而成，第二屆則由政府於原有七十人之外加推八人即七十八名與等數民選代表總數共一百五十六人合組而成。戰事結束後不久，各地選舉先後完畢，新國會遂定於十二月十日憲法公佈週年紀念日正式開幕，由暹皇親臨舉行開幕禮，並熱烈慶祝紀念。民黨黨人所竭力奮鬥的憲政運動，至此乃又踏入進一步的新階段，其根基也較前更形穩固些了。

那末，幾經變動而最後趨於穩定的民黨政府，其政治的大政方針，其對內對外的基本方策究竟怎樣呢？這全然是以鑾巴立一人作中心主宰的。肯定的可以這樣說一句：暹羅現在如果失去了鑾氏其人，其政治前途的指針也就會跟着失去的。那暹羅的前途——如無他人起來代替——便會看不出有怎樣一定的方向，便會只在國際政治經濟勢力的支配之下向低流旋轉而已。但暹羅此時確乎是找到了她自己的方向道路的。不過，她這種方向道路從鑾氏受過前一次大打擊之後，已不似從前那樣公開積極，而只是很穩重很鎮定的在那里一步一步一點一點的設計推行。

鑾氏自去年九月由歐歸國之後，因要洗清他自己的赤化嫌疑，曾有相當時期未在政府方面担任任何職務，但並非與政治脫離實際的關係，反而是盡全力在那里從事充實民黨實力作鞏固政權的下層建築之基本工作。本來民黨的形體，在披耶瑪奴主政時被取締改為俱樂部之後，似乎已經消滅不存在了，但實際上這種有機體的政治組織，到現在仍然還是存在的，只不過對外活動採取了秘密方式，黨的形體，經過嚴厲清理之後，極端的縮小範圍而已。因為鑾氏自經打擊以後，對內一切更求切實穩妥，對外處處避免公開活動，他已然感覺到國內國外，都一致有不少勢力在那裏企圖破壞阻碍他的遠大自强的圖謀，他似乎想把一切對內對外的計劃行動都秘密化起來。他回國後除盡情盡量表白自己沒有赤化嫌疑外，並極力的表示消極，表示自己將再去過教授生活，不再與聞其他一切。在此時期內，他却充分的與一般下層羣衆拉攏接近。

當他用法律手續——由政府特組一審查會對自己公開審查，判定他確非共產黨而為一共產主義的真正反對者之後，到今年二月他才担任政府重心所在的內政部長職務，才起始進行他所計劃準備的各種設計。政府的軍政大權，一向全部執掌在披耶拍鳳手裏，國務院長是他，國防部長兼陸軍總司

令是他，甚至後來教育部長也是他，而他又是一點不懂政治，更是不懂教育的。——有人說他在國務會議席上，如果有人因故質問他幾句，他就會紅臉無法應付。在這種情勢下要推動整個的新政治向正軌上前進，自一定非有鑾巴立不可了。因此有人批判：鑾巴立是披耶拍鳳的政治靈魂，其實倒不如說：披耶拍鳳是鑾巴立建設新暹羅的程途中的護衛，長城。

在遠東危局的險惡風雲裏，在「南進政策」的嚴密包圍中，鑾氏究竟怎樣打算建設他理想中的新暹羅呢？這就他任內政部長以後的政情趨勢可以窺測出幾許大致來。現在先分析他的對外政策。

暹羅目前在國際政治上就全般言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重要，她不能使整個的國際政治因為她起或種變化。可是在遠東一隅，在所謂遠東問題的演進中，她却具有不可忽視的重大意義。過去日內瓦對滿洲案的投票事件，與猶在醞釀中的「滿洲國」承認問題，都是她對遠東問題的表現上關係重要的地方，而比較尤為重要的則是：1.太平洋大戰未爆發之前，因經濟上大量日貨的吸收，直接解救日本的商業危機，間接促進日本的軍事備戰；2.戰事發生之後，更可以作日本的同盟擁護者，予日本以物質上軍事需要上種種幫助，替行將到來的可怕的二次世界大戰加高不少猛烈的火燄。惟其因為她在遠東地位上夠作這種重頭戲的配角的資格，所以她很早就被演重頭戲的主角——日本——物色到，用威嚇利誘的手段强迫的拉在自己的左右周圍。她的外交政策，從被拉去到現在一直到將來，不用說，總逃不脫是走東京路線的。誠然，這種外交路線，不必出於她自己誠心願意，然而她却不能不走，因為情勢上已經不允許她不走了。

暹羅在外交政策上走東京路線，一方面固足以表示暹羅在外交上已屈伏於日本威力之下，不能有所自主；但在另一方面，亦不失為暹羅外交政策所應行選擇的兩條道路之一。暹羅是東亞的一個小獨立國，日本是以吞併中國，獨霸東亞為目的的，暹羅此時的外交政策，除不可能的絕對孤立外，不是反日，便是聯日。以暹羅自己的地位能力，要反日必須先找到强有力的依附，這個依附，除比鄰的英法兩强國外再無其他，而英法兩國此時方各自顧不暇，找着也是無用，抑且暹羅根本沒有找英或法來反對日本致惹起危險的必要。故此，走東京路線，一方面固然出於被迫，一方面也還可以說是自主的，當然的。在這種路線中，暹羅至少可以有以下的各種方便和利益。

一，避免橫暴的壓迫　在一九二五——二六年不平等條

約取消之前，暹羅同中國一樣隨時都受到外力的壓迫。不平等條約取消，這種壓迫也就隨着消失了。等到日本的「南進政策」襲來，新的問題和困難又才開始發生。但不管日本的「勢如何强盛，沒有不平等條約作依據，總不好一開始就打進門來，交涉上任怎樣狡詐欺騙，也還是講講道理的。闊大少耶小老婆，在未到手之前，竟憔獻寵，無所不用其極，等到手之後，則打罵俱加了。日本在南進政策中對暹羅所採用的策略有些近似。假使暹羅不使用有彈性的軟的手段來拉攏應付，對這位下了決心的陰險橫暴的情人，一舉手就敬給兩個耳光或直罵他輕狂無賴，則這位情人惱羞成怒起來，說不定會兵臨城下，不得到手不罷休，這可眞危險極了。當然暹羅不應該採用此種方法。敷衍得愈好，是愈不吃虧。

二，取得日方的幫助　前面已經敘述過，暹羅目前政治上是新舊勢力交互衝突的時候，任何派掌握政權，都有借助外力消滅壓倒敵對勢力的要求。這種要求的滿足，在可能的條件之下，自然愈充分愈妙。願此時緊貼在身旁的日本，正想靠賣力氣來買取暹羅的懽心，只要能和他表示親善，自能獲得不少幫助，這是前面已經證實過的。

三，維持國家安定，利便各種新建設　這對暹羅實在太需要了。因爲暹羅的政治經濟一切都是落後的國家，要使國家進步，必須先從內部經濟的政治的建設改造上想辦法，而施行這種辦法的第一必要條件，就是維持國家安定。設不幸因外交關係而牽動到內政而使國家不安，則經濟建設，政治改造，都無法着手，則國家根本上就不會有好的希望。對日拉攏，雖不敢謂國內必定能安，但易壓迫而爲贊助，安定自較有把握些。以此近年來暹政府的外交方針，安然不變的常和日本拉攏着。而鑾巴立也依然如故的執行這種政策。

現在應該談到鑾氏的對內政策了，鑾氏的對內政策，整個的是以他的經濟計畫作中心的。與經濟計畫有密切關聯的新文化運動，也是他目前所竭力施行的對內政策的主要綱目之一。玆中述如後：

只要一談到暹羅的經濟，必然要談到掌握暹羅經濟勢力的華僑，進一步必然要涉及不與暹羅同化的暹羅華僑教育與暹羅的新文化運動。整個的歸納起來，鑾氏的經濟計劃與新文化運動，無一不含有對付華僑，打擊華人勢力的意味在裏頭。幾乎可以說：他的對內政策，整個的就是對華僑政策。因爲要想從根本上樹立任何種有效政策，他都不能不先碎壞那種非中不暹的畸形社會組織與畸形的社會意識形態。

照鑾氏所草擬的經濟計劃，開宗明義是土地國有，產業國營，以至於老弱殘廢都有俸給的分配社會化。雖然鑾氏曾

因此受到一次很嚴重的打擊，然而他却無論如何不肯犧牲他的抱負的，只不過受過教訓之後，改變了銳進的積極態度而採行穩妥漸進政策。從此目中的打算，是怎樣把暹羅本身的經濟基礎穩固的建築起來，怎樣統一改進暹羅的文化事業，使之成爲強有力的新式國家？

暹羅是產米最豐的農業國，發展生產經濟，自應先從改良農業計劃起。農業上最新式有效的設計，莫過於使農村機械化電氣化，這決非分散的小農制可以作到的，惟有採用大規模的集產制方能實行，而這又轉到土地國有的問題上來了。鑾氏一方面決不肯放棄這種政策的推行，但在目前這種政策又決不能推行，因爲他被人攻擊反對，指爲赤化的標的就在這些地方。要施行一定要等到反對方面的勢力有效的被鎮壓下去，民衆一般的瞭解這種政策必需之後。現時鑾氏對全國農村經濟的改造計劃，可以說是暫時的全然放任的。他的心力，目前全集中發展產業與推進新文化運動兩方面。

暹羅的經濟形態，就最進步的首都曼谷說，也還只在商業資本經濟的階段上，其他各地，都很遙遠的落在後頭。有不少「山吧」——鄉村荒地意——地方，人民還度着原始的野人生活。在這種情形之下來發展產業，多少具有一些「速成」的意味。幾於掌握了全部商業資本的華僑，到近來才稍有人注意到發展產業的重要，尚未見着手進行，而暹政府與暹人之政府舉辦或私人設立的造紙廠酒精工廠，製糖工廠等却先後以數百萬或千萬銖以上的資本開始設立起來，很顯然這是政府方面盡全力在那里設計獎勵的結果。同時政府復在商務方面增頒各種新稅以增華商的負担，加多發展產業的資本的來源。此固不能認爲暹政府不必要的惡意的打擊華僑的經濟勢力，而無眼光無團結性的在暹華僑，却不期然的一致走向黑暗的道途上去了。

這種很顯然的危機，華僑方面也未始不驚惶失措的感覺着，知識分子的華僑教育界，對此曾有不少人在那里大聲疾呼，宣傳團結圖存，但不但未生多少好的效果，反而使華僑教育本身受暹羅新文化運動的嚴厲摧殘，向來獨立自主的各華僑學校，從去年四月一日起一律施行强迫教育。今年二三月忽然更進一步嚴厲取締各華校，一週前後連續封閉了大小近二十個學校，華僑教育界，至此不但教全體華僑無辦法，自身也在那里朝不保夕受支配壓迫，奄奄一息的維持着。據教部負責人員公開表示：「十年內要全部消滅華僑教育」。因爲牠妨礙了新暹羅的新文化的樹立，更妨礙着新暹羅的經濟政治各種新建設的成功。

結論

根據前述的諸種情形作一總的觀察，暹羅是在所謂「南進政策」的包圍中奮鬥求出路的：外交方面，竭全力敷衍日本，在可能而必不得已的地方容納他的要求，接受他那種可怕的帶陰險性的幫助，以求維持目前安穩的局面。內政方面，在安穩局勢的保持中，亟求發展經濟的政治的實力以達到理想中强盛的地位。這種方向道路，如果很穩定的能一直發展下去，暹羅的前途，一定不可限量。只是野心太大的日本，未必肯這樣好意的讓牠無阻無礙的發展下去。當去年第一次內戰結束之後，日本馬上就藉軍事上贊助的功勞，對暹政府向前緊逼一步，要求在未來的遠東危機中訂日暹軍事攻守同盟。這件密謀，已然在今春二月日艦「古碼」號訪暹的前後完全實現了。當時曼谷方面，甚傳暹政府已允許日軍於必要時在曼谷登陸乘南線火車直搗新加坡，各報紙復登載日政府將以二十萬銖廉價讓售二等巡洋艦五千五百噸之加眞號——即古碼——於暹，價欵延期交付。似此日本在暹羅方面的軍事布置，其積極已可想見，而暹政府於無端的加上一條繩索捆住了自己，總可算對日與摯友相遇了，然而未幾卽發現一次反政府派陰謀奪取政府軍的坦克車的事件，證明日人也與反政府派的勢力勾結着。總之，日本對暹羅也和對中國一樣，不大高興她和平統一獨立向上發展，那末，未來新暹羅的前途如何？就看暹政府自身奮鬥的方法和力量，就看鑾巴立所領導的政策，就看鑾氏與披耶拍鳳兩人間的合作情形如何了。反正暹羅的華僑，任怎樣都是在被打擊犧牲之列的。（完）

七月二十五日草於北平

中江少女

陳昌裕

中江少女善鍾情，芳心自有意中人。
阿爺不惜女如花，欲將女兒許豪家。
豪徒今年三十五，手下爪牙猛如虎；
强入武陵來問津，驚破紅顏弱女心。
桃源路通桃花愁，惟恐桃花隨水流！
花色花香愁正苦，不見惜花人作主。

中國赤區的工業政策

漆琪生

（一）赤區工業的發展階段

困閉在窮山僻野的中國赤區，一方面因其原來的經濟發展比較落後的原故；他方面又因爲赤共歷年燒殺摧毀太甚，和國軍嚴密封鎖使赤區向外發展困難的原故，其各種工業的生產，不獨依然是停滯於前資本主義的農民家庭手工業和小手工業之階段，且正因爲上述各種重要的原因，致使資本主義的大規模的機械生產之機運完全消滅，甚至還一天一天地步武着衰頹和崩潰的道程。現今中國各地赤區的工業，皆是日趨凋頹，供不應求，激化赤區的經濟恐慌益臻嚴重。

現在試以中國赤區之中心地域的僞中央蘇區的例子，來證明赤區工業的發展狀況。僞中央蘇區，乃是指僞赤中央政府所轄屬的區域，即是中國赤區的中樞，包括江西南部如瑞金，石城，寧都，興國，雩都，會昌，廣昌等縣。這些地域大率皆是山嶺起伏，林野連綿，交通不便，文物後進的地帶。因此之故，此等地域的生產，從來即是以農業爲主業，至於工業，則以家庭手工業的形式而成爲農民的副業。此等地域的人民所穿的衣，點燈的油，以及其他許多日常用具，大半皆是出諸農民之手。雖然尚有若干用品，是來源於城市的機械工業之生產，但爲數亦比較少數，其品類主要的亦不過洋紗洋油之屬而已；可是這些地方也還有不少的農民手工業品向外輸出，例如夏布，草紙，煙草，樟腦，以及鎢砂等物，皆是這些縣份有名的出產品，而這些出產品，仍然是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和小手工業所生產。像這樣的生產形態，是相沿了很悠久的歷史。

迨至赤共盤踞此等地區之後，因爲遭受赤共連年的破壞，和與外部經濟社會的絕緣等關係，此等地域形成獨特的赤區，工業生產匪特完全喪失發展的可能，甚而連原有的生產規模和生產組織之維持亦次第困難。原有的分業化的小手工業生產者，因感赤禍之威脅，相率逃避，而外部的工業品之輸入亦漸次杜絕，至是赤區的工業生產，遂愈加不能不以單純的農民家庭手工業之姿態出現。眼前江西赤區的工業，最主要的是農民家庭手工業之生產形態，獨立的小手工業之生產逐漸減退，其原因厥在於此。

上述江西赤區的工業發展狀況，是我昨年赴江西調查赤區時身歷目覩，可以一一列舉之事實頗多，現從簡不贅。試將赤共文獻中所載關於僞中央赤區的工業狀況之材料，舉示一二，以明一斑。

『……蘇區經濟主要特點之一，是農民的商品經濟佔絕對的優勢，同樣的在工業方面，小手工業的生產者佔着主要的地位……蘇維埃的國營企業，則還限制於蘇維埃政府必要的軍事工業，造幣廠與印

制度方面，國家資本主義的企業，可以說還沒有。』（僞中央機關報「鬥爭」十一期論文「蘇區經濟發展的前途」）

『……手工業與農業密切的結合，即是農民的家庭手工業之發展，乃是前資本主義的工業生產形態之持續和擴大。眼前蘇區內的工業生產正是停滯在這個階段上面，獨立的小手工業生產者漸次減少，反之農民的家庭手工業之生產卻逐漸優勢，甚至在有些地方，農民的經濟生活中工業和農業的重要，分別不出誰爲主業，誰爲副業？這樣一來，是阻礙着工業和農業的分業化，與妨害工業的積極發展的前途。』（僞赤贛省工業投資問題訓令）

『……在工業方面，亦是因爲敵人的長年封鎖，蘇區的紙，烟草，木材，樟腦，鎢鑛等主要生產，均陷於低落的狀態。在使一般的工業生產品發展的任務之中，特別應該注意的是，鎢鑛和紙的生產。紙的生產，數年來是不斷的減少，雖然最近輸出和消費的需要增加了，可是供給依然是不足……帝國主義熱狂的戰爭準備所必需的鎢鑛，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產量埋藏在中國蘇區之內，我們必須極力發展這個生產，改良原來的舊式生產方法，使之大量的輸出，藉以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同時又必須以全力保護這個重要的鎢鑛之生產。此外，就是對於現今一般以舊式方法生產的石炭，鐵鑛，硫磺等生產之發達，我們亦須注意而努力實行。』（僞赤機關報「紅旗」六十二期）

（二）赤區工業政策的基本原則

如上所述，現今中國赤區的工業發展階段，既仍停滯於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和小手工業的狀態，私經濟的活動爲一般工業生產之中心目的，則非個人主義的集體經濟之工業生產尙難遽然實現，社會主義的工業設施之機運尙未成熟，因之國營主義的工業政策自難施行。

自然，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原則上說，一切生產事業，特別是工業，皆由國家直接的管理經營，以科學方法有計畫而有組織的從事生產，廢止私人的無計畫無系統的混亂生產，這原是其最主要的目標。不過，工業生產的國營化，乃是有一定的歷史條件，決不能任意跳越，必須該經濟社會之發展行程，已進入於資本主義之階段，資本主義的大規模的社會化之生產方式，已成爲該經濟社會之決定的生產形態，然後集體主義的生產前提始行具備，至是始可以國家權力廢止孤立的個人主義之生產，而將一切企業收歸國營，至少將主要的各種大產業收歸國營。不然，如果該經濟社會之生產力，尙未發展至大規模的社會化之階段，獨立的個人的小手工業尙佔重要地位，倘遽施行集體主義的國營政策，則不但生產力尙未發展至這個階段，集體經營的生產工具與生產裝置尙屬缺乏，生產技術與生產經驗亦屬不備，並且還將因此而使原有的小生產者停廢，工業品的供給缺乏而不足，終致激成物資供給枯竭的恐慌。大革命方終的蘇俄，即曾有過如斯的寶貴的經驗。

中國赤區，雖然它是以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社會相標榜，然而依據其眼前的經濟發展條件，是不適宜即刻施行企業國營的政策的。這種不適宜的情況，較之過去的蘇俄更加嚴厲。所以狡黠的赤共對於中國赤區的工業政策，不能不暫事放棄其最高目的之國營主義，遷就赤區的現實情形，改而維持私經濟的小工業之生產，並且還進而獎勵私人的小手工業之積極發

展，提倡私人資本之投資於各種企業，即如視爲禁臠的鑛山與森林等國有利權的事業之投資，亦與容許，至於企業國營的企圖，則祇是宣傳和準備而已，禁止立刻實行，最大限度亦不過實行工人和國家的監督生產。中國赤區這樣的工業政策之來源，乃是根據於第三國際的指令，第三國際東方部的中國蘇區經濟政策草案中說：

『……沒有物質條件和組織羣衆的相當準備，要想用命令的方式來實行社會主義，現在就將工業與手工業收歸國有，這樣的企圖是不適宜的……

在蘇維埃區域，與地主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等反革命的武裝干涉同時並進的，還有經濟封鎖的危險。另一方面，蘇維埃政府還須與那些仇視份子的怠工，和奸刁的商業投機，實行鬥爭。在蘇維埃政權之下，這些企業的領導者如果拒絕繼續生產，蘇維埃政府應該鎭壓他們。沒收這些已經停止的企業，或者由工人的和手工業者的合作社管理，或者由國家機關自己管理；但同時蘇維埃政府却應該盡可能的避免自己管理這種企業，有時亦可以將小企業與中等企業出租，甚至將沒收來的小企業出賣。 應該無條件的拋棄將整個產業收歸國有的企圖，沒有特殊的原因，不可造成國家獨占的形勢。企業之中的工人委員會，應該與資本家的怠工作鬥爭，在必需要的範圍之內實行監督生產。蘇維埃政府應該注意特別的生產部門（如各種製造場 ， 小手工業，工廠手工業）之發展，以供給紅軍的需要，在這裏應表現出最高度的建設力與堅定性。 凡是爲着保守利益而有必要的地方， 是可以實行廣大的監督生產， 沒收企業， 組織蘇維埃的手工業工廠與製造場。』

不僅只此，在第三國際的該草案之中，還訓令中國赤共允許外國資本在赤區投資，豈非奇怪至極。

『蘇維埃政府爭取中國完整的獨立，應當有將帝國主義手中的一切經濟命脈收歸國有的方針。（如租界， 租借地，海關，銀行，鐵道，航船，鑛山與工業企業等等。）但在目前若有外國工廠能履行以下的條件的時候，亦可允許他們繼續生產，即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承認並實行社會勞動法，承認工廠委員會。外國企業家如果對於這些條件破壞一個， 無論是生產怠工，關閉企業， 以及干涉蘇維埃政府的內政，或幫助反革命等， 蘇維埃政府均應立刻沒收其企業， 收歸國有。』

第三國際這個草案的綱領，中國赤共完全接受而遵守，終而成爲赤區工業政策的基本原則。這個基本原則最具體的規定，乃爲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經濟政策中的工業政策之條文。

（一）工業方面

一，爲保障完全獨立的蘇維埃政府 ，將操在帝國主義手中的一切經濟命脈，實行國有。（租界，海關，銀行， 鐵道， 航業， 鑛山，工廠等……）在目前允許外國某些企業，重新另訂租借條約，繼續生產；但必須遵守蘇維埃一切法令，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及其他各種條例。如這些企業主違反這些條件，實行怠工，關閉企業或干涉蘇維埃政府的內政，擁護反革命，則必須立即沒收，作爲國有。

二，蘇維埃對於中國資本家的企業及手工業，尚保留於舊業主手

中者，可不必實行國有，但得由工廠委員會及職工委員會的工人監督生產。假若這些企業主怠工，破壞蘇維埃法律，或參加反革命的活動，以及故意破壞或停止生產，則必須立即沒收他的企業，按照其體條件，交給工人勞動協作社或蘇維埃政府管理。

三，竭力促進工業的發展，蘇維埃特別注意保障供給紅軍的一切企業的發展(工廠，作坊，手工業，家庭企業)。』(僞赤經濟政策)

（三）赤區企業投資的範圍與條件

根據上列僞赤經濟政策中所規定的赤區工業政策之基本原則，可知一般的私人資本所經營的各種企業，皆以維持其發展爲原則，在遵守僞赤的法律之前提下，私人資本可以投資於各種私營企業，甚至國有企業。現在爲更可明瞭赤區企業投資之情形計，特將僞赤中央政府所制定的工商業投資暫行條例，列示於下，以省說明。

工商業投資暫行條例

第一條 凡遵守蘇維埃一切法令實行勞動法並依照蘇維埃政府所頒佈之稅則完納國稅的條件下得允許私人資本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境內自由投資及經營商業

第二條 凡投資者須將其資本的數目公司章程或店舖的名稱經營的事項經理的姓名詳細具報向當地蘇維埃政府登記取得經營証即可按照規定事業去經營以後改營他業時亦須向政府報告和登記

第三條 無論國家的企業鑛山和森林等以及私人的產業均可投資經營或承租承辦但須由雙方協商訂立租借合同向當地蘇維埃政府登記但蘇維埃政府對於所訂合同認爲與政府所頒佈的法令和條例相違反時有修改和停止該合同之權

第四條 凡遵守一二三條規定私人投資所經營之工商業蘇維埃政府在法律上許可其營業的自由

第五條 如有違反蘇維埃政府的法令或陰謀反動破壞蘇維埃經濟者須受蘇維埃政府法律的制裁

關於僞赤允許私人資本之投資於鑛山等國有事業，其原因很顯然的是於僞赤政府自身，實無餘力以開發所沒收的各種鑛山事業，與其禁止私人資本投資而使此等鑛山完全廢棄，不若容許私人投資而增加財政資源反爲有利，所以乃有開放私人投資鑛山事業之舉。茲將僞赤中央政府所頒布的「鑛產開採權出租辦法」臚列於左，以爲私人投資僞赤國有事業之一資考。

『根據土地法之規定，一切鑛產的所有權與開採權都屬於國家，但現爲增加鑛產生產及發展社會經濟起見，國家准將各種鑛產開採之權，出租與私人資本，投資開採。茲根據工商業投資條例，規定鑛產開採出租辦法公佈如下：

一，凡屬地下埋藏之鑛產如金銀銅鐵錫煤炭鎢砂石灰等都准許出租私人資本承租開辦

二，凡承租人必須向當地縣政府訂立租借合同訂明承租年限應納租金等但特種鑛產如鎢砂鑛金鑛等則須經省政府批准

三，已經開採之鑛產如煤炭鎢砂鐵鑛等亦須向縣政府申請承租開採權……

四，該項租金由各縣政府與承租人雙方面定或由縣政府規定最低限度租金招商投標以多爲得但投標人須先繳納押櫃金若干如投得後反悔者即將押櫃金沒收投標規則由縣政府規定

五，承租人與政府訂立合同後必須先繳兩月租金以爲押金以後即按月繳清不繳或欠繳租金者即將該押金扣除並停止其開採

六，承租人除履行合同條件按月繳納租金外必須依照蘇維埃一切法令如勞動法登記條例等並須依照稅則繳納所得稅否則依照法律處分但合同內訂明稅欵並入租金計算者不在此例

七，承租年限滿期後須再請得該管政府之許可重訂承租合同始准繼續開採

八，凡工人依合法手續組織之生產合作社對於各種礦山之開採有優先權並得比私人資本減少租金

九，爲發展紙業生產與改良地質起見石灰許任人民自由燒製不收租金』

（四）工業登記的手續與工業稅

在赤區經營工業的人，也是和經營商業的同樣，必須向當地的僞赤政府執行營業登記的手續，不然，即不允許其開業。工業登記的主要項目，依然和商業登記同樣，乃是營業的名稱，店廠的場所，組織的內容，股東的姓名，經理人的姓名住所，經營的範圍種類，資本的數目，雇工的數目，開辦的時間，營利的情況等項。至於其他各項的登記手續，已在前期拙文「赤區的商業政策」中的「僞赤工商業登記規則」內列示，可不贅述，希讀者參閱上文。

其次，改論赤區的工業稅。赤僞因爲極力的獎勵赤區的工業生產之發達，所以對於工業稅之制定，不僅是規定工業稅的稅率須較商業稅爲輕，而且還只規定按照資本的大小征收其利潤的所得，不征收工業品的出廠稅。至於該項工業所得稅征稅的詳細內容，筆者尚未獲得確實的資料，惟在僞赤的「修正暫行稅則」中，曾有如下的簡單的條文：

『第四章　工業稅

第十九條　生產合作社經縣政府批准備案的得由縣政府報告省政府許可免稅

第二十條　在目前爲促進蘇區的工業發展暫時免收工業品的出廠稅

第二十一條　工業所得稅按資本大小規定稅率征收其利潤所得其稅率另行規定但須較商業稅爲輕』

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脫稿

談相

汝泉

人之相貌約分三種：一曰「奇相：」如「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文王四乳」（曹相論相）之類是。二曰「象形：」如「顏淵額似月形，子貢山庭斗繞」（論語摘輔象）之類是。三曰「心相：」如「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青箱雜記）等論是。

按相學的成立，分析之：奇相是人與人的標準相：凡具有此相者，皆有聖賢帝王之分。 象形是物質與人的標準相：凡具此相者，皆主大賢或鉅富。此皆術士或迷信相術者之主張，學者則與之相反。荀子非相篇說：「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皋陶之狀，色如削瓜。閎天之狀，面如見膚。傳說之狀，身如斷鰭。伊尹之狀，面如須麋。禹跳湯偏。」皆非善相，不足以為標準；而其人則聖賢王佐，為相學上一大矛盾。

宋太宗「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宋史）這是因人而立相，並不是因相以論人。 如河堝上拉地排子車者無一不龍行虎步，拉膠皮者亦矯健如游龍奔虎，何以不能作太平天子，而甘為亂世窮困之民？

奇相及象形相與心相對立。非相論者反對形相（即奇相象形相）而篤信心相，頗有科學根據。 作非相論者，荀子之前尚有孔子。「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記・孔子家語同）這是形相與人之善惡無關的有力論據，也就是心相的一個反映。

荀子說：「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從之：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孔叢子並舉出各種不同的形相，以證荀卿之說。「堯身修十尺，（約現在八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

舉出心相要點，以反對形相者，有宋吳處厚之「心相三十六善。」載之青箱雜記：

夫人嘗言，意氣求官，自須如此，一也。為事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當分惠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每事方便，六也。從小能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遂惡貪殺，十也。閒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妄行改操，十三也。夜臥不便睡着，十四也。馬上不回頭顧，十五也。夜不合人生忤怒，十六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為人作事周恒，十八也。得人恩力不忘，十九也。自小便有大量，二十也。不毀善害惡，二十一也。憐孤濟寡急物，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之分，二十四也。為事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妄語，二十六也。得人物每生慚愧，二十七也。聲美音行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人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惡食，三十一也。方圓曲直隨時，三十二也。聞善行之不倦，三十三也。知人饑渴勞苦，常有以恤之，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故舊有難，竭力救之，三十六也。

持折中之論者為孟子。孟子曰：「知人者莫良於眸子：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此因心以論相也。

相家既以禽獸之相以相人，而斷其善惡，吾於是本孟子折中之說，將馬以譬人，為本文作一結論。

喻本元及弟亨所著療馬集有「相良馬論，」為科學相法，節錄如次：

……目大則心大；心大則猛，力不驚；……耳小則肝小，肝小則識人意；……鼻大則肺大，肺大則能奔。……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三年八月三日起至二十三年八月九日止

（硯農）

國內

汪黃同赴廬山謁蔣

過去一週間之內政外交，俱無可紀。蔣委員長以暑期軍官訓練團，第二期行開學禮，特邀汪孔前往訓話，黃郭亦應約赴廬，使中對華北外交及召集五全會宜，將有所商討。汪黃業已先後啟行，孔則定十日自潯飛往，茲紀於次：

汪精衛談外交各事

南京五日電，汪精衛五日晨自潯返京在站對記者談：㈠赴廬山係應蔣委員長電邀，前往對軍官團訓話，啟行確期尚須俟蔣委員長將訓話秩序編定。㈡黃委員長刻下態度積極，三數日內即將下山，與本人晤面地點非京即贛，在贛事畢，即可北上主持一切。㈢榆關英日軍因演習而起衝突，係雙方對辛丑條約之觀點不能融洽，刻已由各方從中調解，諒事態不致擴大。

殷同銜黃郭命到京

南京六日電，殷同六日晨離莫干山，取道京杭國道，乘汽車來京，於下午三時到達。殷同對往訪之各報記者稱：此來係爲候晤顧孟餘，如顧不即來，本人即先行北返。黃郭下山期未定，黃原意以華北各事雖辦，欲乘此機會休息，後汪派唐有壬兩次往勸，故稍示積極。現擬待汪通知赴贛日期電到山，即行轉道入贛，黃北上與否，待廬山汪蔣黃會談決定。接收華北戰區，大致已商竣，本人北上後將再度與關東軍代表在平晤談，但並無重要商議，不過隨時接洽而已。至接收日期，現因馬蘭峪薊縣遵化一帶發生大水，交通困難，準備不便，須俟水退，即行接收，總之，已無問題。至大連會議所商決各點，本人北上後即行籌議，使其一一實現，此後華北地方交涉事件，察哈爾由居閒侁負責，榆關由陶尚銘負責，秉承中央及政整會意旨進行云。

殷持黃函謁汪報告

南京七日電，殷同七日晨十時謁汪，面呈黃郭親筆函，並陳明黃感於中央督促之殷，決請示後即行北返。殷於十一時辭出後談稱，本人謁汪，所談均係報告事項，未涉及其他問題。黃來京期未定，本人在京尚有二三日勾留，赴廬山抑返平未定，現擬待黃來京後再行確定。汪精衛接得蔣電通知，已將訓話秩序編定。七日下午三時汪在中央會議廳召集各要人商討一切，陳紹寬已命海容艦升火待發，定八日晨西上。孔祥熙稍緩一二日由潯直接飛贛，戴季陶訓話期排在十日後，故行期未定。

汪精衛赴廬山晤蔣

南京八日電，八日下午四時，汪精衛偕曾仲鳴至海軍碼頭，乘海容艦西駛，徐謨，唐有壬，殷同，李聖五等均至碼頭送行。汪行前語各報記者，此行赴贛，除向軍官團訓話外，並將與林主席，蔣委員長會晤，有所談商。黃郭今明日下山赴贛，商談後即可回任，本人定十三日回京云。汪談畢即登艦，汪並告殷同，一切事可問唐有壬。殷旋與唐入別室談話，未幾，殷唐出室，各記者復詢唐係談商何事，唐謂係商私人事務，不關政局。牯嶺九日電，汪精衛陳紹寬曾仲鳴等一行，九日下午三時乘艦抵潯，即登岸乘汽車至蓮花洞，換輿登山，於五時到達。當晚晤蔣有所商談，汪定十日或十一日赴海會寺向軍官團訓話。

黃郭到京即往廬山

南京九日電，黃郭九日晨七時下山，偕隨從秘書王大綱及侍從一名，循京杭國道來京，一時十分抵湯山陶廬，唐有壬殷同許靜芝已先在廬等候，黃即下車，與唐殷許等午餐，黃唐於餐後在另一室談話約一小時。唐力勸黃，以華北地方政務百端待理，應勉爲其難。黃旋即出見各報記者，略謂因沿途勞頓，頭部略暈，已擬有一書面談話，此次赴廬，係晉謁蔣汪，歸途或仍過京赴平，但未能完全肯定，在廬約作三四日勾留云。談畢，黃遂即與唐共坐一車入城，進中山門，沿中山路北折，出城至海軍碼頭，時中山艦已奉命升火待發，黃偕殷即登艦，唐許及海次陳訓詠登艦送別，四時中山艦解纜西駛，計程約十日晚可抵潯。

黃郭過京發表談話

南京九日電，黃郭九日發表書面談話云：余自四月間南來辭職，至今忽忽已逾三月，回想一年以來會同何部長應欽及各省市當局支持北方危局，實覺不易。幸在事同仁均能了解國家之立場及認識地方之環境，故遇事極爲融洽與團結，俾余得將去年下山時之初步使命，總算勉强告一段落。蓋在此種局勢之下，對外肆應最大效果，原亦不過爾爾，不特萬不足以饜全國人民之望，即余與諸同僚亦深覺赧然慚悚，黯然悲痛，惕然危懼者也。不過國家環境如此，在余實已智盡能竭，心力交瘁，故深願及時息肩，以免個人負疚獨重。乃政府當局以及朝野朋友仍未肯見諒，輒以大義相責，迫不獲已，應約赴牯，爲再度之商榷，擬仍將本人處境困苦情形詳爲陳說，以求諒解。現在對外問題，可說已偏重於戰區之整理，苟能將戰區內種種糾紛逐項掃除，亦屬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必經之階段。此事日前曾命殷局長赴大連約集關東軍幹部及駐平柴山武官爲澈底之商談，殷君由大連歸來時，曾有較詳盡之談話公表，日下擬即就此各項，督同地方當局逐次實施。殷局長自大連歸後，海署長征，身體稍感不適，故在山小事休息，並未繼續作第二步交涉，故目下並無其他新消息可供參考。至北方今後之情勢，固非片言所能盡罄，預料內外如無特殊事故發生，必可日臻穩定。惟邇來默察全國人士，對於北方輒不免或犯有一種悲觀的想像，致形成心理的放棄，此實爲絕大錯誤，影響於整個民族意識至重且大，深望新聞界諸先生大聲疾呼，喚起輿論以糾正之。

胡漢民發時局談話

廣州六日電，胡漢民在港對北平法文政聞報記者發表，最近國內外時局重要談話。原文甚長，大致㈠否認有出洋意，㈡指摘中央，㈢對五全代會準備反對，惟詳細辦法，未到發表時期。

福建匪共猖獗未已

福廈間之一度緊張

廈門四日電，沈旅調省，五一七團集泉州，馬鴻興團四日封漳屬汽車三十輛運泉，同日盡封泉屬汽車運沈旅赴省。閩清四日續有激戰，匪未退。德化訊，大田三十日再陷，到匪八千，尤溪仍在匪手。福州安謐，軍事家觀察，福州援軍已集，匪將無退路，不敢入。又福州電，當局連日正佈置剿匪軍事，江鴻機昨由陳文麟親自駕駛由廈飛省，江鷗決今日飛往。駐泉八十七師調省，泉城由安溪蔡營接防，安溪無兵，四鄉土共活動，旅廈同鄉會電請省府派兵填防。又羅炳輝部東竄，彭德懷殘部由大田竄擾永太屬，蔣鼎文爲調度軍事，昨由漳飛省。又據北平外人所接福州消息稱，閩垣情勢略緩和，一日共匪突沿閩江前進，原駐福寧福清之中央軍一師，刻已增援福州。英美軍艦現泊閩江口外，法日領事亦皆請派遣海軍前往。日人消息，謂廈門方面政府軍隊正準備圍剿共匪云。

水口匪退泉永不安

廈門六日電，軍息，水口古田之匪盡退，中央軍克谷口古田，匪前鋒已退至尤溪永安間，中央軍現駐水口谷口古田間，成三角形，一面派隊追擊。駐泉州沈發藻部本已奉令開省協防，茲省府以泉州爲閩南重地，馬鴻興團兵力不足，又令沈部開回泉州駐防。安溪尚平靜，永春近因水旱災，土共乘機四出騷擾。據報載赤匪二千人，三日陷永福，東路軍已調隊兜剿。按永福在龍岩東南一百二十里，漳州西北一百四十里，和溪北四十里。又電，赤匪無法取福州，謀由尤溪大田入永春，並由永泰入仙遊，以擾興泉永，連日中央飛機飛仙遊永泰方面偵察。又赤匪二千餘圖擾龍巖國軍後方，東路軍已派兵進剿。七日電，永春土共披猖，洋埠街商店百餘間

焚毀，竄永福之赤匪已被中央軍擊退，現漳州安靜。

閩軍分途包圍追剿

福州六日電，軍息，我軍五日晚八時完全收復水口鎮，當日下午三時我方派機飛水口偵察，匪部即現搖動模樣，我保安特務團先頭部隊即猛進，匪倉皇散竄。據報此次侵入黃田谷口水口之匪，確爲羅炳輝股，共二千餘人，聯合沿江散匪及尤溪口維口等處被擊敗之彭德懷殘部匪衆。在水口四日除刦掠鹽米財物外，並擄去商民二十餘人，殺害稅務人員一人。閩匪分兩路逃竄，一股向永泰，一股向北，現閩江守備司令王勁修坐鎮水口，八十七師副師長陳淇亦在水口，王敬久師長六日晨亦進駐該地，計劃追剿。閩北由衞立煌率部分途截擊，德化大田由李默庵師負責堵剿。東路軍總司令蔣鼎文以上游剿匪軍事已有進展，定六日乘飛機返漳州。海軍陸戰隊第二旅一部已開抵馬江，必要時開連江清匪，興泉永各屬地方現甚安謐。又香港七日電，閩蔣七日派高級參謀張維抵粵，請陳濟棠派兵接防閩西，俾調部協助清剿閩北共匪。

陳儀電京報告軍況

南京七日電，某軍事機關接陳儀來電，報告兜剿匪軍經過，略謂現在閩江兩岸，由陸海空軍夾擊，至六日止，已完全肅清。現僅有張春光傳雙應等零星殘匪數百人，正在追擊，勢成釜底游魚，不日即可解決。我軍已配備就緒，將作一網殲盡之計。

水口餘匪在夾剿中

中央社福州七日電，蕭乾陳琪昨晚由水口視察防務返省，省方電劉和鼎謝斌向尤溪截擊，同時並電盧興邦嚴堵竄潰散匪，王敬玖在囗囗囗囗間激戰，飛機掩護，前進搜索，匪傷亡甚多。李默庵部已進至水口，於囗囗鎮開始向匪側擊中。現水口以下散匪由王敬玖負責剷除，水口以上之匪由李默庵會同劉和鼎謝斌師夾剿，羅匪炳暉派人向尤溪縣勒派三十萬元。

匪竄寧洋察擊連城

廈門九日電，赤匪周力行部六日竄擾寧洋縣，蔣鼎文調八十三師由連城龍巖回師痛剿。又北平九日外訊，國軍圍剿共匪中，空軍頗奏功效。但據閩訊稱，福州北方與西方共匪仍然頗猖獗。法國軍艦「達遇」號由廈門抵福州，將赴三都澳，奉命調查福寧福安被共匪焚毀之法國天主教堂二所。國軍飛機之轟炸，已制止共匪之前進，但自星期一以來，共匪又在白沙附近從事搶刦。

豫鄂邊區之匪況

漢口三日電，皖屬六安境仙人洞土匪利用光蛋會，宣傳赤化，騷擾地方，被十一路軍剿滅。通匪保長胡海亭，剷共隊長陳墉墉，聯保主任楊如貞，匪首金學福等二十三名均擒獲正法。五日電，劉峙張鈁日內由豫來漢，轉謁蔣。高詠生部殘匪三百人竄擾咸寧蒲圻邊境，被馮興賢師擊潰，斃匪百餘，殘匪竄通山縣境，又電，竄擾鄂南咸寧崇陽蒲圻邊境洋泉畈一帶之高匪詠生殘部一股約三百餘人，於上月二十八日經馮師派隊進剿，在白沙與匪接觸，戰一小時，匪向松坑逃竄。當經窮追，三十日黎明追抵羅家山，復與該匪激戰二小時，計斃傷匪百餘名，並獲匪物件甚多。餘匪竄入通山縣境，現仍由該師部隊繼續搜剿中。

湘邊匪部四處竄擾

長沙三日電，劉膺古一日電省略稱，據報(甲)偽宜豐銅鼓獨立團匪徒二百餘，槍百餘枝，竄擾楊林。該匪適值早餐，我軍突出射擊，匪猝不及防，傷亡甚多。(乙)偽十六師匪徒三百餘人，與偽省人員由找橋龍門竄入戰坑，圖竄西廟。我軍隊兵星夜赴東山下截剿，前日拂曉匪果竄到，經我軍截擊，斃匪數十名，獲槍亦夥。(丙)保安分隊與該區剷共義勇隊扼要堵禦，亦俘匪十餘名，匪向北亂逃，復經我軍由港口派兵迎剿，將匪之無線電台繳得，殘匪百餘名竄入小梅洞，我駐嶸頭部隊正在追剿中。

川軍總攻猶有所待

重慶五日電，五路軍總攻期原定三日，嗣因餘水未退，糧食未備，乃改於五日實行。又賀匪現在沿河一帶組織蘇維埃政府，有久據意。又北平電，接劉湘四日電稱，「五路各部原定三日總攻，因川北一帶日來雨連綿，山洪暴發，關於補充接濟，不能如期辦竣，遂改爲五日總攻。昨今前線戰事雖烈，係因偷襲之匪被我擊潰，夜間仍在原陣地相持，並非主力戰鬥。現一切已準備妥貼，決於明日總攻，當可直搗匪巢也」。重慶六日電，五路軍五日分五路進攻萬源，徐向前現設總部於萬城近郊之某

寨，以圖頑抗，唐式遵已赴高家山督師。

黔局變化真相莫測

關嶺會晤之一幕

上海一日通信，貴州之猶國才與王家烈，去年屢動干戈，近日忽傳猶王在關嶺會晤，而國府則同時發表命令任猶為貴州民政廳長。以王猶雙方感情言，熟悉黔事者皆不信其能合作，然則近日關係之變化，實已達到何種程度，關嶺會談結果如何？截止本日止，尚未得有確報。猶氏於七月二十七日曾有電到滬，其中僅謂王邀其相見，對於黔局前途，未有樂觀之語，是日即為王猶會晤之日，以後未得續報，故猶是否願赴貴陽就職，未能斷言。據聞，此番兩人會面，係兩粵所促成，事當賀龍殘匪入川之後，黔北以防匪軍隊不足，危險堪虞，陳濟棠李宗仁兩氏遂合電猶王，促其言歸於好。王初覆電，謂雙方因有代表往還磋商，似有猶豫之態，嗣陳李再行電促，並邀黔王駐粵代表回貴陽勸說。此時黔省委王道彬首先西行晤猶，道彬較諸猶王兩人在黔為先進，故說話較便也。其後何知重繼至，聞當時接洽，王自願放棄省府主席，雙方對此同意，惟何以現在忽任猶為民政廳長，是否此係中央意旨，此間有關係方面，尚未能明瞭。至兩人會晤所在之關嶺，地在盤江之畔，適居雙方原來防線之中間，意者兩人初晤之際，各存戒心，乃擇此較為妥當之地點耳。

國府令與聯名通電

南京三日電，國府三日令：㈠兼貴州省政府民政廳長王家烈呈請辭職，王家烈准免兼職此令，㈡任命猶國才兼貴州省政府民政廳長，此令。

又中央社貴陽三十日電，王家烈與猶國才在關嶺會晤後，王於二十九日返貴陽，並與猶聯名電呈中央及各省，中有『互竭赤誠，共同努力，以期迅靖匪氛，所有剿匪計劃及黔局善後事宜，均經商洽完畢，即日次第實施』等語。

猶國才又通電訐王

上海四日電，鄧鳴階接關嶺發來王家烈猶國才聯名七月二十七日電，謂在關嶺商洽剿匪計畫及黔局善後完畢，即日次第實施。家烈先回省，國才俟局部事務結束，十日內馳到貴陽等語。但續得猶國才二日電，謂省委黃丕謨前來言，匪勢擾亂，非合作不足滅共，非分治不足圖治，王家烈鑒於環境困難，力主軍民分治，願以民治畀才，立促與王見面。詎會談之下，所謂分治，僅畀民廳長一席。合作精神，治安大計，剿共策略等重要問題，概未提及。才見其二三其德，言行不符，即婉言謝卻，彼回省後，如何電呈中央及鄰封，尚不可知。或竟藉此宣傳，淆惑觀聽，亦難預料云。

東鐵不安日益嚴重

日軍之炸藥車顛覆

哈爾濱三日電通社電，九十二號軍用貨車，於昨早五時半，在中東路東部線一面坡東北方沙漠飛沃基之西北地點，因受「匪賊」妨碍，以致出軌顛覆，其詳情刻尚不明。按上月二十五日中東路列車曾在該地點出軌，致有一部乘客負輕重傷，而此次則屬第五次之同種類事件。另據一面坡方面情報，該地路軌於列車通過前，即已被卸去，後當發現時，雖立即停車，而勢已無及，因之，卒致使火車頭出軌顛覆，又匪方似已探悉該列車之第十七輛車滿載炸藥，而齊對該車射擊，其結果似已使該列車完全被炸毀。日「滿」軍隊與匪方交戰後，「滿」方陣亡軍官一名，兵士五名，此外尚有負傷及失踪者各三名，至日軍方面所受損害，則尚未判明。

日方所發表之原因

哈爾濱五日新聯社電，東鐵警署，對屢次發生之列車爆炸顛覆之首謀者，哈爾濱站助役西約倫，予以嚴重調查審詢，現已明瞭。據開其操縱「匪賊」者㈠，襲擊滿載軍需品之日本軍用列車，㈡，顛覆列車前，互相約束時間，使赤系乘車員下車，避免損害，㈢，列車顛覆之地點，為轉灣地方，將其道釘拔去，經列車發生惰性而顛覆之，㈣，在哈爾濱站編成之軍用列車，在中途變更其編成，使其顛覆受最大之損失，等等巧妙計劃。因西約倫為其陰謀司令者，或攪亂「滿洲國」之重大嫌疑者，故另檢舉。

中東路曾七次出軌

東京六日電通社電，當茲中東路收買交涉在當地漸露好轉之象時，中東路沿線，竟迭次發生列車顚覆事件，其原因似係由於「匪賊」受某國之嗾使。因之，日方現頗重視此種事態。茲據「駐滿大使館」公報，該路在最近一星期內所生事件如次，一，破壞沙莫黍爾線路，顚覆東行列車。二，上月二十八日，在烏幾米火夫附近顚覆西行列車，致有旅客數名負輕重傷。三，上月三十一日，九十一號列車在大道河黃甯間，顚覆其一部。四，八月一日，九十二號列車，在草沙阿附近顚覆，並因軍用車所載炸藥爆發，以致焚毀貨車五輛，且以受「匪賊」之襲擊，而使與相交戰之日滿警備兵傷亡十餘名。

各地義勇軍之活躍

哈爾濱六日電通社電，距本埠下游百五十華里之新甸近數日來曾受約二百名而成之『匪賊』團襲擊，但現依「滿洲海軍防備隊」軍艦廣甯號之出動，與「匪賊」團激戰後，「匪」方卒遺棄尸體百餘具敗退，是役「滿」方亦有五名負輕重傷。又七日電，黑龍江省肇州縣副參事官寺山正季，確已於三日下午八時被「匪」戕害。又撫順七日電，近有「匪賊」三名，襲擊當地郊外之龍山部落，撫順警署雖立派巡警三名前往捕「匪」，但其中一名已被「匪」擊斃，兩名均身負重傷

遼源偽軍一部譁變

瀋陽四日電通社電，駐守遼源縣第七區之「滿洲軍」王殿中部駐兵一中隊，計八百名，突於一日晚譁變，並擊斃小隊長以次幹部八名，而向某方逃遁。按該中隊係屬襲在遼西地方所收編之匪部，而由日「滿」軍嚴加戒備者，其譁變原因不明。

偽國劃定五大軍區

據長春來客談：偽軍政部現變更各省警備區域取消警備軍名稱，採取軍區制，惟興安警備軍仍照舊，全滿共分五大軍區。七月二十一日發表各軍區司令官，探得其人名如下，第一軍區司令官于芷山，奉天，第二軍區司令官吉興，吉林，第三軍區司令官張文鑄，黑龍江，第四軍區司令官于深徵，（北滿鐵路護路軍總司令）第五軍區司令官張海鵬，熱河。

關東軍對俄之準備

據東京通信云，日本陸軍本年度調遷命令，現已發表，其新任關東軍部要職之幹部人物，概爲熟悉蘇俄事情之人才。如最近返日本之駐俄大使館武官河邊虎四郎中佐則調任關東軍參謀，駐波蘭日使館武官柳田元三中佐亦調任關東軍參謀，在陸軍省內，宿以研究蘇俄著名之林郡言少佐則新任關東軍第二課新聞班長，砲兵第七聯隊長，安藤麟三大佐則調任駐哈爾濱特務機關長，久駐熱河附近之長野義雄中佐則調任關東軍司令部附。關東軍幹部，所以調任此熟悉俄事之人物，日本軍部用意之所在，不問可知。





日本統滿組織之爭

林談統一在滿機關

東京三日新聯電，關於在滿機關統一問題，林陸相三日發表談話如下：關於此問題，目下關係各省事務當局間，正在進行磋商，在「滿洲國」發展與樹立日本百年大計的國策上，改革在滿機關而圖統一強化，實爲緊要。惟改革時，須超越一省之問題與利害關係方能決定，現雖無交換閣員間之意見，但問題極爲重大。故關係省間，意見不同，乃不得已之事，然而改革三位一體制之問題，依現在「滿洲國」之狀況，仍須以治安爲第一主義。是以『全權大使』，尚須由關東軍司令官担當，此點各省間均無異論。惟在其下部機構之組織如何？例如關東軍特務部之組織應如何？關於外交經濟產業等與「滿洲國」之聯絡機關應如何，又『駐滿大使』之軍司令官，不受外務大臣及陸軍大臣之統轄而置於總理大臣之下，抑或使其直屬於天皇等等意見。均不應拘泥於一省之利害關係，須眞正加以考究始可決定。又據東京四日電通社電，林陸相於三日通常閣議畢後，談話如下：

關於滿洲之三位一體制度修正問題，雖因各省異其立場，而不生意見齟齬情形，但在其根本上則似無大差異。惟現行之三位一體制，乃屬採取應急措置之暫定的制度，故宜改爲合理的制度，且應視此爲各種滿洲問題之先決問題，從而苟欲使之現實，則須完全舍棄一省之面目問題，或立場與利害等，而就何種制度在此際解決對滿洲國策上，所視爲必要點，澈底加以研究。至關於將來究應如何修正問題，本人現雖尚無成見，但認爲治安之安定，實爲開發滿洲之先決問題，且就依據「日滿議定書」而行共同防衛之關係上言，無論其行任何修正，而謂關東軍司令官之仍將暫成爲在滿行政機構之中心，當亦不至引起異議也。

岡田對記者之表示

東京四日新聯電，四日午後二時，岡田首相在官舍，與記者團會見，談時局內容如下：關於在滿機關問題，應如何改組，現正由關係各省研究，尚未向余提出具體案。聞谷參事官現携有現地案歸國，但未看其原案內容，究竟係關東軍案或滿鐵及關東軍之共同案，抑或谷參事官個人之私案，尚不明瞭。谷參事官來京，亦無即刻會合而予以討論之意，與改革機關相關聯，而有非排斥拓務省不可，或改省爲局之意見。雖有之，但設省有何不好，例如台灣·樺太南洋廳，朝鮮等處，遇事向各關係省，一一交涉，未免煩雜，故不如設省方便。不過現在之問題，實拓務省之系統與關東軍之系統與「滿洲國」之系統交錯，必須使其分明方可。總理大臣兼任拓相者，係綜合種種原因，乃不得已。如該等原因無何障礙，則欲設置專任拓相，有謂近衛文麿公爵就任拓相說，絕對不確。

谷參事官入京任務

東京五日新聯電，據說携帶在滿機關統一案之駐滿大使館參事官谷正之氏，五日午前七時十五分與花輪書記官同伴到東京驛，下車後立即赴小石川區之自宅。谷參事官在車中談話如下：此次歸國有種種風傳，携帶二位一體制之現地案事，完全無根，三位一體或二位一體制云云者，此完全出自政府之方針，故非吾人在外官員所可干與者。然如徵求意見，則將予以應答。現在之三位一體制，原係暫定的制度，並非爲永久所必存在者。目下「滿洲國」之基礎，益見鞏固，各般設施亦漸完備，而日「滿」間之政治經濟關係已複雜化之今日，故事態之推移，應適合於時代者，爲當然之舉。余此次歸國有目的二，其一爲研究緊要之日本國內情勢，及一般的空氣，且使在滿機關之活動，爲有效果的。其二，爲日本內地諸人，對於滿洲尚無充分之認識，故予以啓蒙，其外並無任何理由。在東京約逗留三星期。「滿洲國」之發達，爲極進步，五族協和之理想，着着實現，在滿居住之任何國人，均願爲「滿洲國」人，相信定能實現共和國。

陸軍省提改革方案

東京六日電通社電，陸軍省永田軍務局長，曾於四日下午訪問坪上拓務次官，提出關於改革在滿機關之陸軍省案，並詳加說明，本日將復往訪重光外務次官，作同樣之說明。該案要點，大體如次：㈠根本方針，甲，尊重「滿洲國」之獨立，並爲助其作長足的發展，而依拓務的見地，改革在滿機關。乙，日「滿」兩國關係，既如「日滿議定書」所示係屬不可分的，則日本對「滿」關係，自與對其他獨立國關係不同。丙，關於對「滿」政策，不許一省或一部機關，擅行決定。㈡修正在「滿」行政機構，甲，以關東長官爲簡任官，而置於「駐滿全權大使」指揮之下。乙，「駐滿全權大使，」在兩國特殊關係上，不作爲純粹的外交官，而於外交問題之外，在撤銷治外法權以前，使監督統制警務關係及滿鐵等特殊公司並在滿日人。丙，向「滿洲國」作種種之指導及斡旋。丁，依確保治案及行共同防衛等關係，不變更關東軍司令官之現狀，而仍由「駐滿全權大使」兼任該職。戊，爲使「日滿議定書」之精神具體化計，當使關東軍司令官與「滿洲國」間之關係仍維現狀。己，締結如日「滿」經濟同盟等類條約。庚，爲運用上項條約，須常設日「滿」經濟會議，而將其所討論之結果，報告日「滿」兩國政府，以便着手實行。辛，使關東軍特務部與經濟會議合流，壬，將大使館與關東廳之警務機關並關東憲兵隊，悉置於關東軍憲兵隊司令官指揮之下。癸，當關東廳裁撤時，「駐滿大使館」爲監督應行移交該使館管轄之特殊公司及在滿日人計，當添設參事級之事務總長。㈢修正內地機構，甲，關於關東軍司令官國防用兵事項，與「駐滿大使」純粹外交上之指揮監督，雖仍維現狀，但一般事項之指揮監督，則統轄於總理大臣，而由各省大臣參預之。乙，在內閣內創設由文武關係各省職員而成之一大機關，俾作爲總理大臣處理對「滿」問題之輔佐機關。

政府態度力取慎重

東京六日新聯電，關於改革在「滿」機關一項，政府頗取慎重之態度，免遭前內閣爲改組滿鐵問題而備嘗艱苦之覆轍。然而對諸外務，軍部，拓務，以及在外官廳間，迄今聽個別的折衝經過，不外如下列三點，(一)在滿機關之改革，勿使損毀「滿洲國」之獨立保全(二)，使現在之過渡的辦法，使其統一化，(三)關係各省勿拘泥其利害關係，由國家的大局上實行改革，以上三點，原則上大體一致，惟一入具體的問題，則有種種意見之不同，若一步踏錯，恐有化爲政治的問題之危險性。故取慎重又慎重而圖漸進的改革方針，至其成案，尚需相當期日。

外務省所提之主張

東京八日電通社電，關於改革在「滿」機構之外務省案，與陸軍省頗相背馳，蓋其所採基本原則雖相同，但主張在「滿」劃清軍事外交行政之分野，而反對實行如往年對朝鮮之統監制　，或設置殖民地式的行政機構。茲錄該案內容於次：㊀廢除關東長官，而另設州知事，俾與在滿關東軍司令官共存，而行所謂二位一體制，惟拓相對滿鐵則仍保留其監督權。㊁「駐滿全權大使」仍作爲純粹的外交官，而由外務大臣監督之。㊂關於軍司令官之權限改革，雖一任陸軍方面酌行，但將來軍司令官不得兼任「大使」而僅可統轄軍政與軍令。㊃「大使」所獲之司法行政經濟上權限，及由關東軍長官移管之一切行政權，應逐漸交還「滿洲國」。㊄由拓相任知事之監督，而不得裁撤拓務省。㊅爲行日「滿」經濟統制計，當設置日「滿」共同經濟委員會，俾在各省大臣指揮之下，講求日「滿」經濟範圍之具體案。

林陸相發表意見

東京八日新聯電，林陸相於七日，對於在「滿」機關改革問題，發表意見如左：關於在滿機構之改革問題，谷參事官雖已來京，但余尚未聽到何等報告，陸軍之參考案，已向外務省提出，而外務省之意見，亦已送交陸軍省。惟世間所謂之陸軍案者，並非爲余之裁決案，完全係一種之參考案，故以此即傳爲陸軍案者，頗爲不當。在「滿」機構之改革，余曾已屢次表示，即現在之機構，在事變後所暫定，在「滿洲國」之現狀，已見安定之今日，由產業開發及其他諸點，日本對於「滿洲國」，改革在滿機構使其能進一步予以助力者，實爲當然之舉。故在此次改革之時，必須具有對於十年以後之遠大眼光。陸軍之參考案，尚未提交總理大臣，但該案改革之決定，應由外務省・陸軍省・及兼任拓務省大臣之總理間，事前將意見決定，方爲妥當。

統制東北經濟方案

東京五日電通社電，日軍部方面，爲圖「滿洲國」之經濟發展，與日「滿」經濟關係之提攜及統制計，特擬定一方案，而主張使日「滿」締結經濟同盟，並邀集日「滿」官民專家，設置日「滿」經濟會議等類長設機關，俾作爲達上項目的，所必要之討論，而將其結果向日「滿」兩國政府建議。又此種同盟若獲成立，則關東軍特務部將與日「滿」經濟會議合流，而解消其組織。

海陸軍預算大增加

東京九日電通社電，明年度各省要求預算之概算提出期，雖定爲本月十日，但迄今尚未有一省作爲此種提示者。因之，大藏事務當局，現特促各省從速提出，總額勢將突破十億圓，而其財源則只有租稅收入之增加額一億圓，與國庫剩餘金一千七百萬圓。故藤井藏相，若欲希望使財政強化，自難應允發行八億圓左右之鉅額的赤票公債，而將不得不對各省新要求額，大事削減。

海軍預算

東京九日新聯電，海軍省爲處理一九三五・六年國際危局，在明年度預算編成之際，特注意此點，以期各種計畫之充實，前曾於預算會議決定之預算案，由村上經理局長手中銳意努力整理，八日完竣，九日經大角海相裁決之後，即向大藏省提出預算書。其明年度之預算，較去年異常增加，要求總額已達六億九千六百萬圓之鉅，如再加算匯替上之差損金，及因物價騰貴而要求增額者計之，竟突破七億圓，故新規要求約在三億圓，爲明年預算之特色。㊀第一次補充計畫之艦船中，而在來年完成就役者，此等新艦船之維持費。㊁因增設航空隊，及其編成而需要之費用。㊂艦船改裝費。㊃補助艦建造費。（亡失之各艦之代艦建造，）至十年度預算總額之內容如下：要求總額七一四・七〇〇（單位千元）計㊀既定費四二〇・〇二〇・㊀基本預算二五三・〇〇〇，㊀艦建製費（第一次第二次補充計劃之十年度者）一五六・四二〇，㊀航空隊新設費一〇・六〇〇，新規要求總額二

九四・七〇〇，計一・新艦船維持費七六・二〇〇，一・艦船部隊定員增細費一〇・〇〇〇，一・航空隊整理設備費一七・〇〇〇，一・補助艦艇建造費一五・〇〇〇，一・水陸整備費二三・〇〇〇，一・艦船改裝經費四五・〇〇〇，一・兵器充實費一五・〇〇〇，一・軍用品整備費八・〇〇〇，一・大演習費五・〇〇〇，一・航空隊維持費二四・〇〇〇，一・匯兌差損金及因物價騰貴要求增額者一九・〇〇〇，一・其他五八・〇〇〇，

陸軍預算

東京九日新聯電，陸軍省十年度預算概算書，十日向大藏省提出，其大要如下：㊀標準預算，二〇〇・〇〇〇（單位千元），㊁國防充實費中兵器及其他整備費，一一〇・〇〇〇，㊂新規要求額，二〇・〇〇〇，合計爲三億三千元，其外之滿洲事變費，航空充實費，兵備改善費等重要新規要求額，將待省議決定隨時提出，滿洲事變費不能比去年減少。航空充實一項，當林陸相就任以來，觀察全國飛行聯隊，飛行學校之結果，特別重視，以其爲應付國際政局之國策重心，故決定充實航空。若合計此等之十年度新規要求總額，約達三億五千萬元，較昨年增加一億四百萬元，尤以國防充實之既定繼續費殘額，將全部算在其內。因而陸軍省十年度之預算總額，通常預算及新規要求，合計將達六億八千元之鉅。

日應付海會之準備

岡田談代表之人選

東京四日新聯電，四日岡田首相對記者談話，關於軍縮問題云：軍縮全權之人選，尚未開始，想不至有何困難，惟本年度之軍縮會議係非常困難之問題，日法英美義五國代表自必集合討論。然英美之間小艦多數主義與大艦多數主義，尚未解決，法義之間則謂如裁軍則請保障安全，日本有日本之主張，故目前實難看透眞象。東京六日新聯電，四日岡田首相在時局談中，雖曾言明軍縮會議主席全權之人選，尚未成爲問題，然該問題最近自必予以討論，各方面均甚注意。其一部人士認爲前首相齋藤實子爵爲最適任之候補者，該氏前曾在日內瓦，三國會議時，爲首席全權代表，且與岡田首相有特別之關係，即在其他各方亦係海軍之老前輩，具有充分之資格。如果眞被政府懇請，則齋藤子爵雖以年高不堪其勞，但終必起而報效國家，有予以應諾之形勢。

廣田擬召重要會議

東京五日新聯電，廣田外相以谷參事官歸國之機會，近將召集目下逗留京中之佐藤駐法大使，齋藤駐美大使，松島駐義大使，而開在外使臣會議，除使協和外交之政策之根幹，予以强化外，並關於對滿，對歐美問題交換意見，更對海軍會議之方策，予以檢討，以備突破一九三五・六年之危機，而使在外機關之活動圓滑，樹立具體方案。

近衛訪大角談海會

東京四日新聯電，於八月一日歸國之近衛文麿公爵，四日午前十時半訪問大角海相於海軍省，報告逗留美國三個月中與其朝野各要人會見結果，與美國對於日本在東亞有確固之安定力等信念之意見內容，下次海軍會議及對日本之一般空氣有所說明。其中關於日本在東亞之地位，雖有種種意見，但外交工作如得其當，則美國之誤解，不難一掃。近衛對於此點主張運用强調外交工作，而大角對此，則有種種質問，十一時始辭去。會見後大角海相談話如下：今日由近衛公爵聽取彼在美時與美國朝野名士會談之內容，關於軍縮問題，美國人亦不願有所表示，故未談及。對日感情並不惡，尤以現行移民法，爲促進善鄰關係之一大障礙，故對此似有相當考慮。又近衛文麿公爵於五日午前八時二十分赴御殿場，訪問西園寺公爵，報告訪美經過。關於日本在海軍會議應取之方針，將亦言及，即日歸京。

佐藤報告法義態度

東京六日新聯電，佐藤大使，於六日午前訪問海軍省，與大角海相，長谷川次官會見，談法國對日本之感情，在歐洲諸國中比較尚好，對於滿洲問題，似甚諒解日本立場。對於下次海軍會議之態度，尚未得公式的察知，但較前次倫敦會議當時之態度，更爲强硬。對於義國，則斷然欲獲取其優越之地位，德義形勢如惡化，則有不辭建艦競爭之覺悟。對於裁

軍依然持聯盟第一主義，主張陸海空三軍不可分。法國關於裁軍問題，特別重要安全保障之政治的要素，如該問題得達到滿足時，對於兵力量一項，有妥協之用意，然而因今日之國際情勢之變化，其反對華府倫敦兩條約之意向之强。與日本對此問題之主張相對比，頗有注目之價值，此點日本與法國實一脈相通云云。特予以詳細報告。大角海相對此，則謂決脫離華府倫敦之不利的現存條約，而期確立國防之安全，此係全海軍一致之希望，及對下次海會之決心云云。會談一小時半而散。

決定貫澈自主權

東京六日新聯電，日海軍當局對海會之意向，如根據公正且平等之原則，而締結協定之時，則艦型備砲，以及其他枝節之裁軍，固勿待論，甚至其保有量，由現狀之狀態再予以縮減，亦無異議。惟問題之根本，在於裁軍之自主權，故必須貫澈此意旨，以期實現。再華府條約廢棄之手續，是否應在本年內提出一點，海軍省與外務省間，其意見稍有出入。故該問題相信日內將由兩省協議，而發現其一致之點。又電通電云，日海軍外務兩省當局，刻正在作密切的聯絡之下，討論應付十月之倫敦軍縮預備會議方針。海軍方面以美政府對此事所持方針，雖如齋藤駐美大使之報告，尚未決定。但美方將强調主張維持現行比率，可徵諸史旺森海軍長官之聲言而自明。故決於一面力圖貫澈打破比率之既定方針，一面於公正平等的協定成立時，既在艦齡備砲艦種及其保有量之兩方面，允作現狀以上縮減之標的下，作成其方案。此外關於華盛頓條約之廢棄，亦已決定方針，刻正由外務省討議其應採步驟中。

要求理論的平等

東京七日新聯電，近衛貴族院議長在美國與其朝野名士會見，關於各種問題曾交換意見，現根據此結果，非公式的作成意見書，分配於閣[illegible]相以下及關係或其他政界有力者。其內容如左：（一）移民問題，（二）日美經濟問題，（三）「滿洲國」問題，（四）對華問題，（五）海軍軍縮問題，（六）太平洋和平機構，尤以日美單獨協定問題，（七）日本政治之動向，（八）日俄問題等八項，爲極長篇之論文，其中海軍問題，述說意見如左：「美國以日本對於海軍之要求，均解釋爲日本之平等要求，爲絕對的總噸數及艦種別之平等，故在此前提下，反對日本要求廢棄現行比率。余對此則謂日本之要求，係理論上之平等權，在其自主權之下，取何種綱目的方針，尚未公表。彼等則謂其論調上之平等的自主權，結局在數年後必成絕對的平等權，故對此兩者間之區別，似懷有差別之意向。對於現行比率之撤廢，則認爲若以五・五・三時，日本在遠東之地位，必更優勢。若撤廢現行比率，則必有改訂四國協約，及其他防備問題之必要。對於海軍其最注意之意見，爲防止海軍問題勿使決裂，應取何種方針討議，頗有焦慮者。彼等亦有主張，不如暫時廢棄比率問題，而討論各國表示其所必要之製艦方針爲得策。此種意見，乃各國所要求之必要量，爲其國防上所必要與財政的要求所規定，其結果終必締結新比率。一再近衛公爵對於太平洋和平機構，主張樹立新原則，有明示於美國之必要。

美報否認法願廢約

倫敦七日新聯電，消息報巴黎特派員，報道法國政府有廢棄華府條約之意圖。該報在七日報上揭載海軍裁軍問題之社說，特表明出比率主義之海軍裁軍會議，難期成功。社說要旨如下：海軍裁軍問題，自七月預備交涉一時中止以來，毫無變化，且無論其何二國間，亦無默認的或政治的成立何等協定之事實。因而日本及義國之專門委員之主張，對於向來參加預備會商之各國委員同樣並未拘泥其偏見，頗足傾聽。故在下次正式會議，各國政府均各自主張其獨自之海軍力比率一項，實爲自由。然而各國政府若不過於主張其比率主義，互相約束在新海軍條約之有效期間中不建造一定限度以上之軍艦，則一九三六年海會之前途，當必更有曙光。

日記者對海會觀察

八月二日大阪朝日新聞載紐約電，岡田首相七月三十一日對外國記者團說明日本政府對於裁軍會議之方針，紐約各報均載有該項消息。華盛頓官方，頗注意岡田所述高度軍備國有應求縮少之義務數語，以爲現在英美之海軍力，較條約規定之數量，相差尚遠，獨日本則幾已達到規定數量，故實質上之高度軍備國，毋寧爲日本云。據駐紐約日本記者觀測，美國對於裁軍會議之眞意，大概如次：㈠一九三五年之裁軍會議，英美兩國，雖欲再倣效締結華盛頓條約及倫敦條約當時情形，兩國協同一致以壓迫日本。觀於日本輿論及海軍部內之强硬意見，可見欲强制日本維持現狀，甚爲不可能。故美國在表面上雖堅持維持現狀比率，但遇不得已時，亦

可作相當程度之妥協。(二)日本方面，雖要求平等比率，但不過係日本外交上之討價辦法，如日本之眞意非要求平等比率不可，則美國當然絕對的拒絕，總之問題在於能容許日本之要求至何種程度。(三)聞日本有在裁軍會議，如不能獲得預期結果時，不惜出於決裂手段之意，美方頗注意此事。美國方面，已備有決裂後之造艦競爭及空軍擴充計劃，以牽制日本。但美方正研究使會議不至決裂之方策，萬一決裂，務將此種責任，置於日本身上。(四)日本方面，反對在裁軍會議中協議政治問題，但裁軍會議，如不考慮政治問題，而專門論議裁軍，極爲不合理，且美方認此爲牽制日本，裁軍要求之有力的武器，如日本堅決作上述主張，則遇裁軍在遭逢暗礁之時，美方召集別一討論政治問題之政治會議，與裁軍會議同時併行。美國方面，對於裁軍會議之眞意，不外上述各節。最近美方發表擴充空軍，增設海軍根據地，造艦計畫，且潛水艦在美大陸及爪哇間之連絡演習，航空隊之編隊飛行，無非對裁軍會議之示威，美方表面上雖係如此，但其內心上即令作相當程度之讓步，亦不願裁軍會議之決裂，其焦灼情形，殊不可掩飾。且蓋美國之意，以爲用裁軍協定束縛日本，總較無協定之狀態比較有利。且決裂後之造艦競爭，日本自一九三七年度起，即可實行第三次擴充計畫，用最高速度進行，美國彼時雖實行擴充案，但在造艦技術上，決不能如大總統羅斯福所聲明之三四年內可以完成，故由一九三七年度起之造艦競爭，美國之居於不利地位，顯然可見云。

美國重視斐蒂講演

紐約七日哈瓦斯電，英國全國海軍週，日前在樸資茅斯港開幕，由前海軍總司令斐蒂勳爵發表演說，主張英國當將倫敦海軍條約之束縛，予以解脫。本日紐約民聲論壇報評論此項演說，謂斐氏所稱，若足以代表英國政策，而不僅係贊成强大海軍者之主張，則其意義實可玩味。蓋斐氏之言無異謂吾人當不復企冀訂立條約，以求限制海軍軍備也。美國主張維持華府及倫敦兩海軍條約，不惜奮鬥，然而日本亦欲加以取消，義法兩國並無援助美國之理由，是則兩種海約，可謂將告終結矣。今英國斐蒂勳爵之見解，若佔優勢，則其結果必致再度釀成無限制的海軍對抗狀況，各國皆將蒙害。即使斐氏係以私人資格發言，亦將發生不良影響，則以渠在英國海軍位居要津，勳功卓著，渠之主張在日本目中，均與正式宣言無異也。

倫敦海會談判經過

倫敦九日哈瓦斯電，每日電聞報載稱：最近在倫敦進行之海軍談話，曾涉及技術問題，固不僅以程序上之細目爲限，此層目下一般人已非正式承認之矣。業經討論之技術問題，其最重者爲主力艦噸位之大小，英國政府主張主力艦應以二萬五千噸或二萬二千噸爲限，巡洋艦以七千噸爲限。但美國代表則堅欲維持現行噸位，而不贊助英國之主張，兩國意見之相左，頓時顯露。英國之計劃雖已取得日本及法國之贊同，然欲依此原則成立妥協，殊覺無甚希望。關於潛水艇問題，最近法國海長畢特利來英時，曾詳述法國之意見，畢氏明白聲明法國不能縮減潛水艇之力量，至於噸數超過一千八百五十噸，砲位口徑達五英寸或一百二十九公厘之軍艦，即應稱爲巡洋艦一層，亦爲法國所難接受。然英國專家則以爲法國海軍有領導艦三十一艘，其最高排水量達三千噸，砲位口徑達五英寸半或一百五十四公厘者，按條約而論，實當作爲巡洋艦。意大利海軍專家畢斯西上校亦曾說明該國於海軍會議召集之前夕，所以決定建築二萬五千噸軍艦之理由，並聲明該國關於潛水艇及其他輕艦建築計劃如何決定，當視法國態度爲轉移。每日電聞報並稱，此種談話反使消息靈通方面發生悲觀印象，因各國對於海軍政策根本問題，意見大相懸殊，竟由此次談話暴露於外也云云。

韓德森談反戰方法

倫敦三日哈瓦斯電，政府機關報「眞理報」訪員頃訪問軍縮會議主席韓德森，韓氏發表宣言：略謂大戰發生之二十週年紀念日，吾人當視爲莊嚴誠意之和平紀念日，維持和平最有效之制裁方法，厥惟令各國人民一致反對戰爭。各國勞工倘若一致決定在無論何種情勢，對於無論何國決不加以進攻，決不贊助進攻，則戰爭自可完全廢止矣。諸凡巴黎非戰公約與區域互不侵犯公約，其性質均在個別的或集體的保護各民族以免於戰禍，此種公約可使各國增進合作，其目的在於建立世界和平之眞正保障。但吾人倘欲信守此種公約之精神，則雖冒任何危險，均當無所顧慮，參加集體行動，以抵抗擾亂份子，此爲吾人職責所在，必須加以尊重。結論則謂國際和平之主要原素，當在以國際軍隊代國家軍備云云。

俄報對大戰之預測

莫斯科四日電，莫斯科各報一日發行「世界大戰號」，追述世界大戰之歷史。最後結論，謂未來大戰之計劃的烽火，將由日本與德國舉之。大意如次：「日本久欲與蘇俄兵戎相見，實行其遠東大戰計劃，君臨蒙古，新疆，中國，以威嚇蘇俄。（引用田中奏章暨荒木之昭和日本之任務書中原文數節作證）。一方面，德國宿有將凡德國人居住之地域，編入自己領土之野心，與日本之垂涎遠東者，殆不謀而合」云。

希忒拉兼攝德元首

希氏兼攝總統經過

巴黎五日路透電，今日巴黎晚報載巴拉加訪員電訊，述德總理希特勒兼總統職之始末情形甚詳，謂希特勒初不欲商諸國防軍領袖，而就總統職，終乃與若輩訂定易受刺激之盟約。七月三十日之夜，希特勒舉行秘密會議，與會者有普魯士總理兼航空部長戈林將軍，內務部長佛立克博士，褐衫隊新領袖魯資，秘密警務總監兼黑衫領袖希木勒等，決議自行解決興登堡總統遺任問題。戈林將軍宣稱，據警務當局告渠，興登堡總統之政治主張報告書，建議以霍亨索倫皇室中人繼任總統，此項報告書已秘密送往道恩，渠敢決總統老友迦魯斯卓將軍必藏有一份云。希特勒乃稱渠知使迦氏守緘默之道，於是乃草擬維持全國秩序之計畫，使褐衫隊準備一切，俾稍有警訊，即出遏制。八月一日總理延見國防軍參謀總長弗利茲將軍，國防部長白倫堡將軍，及該部之里奇諾將軍，向之說明，唯渠本人任國家元首始能挽回內戰，並謂渠準備作一擔保，渠就陸軍元帥職後，決不利用所居之地位以改造國防軍。希氏且擔保國社黨社會主義之傾向及對於內國外交政策諸事採納國防軍之建議云。

希氏對英記者談話

倫敦五日哈瓦斯電，英國報紙駐柏林訪員訪問德領袖希忒拉總理，經希氏發表長篇談話，對於德國時局及與德國有關之各項歐洲問題，均有所論列。述及國社黨現狀時，希氏謂國社黨內部完全統一。詢及兼任德總統及總理之兩職，則答謂余將任國家領袖，至國民投票決定變更時為止云。希氏所作宣言，最關重要者，則為關於德國對奧政策之一節。略謂奧國與德國誼屬同種，德國斷無一人謀進攻奧國，至於德奧合併之一問題，並非自今日始，余相信奧國倘能舉行秘密投票選舉，則此一問題即可解決。所謂奧國獨立，本無待於討論，爭執之點絕不在此，蓋昔日奧匈帝國內各小民族亦曾謀各自團結以與其同種之鄰國互相提攜，今奧國內部之德人欲與德聯合，其道亦猶然。然吾人咸知奧國德人現在未必能貫澈其目的，蓋因歐洲各方羣起反對故也。談話最後一段則係關於德國經濟問題。希特勒以目前世界經濟恐慌之責任，諉諸他國，謂國社黨政府當使德國在原料供給方面獲得獨立，無求於人。謂在兩年之內，全世界當可明瞭吾德國亦已解決羊毛棉花及其他原料品之供給問題云。最後希特勒則請盎格魯撒克遜人與彼以同情。

人民總投票之佈置

柏林三日路透電，德國定八月十九日舉行全國民眾投票，決定任命希忒拉為總統，並將總統與總理兩職合而為一之法律。投票者僅須表示同意與否，大多數人民將投票贊成，此議之乃可逆知者。又八月十九日民眾投票中，不許有競爭之候選人，當局已警告報紙，對此新法律，無論贊成與否，皆不得有所討論。報紙現稱，希氏為眾意所屬之行政人，以有興登堡之勢力約束，興登堡總統既死，約束希氏行動之勢力，不復存在，希氏似可任意進行其國社黨之主張，但實際上常備軍即國防軍，將為有力量之掣動機，而實業家與右翼，以副總理巴本為領袖者，亦將有以制裁之。陸軍部長白倫堡將軍，為常備軍總司令，已通諭部下，盡忠希氏。並曰余係總司令，且為勇敢軍人，準備隨時以余之生命，履行此誓云。今日白倫堡並聲稱，陸海軍全體將士，皆已宣誓，效忠希拉忒元首，而奉為德國國防軍最高領袖云。希氏現聞常備軍宣誓擁護之消息，狀頗欣悅。蓋最初尚以常備軍或將反對其就總統位為慮也。

強制選舉宣傳計劃

柏林三日路透電，宣傳部長戈培爾，將施各種宣傳方法，俾在全國公民投票中，為希忒拉後援。衝鋒隊隊員及希忒拉青年團團員數千人，將担任分散傳單，及佈置開會等工作。二十萬架揚聲機，現在裝置中，以企在全國廣播宣揚演詞，並利用電影，表映國社黨程序之影片。國社黨現

竭力設法使國民人人投票，故預料投票者將達百分之一百。茲今日略述其計劃謂：在今日至八月十九，即公民投票日之間，必須勸喻四千萬以上之投票人，對希忒拉兼任總統職之舉，投贊成票。必須設法使德國民衆人人投票，凡投票者，投票後，即註銷其名，男女公務職員人等，皆須投票，否則有失其職業或被排擯之虞。國外德人，連同在海上之水手亦當投票，即勞役營與拘禁所中之人，亦將由軍警護送至票匭投票。預料此次投票結果，希忒拉可獲絕大之多數。同時全國人士現皆遙對已故總統之靈牀，冥想祖國之前途及國內外之糾紛，六千五百萬德人之命運，今悉操於希忒拉一人之掌握，安危未可遽定，而希忒拉所用以制勝此諸般問題者，唯全歐無二之獨裁權耳。

希忒拉在衆院演詞

柏林六日路透電，德衆院今日在克羅爾劇院開會，新總統兼總理希忒拉蒞會演說，讚揚故總統興登堡之豐功勳績，聽者二千人，廢太子亦在其列。廢太子到會頗早，國防部長白倫堡將軍，會熱烈迎之。閣員全體與會，閣員多人及全體議員，皆衣褐衫，外交員均站一處。希忒拉衣褐色制服，臂束黑紗，立於故總統之子興登堡大佐側。發言事有出人意料者，希氏並無一語涉及政治現局，及總統位置。其演詞僅十五分鐘即畢，稱美故總統，在歐洲戰爭與普法戰爭中之戰功，及承平時供職陸軍中之勞績。繼謂興氏至一九一一年解組歸田，厥後前皇下詔起用，委以東路指揮之職，擊日俄軍而使德國免遭滅亡，於是興登堡上將之英名，聞於全球。希氏演說中之警句曰：興登堡上將未死也，渠今與吾人共處，興登堡上將之名已成德國人民不可毀滅，永遠蓬勃的生氣之象徵表示，聯邦總統之名稱，興登堡上將之名號，實不可分離，世界歷史中，最大之戰鬥與故總統興登堡之名相映，而不可分。渠任德國陸軍指揮，而救國家免遭危亡，當時吾人之政治領袖，設其才能與興氏相若，則德國可免受歷史上最深之恥辱云云。當希氏發言之前，有音樂師百人，奏皮索文氏之柯里沃拉魯斯曲，會有無線電播送德國各處，及義美日等國，希氏演說畢，樂隊復奏哀曲。會議既散，國防軍兵士國社黨，黑衫衛隊，普魯士總理高林將軍之衛隊及警察，皆戴鋼盔，擎上刺刀之來福槍，樂隊經過克羅維爾劇院，向希忒拉總統，高林將軍，白倫堡將軍行敬禮，廢太子衣戎服，昂步向衆含笑，且與警察勞工等及羣衆中一女童握手，卒仍含笑登花色運動汽車駛去。今日克羅爾劇院之黑幕，及冬青花冠上綴白蓮，演壇對面，置一故總統半身石像，四周綴以花朵。今日當道戒備極嚴，曾於燈柱之間欄繩，禁止民衆行近會場，且設特製之木欄，自總理府至克羅爾劇院之一路，有武裝衛隊士卒肩聳立，國社黨黑衫隊隊員，均執手槍，與短劍騎巡，則持刃以防不測。希忒拉總統由總理府將出發至克羅爾劇院時，另有警察兩行分左右立，而向羣衆，克羅爾劇院駐有國防軍數支隊，嚴加衛守，民衆均不許行距劇院二百碼以內，即希忒拉之從者，亦受嚴密之監視。

興氏遺骸移丹倫堡

柏林六日路透電，故總統興登堡之靈櫬，今日由紐台克移德丹倫堡，即興氏生前建立戰績地，安葬時，其景狀至爲莊嚴。午夜甫交，軍鼓哀鳴，靈櫬由東普魯士聯隊軍官四員舁出紐台克別墅，別墅廣場，集有步兵兩大隊，砲兵騎兵各一中隊，皆携聯隊之旗，上裹黑紗，而向下傾，當時僅藉高擎之火炬，照見羣衆。靈櫬改置輭車，乃行簡短之禮，故總統之子恭立於後，儼如石像，興氏之媳與二女二婿，皆在靈櫬左右。時村教堂中集有戴紗冠着晚宴服之男子，及玄裳之女子若干人，合唱愛的權力歌。繼由牧師作短禱畢，復將靈櫬移置砲車之上，一行人衆，乃開始前進，軍隊徐步尾隨，所過一路，有兵士高擎火炬。迨抵德意志斐地方，靈櫬改以摩托砲車載之，衛以乘摩托車之軍警一分隊，行五十哩，於晨四時達丹倫堡。車過佛羅特諾時，曾小駐其地，爲故總統昔任東境司令時，偕其參謀指揮丹倫堡大戰處也。各國元首皆贈送花圈，悉以同花成之，至爲華美，中國亦贈送有花圈，上綴藍白絲帶，書『中華民國』四金字。

葬儀之前希氏致詞

丹倫堡七日路透電，故總統興登堡之靈櫬，今日黎明由紐台克運抵此間，當時丹倫堡之紀念塔，（即紀念興氏偉大之戰績者）照耀一如白晝。靈櫬在哀鳴之鼓聲中，舁置廣場之靈車，而向高四十英尺十字架塲中，建有觀境，上設新總統希忒拉故總統之子興登堡大佐，閣員，外交團團員，衆院議員，大戰中之戰士，携昔曾參與丹倫堡大戰之諸聯隊隊旗。故總統之上將官杖及勳章，則置靈櫬之前。德國各處來此觀禮者，集於四周，數逾二十萬人，行禮之初，由樂隊奏哀葬之曲，繼由國防軍主教杜爾

曼訥雖忠至死一節，蓋故總統遺囑中，曾有此言也。謂興登堡總統於其國殞時，不欲自己受任何頌讚或榮典，惟欲人紀念大戰中陣亡之將士，渠所唯一關心者，厥為德意志之再生云。杜氏宣講畢，乃誦祈禱詞及唱聖詩，四團羣衆和之。次由希忒拉總統致誄詞，謂丹倫堡大戰之結果，德國數十兆民衆深感此已故軍人而兼政治家之功德，大戰中戰士之勇武並忍耐，無能及德兵者，乃竟遭慘烈之下場，此非興登堡大將之咎，乃一般政治家之過也。迨一九二五年德國民衆舉興氏為總統，以為全國最勝代表任者，無過興氏，此即舊軍之最後勝利，興氏不特為國社黨革命之保護人，且為國家復蘇之保護人云云。希氏致詞畢，衆乃高唱「我有一同胞」軍歌，於是乃昇靈櫬葬於丹倫堡紀念塔下云。

英俄憂慮德國政局

倫敦三日路透電，據莫斯科電訊，俄國以對德關係，現猶未定，故對於德國前途發展，頗為憂慮。英國亦以德國時局為慮。各小國亦復如是，一般印象，今冬將使希忒拉受極大一試驗，其前途成敗，或將於德國經濟難題決之云。又英國各報評論興登堡總統事蹟，一致致其欽仰之忱，對於總統各長處備極揄揚。對於故總統在國社黨革命以後所處地位，則採取保留態度，而於希忒拉集大權於一身之舉，尤為憂慮。巴黎三日哈瓦斯電，德國總統興登堡上將與世長辭，適在歐戰動員令二十週年紀念之翌日，法國各報，追述故總統一生政治軍事功績，不厭其詳。法國輿論，對於歷史上之偉大人物，素極欽佩，德國故總統，在精神上公民資格上，既富有盛德，在軍事上亦具有天才，而其義務觀念之高尚，愛國情緒之熱烈，向足為世人風，此法國各報所以稱頌不置也。埃克西有報載有前參謀總長德白奈將軍一文曰，此為高尚之人物，凡在大戰時與之交綏疆場者，可舉其昔日相與交鋒之創，向之致敬云云。

奧國極謀恢復安定

新總理對記者談話

維也納二日路透電，新總理舒斯尼嘅今日與報界代表第一次會談，表示新政府願與社會黨言歸於好。據謂渠之主張為一視同人，政府將永不回至早日工與農為敵農與工為敵之地位，且永不回至國會的民治之地位，惟在新基爾特制之奧國中，干涉勞工權利，為必無之事，政府不日將昭示世界新政府實受大多數人民之贊助云。按總理最後一言，係表示政府擬舉行一種國民投票也。

維也納三日哈瓦斯電，總理舒斯尼嘅向報界發表宣言，縷述新政府之政綱，謂新政府決悉秉杜爾夫斯政府之政策，首先使國內獲得秩序及和平，蓋無秩序及和平則無法使失業者獲得麵包云。又謂吾人永與議會制度告別，無所回顧，但奧國人民應為職業組合之奧國，而與政府合作云。

對社會黨力謀緩和

維也納二日路透電，七月二十五日攻擊總理府之第三首犯木工胡特爾，今日判處終身苦役刑，胡氏曾充當備軍軍官，繼脫離軍界而為木商，因數次折本，乃充木工以糊口。胡在庭上供認渠曾着陸軍少佐制服，參與攻擊總理府之役。前維也納市長席資博士及其他社會黨領袖，因二月間舉事未成而被下獄者，今日均邀開釋，此為當局與社會黨終止戰鬥之明證。社會黨迄今仍反對政府，前市長席資甚受奧國人民之敬愛，現望其獲釋，可平社會黨之氣。蓋新總理舒斯尼嘅深知一面與國社黨一面與社會黨相奮鬥，在事實上為不可能也。加連的省所捕獲之叛黨，迄今已達二千人云。

調查叛黨一切實證

維也納五日路透電，奧國新總理舒斯尼嘅數日前開始肅清國社黨叛亂份子之舉動，刻在迅速進行中。與當局所調查者，不僅司法事件，且為政治問題，其目的在欲切實證明德國與聞此變亂之目的，詳澈研究與亂事有關之各種情形。當局所欲嚴懲者為㈠參加亂事之叛徒，㈡當局獲有參與亂謀證據之負責官員，㈢警察所特別表同情于亂黨之要人。第一類指攻擊公署者而言，彼等將于本星期中由軍事法庭審訊，彼等曾于戰時受傷，俟其愈後再審，故審查稍緩。至今第二類之官員多人已被拘獲，惟政府對於第三類將從寬辦理，公務員之被裁革者，達數千人。蓋政府對於表同情於國社黨者，現方施行懲戒也。此次亂事未得民衆援助，足證奧國境內國社黨革命之觀念，雖在政界與知識界，具有勢力，在未得民衆之同情。故奧國國社黨運動苟未有德國之煽惑，此後無足為慮

者，若德國予以慫恿，則奧國有採行更強烈辦法以取締此種運動之必要。

維也納四日哈瓦斯電，前駐義公使林德倫，因參預國社黨事變嫌疑，自殺受傷，現在醫院中，今日突患心臟病，左側身體麻木，因此病勢突形增重。

史泰漢堡激烈演說

維也納八日哈瓦斯電，今日在國王廣場舉行盛大典禮，追悼杜爾夫斯故總理，參加者不下十萬餘人。總理舒斯尼嘎痛陳謀亂者之罪惡，稱揚杜氏之功績，並勸奧國人民團結一致，以擁護獨立自由之奧國，以爲歐洲文化及和平之保障云。舒氏詞畢副總理史泰漢堡親王繼起發言：史氏敘述杜爾夫斯刻苦犧牲之精神，並痛言行刺者之罪惡，渠謂此種現代殺人手段，來自奧國邊境以外，其行動近於野蠻民族，乃欲強迫奧國服從之。吾人經六月三十日事變之後，已了然於國社主義之道德上價值，故吾人願本杜爾夫斯之精神以反抗之。史氏又謂行刺杜氏之舉，有人加以頌揚，謂其合於高尚理想，而行爲近於豪俠，此乃反乎事理之邪說，行刺之事似盜匪之行爲，烏能予以贊揚云。史泰漢堡申述政府之政策，謂邊界外之人，當知奧國之忍耐，或有終止之一日，而將以彼等對付吾人之道還治之云。

巴本使奧已獲同意

柏林九日哈瓦斯電，副總理巴本被任爲駐奧公使，業已取得維也納之同意，此事於興登堡逝世之前，即已決定。故總統曾致書巴本，謂切盼渠前赴維也納，能使德國與同種之奧國恢復正常關係云。柏林八日路透電，駐奧德使巴本今日告路透訪員曰：余之受此使命，以便依其意義與精神而履行之，蓋余知解除歐洲之緊張，端賴此使命之實現及余可藉此爲國服勞也。巴本繼謂總理於七月二十六日致其一函，說明其使奧應爲之工作，巴本後乃引述故總統興登堡致其最後函中之言，大意略謂所以命君爲駐維也納德國外交代表者，蓋望君能恢復吾人與奧國人民平日之和睦關係，若輩與吾人誼屬同種，余祝君能實踐此項責任重大的工作云云。巴本又稱此種命令同時且爲一種遺言，固不必再有若何增加，巴本以希忘拉萬歲一語結束其言論。按巴本受使奧之任命後，即不復爲德國副總理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八月三日起
至二十三年八月九日止

（記者）

八月三日　星期五

▲汪精衛赴滬就醫。

▲國府令，貴州兼民政廳長王家列辭職照准，任命猶國才兼任。

▲黃紹雄抵牯嶺謁蔣，報告粵桂近況。

▲中東路日軍用軍顚覆，日僞軍傷亡十餘。

▲奧新總理舒斯尼嘎發表政綱。

八月四日　星期六

▲汪精衛自滬返京。

▲李擇一由滬啓程赴日。

▲福州軍事調度甚忙，閩清有激戰。

▲韓復榘赴濟晤宋子文。

▲膠濟路客貨車，在塔爾堡互撞，傷十餘人。

▲鄂省旱災嚴重，紳士會議討論救災。

▲開發西北協會，在張家口開幕。

八月五日　星期日

▲陳濟棠派兵一師，協助維持閩南。

▲賀龍在川境沿河組蘇維埃政府。

八月六日　星期一

▲中央軍克復水口谷口古田。

▲殷同到京謁汪。

▲胡漢民發表時局談話指摘中央。

▲胡世澤到京謁汪。

八月七日　星期二

▲陳儀電京報告，閩江兩岸匪已肅清。

▲國府令，安欽多傑，給予普靜法師名號，興薩班志達給予普明法師名號。

▲德總統興登堡舉行殯儀。

▲蘇俄大飛機二架，飛法國報聘。

▲中東路在哈爾濱覆車。

八月八日　星期三

▲汪精衛赴廬山晤蔣。

八月九日　星期四

▲黃郛過京赴贛。

▲于右任自滬返京。

▲張羣赴贛謁蔣，請示救災辦法。

▲維斯福宣布白銀收歸國有。

▲德政府頒佈大赦法，受赦政治犯數千名。

論評選輯

日本對滿國策之懸案

自日本岡田內閣成立以來，東報日以確立對滿國策爲言，所謂三位一體二位一體之說，電訊迭傳，張弛不一，此乃九一八後日本統治我東北四省之一大懸案，迄今未決，前途如何，甚值得吾人注意也。

按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本爲一盾之兩面，而日本執行帝國主義，則軍閥財閥，厥力惟均，矛盾衝突，緣以不免。自來日本經營東北，係以經濟侵略爲主幹，以政治軍事侵略爲輔佐，舉凡企業之經營，富源之開發，鐵路之投資，悉以滿鐵會社操其全權，而關東軍司令官僅能掌管軍事，關東廳長官僅能主持旅大行政，至滿鐵之管轄監督權，係由本國之外務，拓務，大藏三省共主之。日本在東三省夙有三頭政治之稱，基因在此。自九一八發難成功，軍閥氣焰萬丈，時際非常，軍權高於一切，標榜反資本家，財閥爲之屏息。其後以武藤代替本莊，將關東軍司令官，關東廳長官，『駐滿全權大使』，三職併於一身，大權集中一人之手，冀免權限之爭，即所謂三位一體是也。顧以範圍過於廣泛之故，形式雖曰統一，實則主管各部遇事發生爭議，仍不能逕情直行。軍部引以爲憾，遂有改組滿鐵之動議，以冀一舉而摧毀財閥背後之壁壘，因國內反對者多，迄未通過。岡田組閣之時，外傳林銑十郎以實行軍部之對滿國策，即改組滿鐵等主張爲入閣條件，是以新閣告成至今，駐滿機關改制之說益盛。今所謂三位一體制者，乃欲實行將滿鐵權限縮小，以滿鐵沿線附屬地之行政及司法警察權，劃歸關東軍司令官及『駐滿大使』專有，內之直隸國務總理，外之大權統一軍部。其二位一體云者，乃將滿鐵之監督權，附屬地之行政及其他產業對策等項，取自關東廳長官及拓務省而移諸外務陸軍，更以界之關東軍長官及『駐滿大使』焉。兩者性質，同爲名實建立軍部之專權，故國內仍有反對之聲，尚難遽見解決，軍閥財閥勢力對峙，在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國家中，共有內在的矛盾，勢則然也。

雖然，日閥醉心侵略，慾望無度，既已造成國際不安之環境，乃更從而利用之，以聳動國民，加緊備戰。試觀年來東省鐵道之增築，公路之開通，軍需工業之振興，軍營建造之積極，無一非促進戰爭存心挑逗之作用。如果所謂三位一體或二位一體制，見之實施，則軍閥權力，行使愈益自由，地位愈益有力，恐遠東和平破裂之機，更將提早，是則此一懸案之解決，不僅被侵略者中國，與有利害關係，凡與遠東和平有關者，胥不容漠然視之也。

抑日本之於東北，雖因軍閥財閥，不能合作之故，未克盡量發揮其侵

略之手段，然即此兩年餘之統治，已非東北民衆之所能堪。蓋日本近雖極力倡導僞國之獨立性，宣傳僞國之行進步，實則僞國政治大權，悉在日人之手，不特外交由大橋主持，鐵路歸滿鐵代管，交通爲森田獨斷，即民政亦係聽命於總務司長之竹內德亥，教育則權操於總務司長之西山政猪，其他各省民政，財政，警務，莫不在日人掌握，甚至各縣亦以日本人之參事官爲太上縣長，而警察權並概歸日人主持。近議改奉吉黑爲十省，省長悉將易用新人，其總務及警廳當然概用日人。據竹內德亥上月十九日回國語人，僞國本年度豫算，決採用一千名之日本警官，將來更擬登用至七千名之多，可知東三省今後，益將入於日本警治之下，試問如此成何國家，所謂獨立性者，究在何處？又日本自占據東北後，因交通不便，軍力有限之故，各方力量，悉令集中都市，因以形成都市之畸形發展，日人即據以爲僞國有進步之宣傳資料，實則因都市生活騰昂，日貨充塞，本地民衆，生活轉益艱苦，縱令有一部分受都市繁榮之益者，其收入仍多消費於都市之內，蓋烟賭公開，淫業披倡，凡可以剝削吾民財力精力之事，日人莫不予以提倡。至於農村民生，則經濟破產，避債無台，日人且時以搜匪收槍，橫事滋擾，坐是民不聊生，相率挺而走險，上者出組義軍，人自爲戰，下者刦掠村鎭，甘於爲惡，此皆日本壓迫榨取之結果，又實軍閥的殖民政治之成績也。日本縱以僞國有進步之說，欺騙世界，其如事實最雄辯何？夫日本軍閥專政之所謂對滿國策，未經充分實施，已令東北民衆，不堪至此，如果該案完全解決，日閥在東北更得盡量發揮辣腕，則我水深火熱之東北同胞，恐將益無噍類矣！吾人所爲重視此懸案之推移者，蓋又不僅還東和平關係已也。

◇◇◇◇◇◇

廣九鐵路修約及其重要性

（錄八月六日天津大公報）

廣九鐵路修約事，屢見報章，而消息多落片段，言之不詳。最近又盛修約告竣，議定全路營業收入百分之七十二歸華方，其餘歸英方。草約由又提及聯運事。然該約內容，尚未宣佈，正式簽字，尚待鐵部核准，吾人鑒於粵漢鐵路行將全線通車，廣九草約既涉及聯運，應探討其利害，而廣九路情形特殊，社會上多未明瞭，借此一述其內容，暨與華南政治經濟上之關係。

廣九鐵路爲前清光緒廿四年英人要求借款，興築五路中之一，於三十二年由唐紹儀簽約借英金五十萬鎊開始建築。全路分中英兩段，中段自廣州至深圳，我國自築，由部直轄。英段自深圳至九龍租界地，爲英人所築，由其管轄。全線里程，中段佔百分之七十五强，英段佔百分之二五弱，然中段沿途平坦，英段則有隧道八七九四公尺。但中段戶口稠密，商業繁盛，而英段則人煙稀少，山河阻隔。全路營業收入，客運佔四分之三，貨運僅四分之一。而客運中則廣州與九龍兩端比較，自以廣州及沿中段而下爲多，而自九龍及沿英段以上較少，蓋九龍之客運純恃一水之隔之香港，而廣州之客運則沿途均有上下者也。貨運則以廣九路與海港平行，且相距甚近，而沿綫復多珠江支流，在運價上路運已難與航運競爭。而沿鐵路厘卡接踵，商人不勝其煩，自然更多趨水運，以是除水菓鮮貨及易於腐敗之物品外，可謂無其他重要貨運。總之，該路有六特點：一，路線全

長僅一九〇公里，而管轄分屬兩國。二，客運多而貨運少。客運始於廣州及沿中段者多，始於九龍者少。三，貨運除與他路連絡外，絕無方法可以開源。四，管轄雖屬兩國，而運輸營業，事關全線，不便一一拆分，故有分配每年營業收入之必要。五，該路起訖點事實上等於兩國城市，而九龍租借地與英屬地香港僅數小時之輪渡。六，該路因借款關係，車務會計兩處，均有英人參預其事，收入款項概交匯豐銀行收存。

關於營業收入之分配，即此次鐵部代表前往香港與中英銀公司商議修改者，其間經過，極為曲折。當前清宣統三年路工告竣時，中英兩方，即有七三與六四之爭，久未議決。及盛宣懷李經方執掌郵傳部，因英使茶會片刻之談，即得李侍郎之面許，以華六五英三五之數，成為定案。此後華方屢有商議加增，而所獲無幾，此次鐵部代表竟得七二對二八之分配數，不可謂非勝算。雖然吾人應注意者，成數之增加，就目前計算，僅有純利數十萬元，分配如何，其重要性實在將來聯運後之開闢貨流，而聯運是否得當，因將來聯運而貨運廓充，更因分配數增加而收入增漲，與整個華南之政治經濟，兩相比較，是否合算，亟待深切之研討。

吾人首應注意者，即廣九路本身之性質，該路兩端均為港埠。九龍因英人之努力，船港碼頭，設備週全，僅亞於香港，然颶風駭浪，來往不時，雖可停海船，而飲水及食物裝載，時感困難。廣州之黃埔，苟加整頓，海船亦可駛入，且水深風小，便利殊多，然以款項困難，及英人直接間接之阻撓，迄今仍無進展。故以港埠而言，廣州如能整頓船港，即無需廣九鐵路，即可成為華南華中華北之進出口海港。廣九鐵路如不能與粵漢溝通，則將永為短程之客運鐵路，營業極難發展，而出為香港之屏障，進為華南商業之樞紐之九龍，其希望亦將永難實現。故此次廣九修約，英人提出聯運問題，要求解決，勢必力爭。倘聯運果然實現，而廣州仍對黃埔不加疏濬，使成海港，金融組織，不加整理，押匯無從，則九龍將成為華南北之進出港口，廣州及華南之繁榮，不獨將來無望，即現在地位亦難維持。即使廣州能極力整頓港務金融，而聯運後實難與有香港援助之九龍互相競爭。九龍租借地也，將來必須交還，然租借地外人之經濟政治力量愈充實，收回愈困難。而廣九又有英段，不屬我管轄，行將影響將來之軍事政治。昔在前清時，郵傳部為避免正面衝突計，將廣九與粵漢聯運事交商辦粵漢公司自行酌辦，該公司持之數十年，卒能拒絕聯運，九龍因此疲敝。現粵漢商股，已掃數由政府收買，聯運事乃成為政府外交，今日果然提出。吾人意為政府除督促黃埔海港之實現外，應設法避免與粵漢聯運，倘不能避免，則應於實行聯運之前，先行收買廣九路英段。願政府弗因借英庚款完成粵漢及廣九加增成數之小惠，而忽略聯運之重要性，更弗誤認聯運僅為技術問題，而無視華南政治經濟之百年大計，而草約之內容，尤應早日公佈，備社會人士之研討。（錄八月六日天津益世報）

◇　◇　◇　◇　◇　◇

興登堡逝後之希忒拉路線如何

德國大總統興登堡在本月二日逝世後，希忒拉依據去年新修正之憲法規定，事實上以一身而兼大總統及總理之職——雖在名義上不稱大總統，而稱領袖，並在名義上須待本月十九日之公民投票始能確定其職，然從希忒拉登台以後之種種過去事跡觀之，此等名義上之稱謂及手續上之曲折之

無損於事實上的彙職，殆不容疑——，加以希氏在國社黨內之獨裁地位已因本年六月三十日之淸黨而確實樹立，「希忒拉即法律」之口號已在德國內部被大衆承認，則現今希氏之狄克推多的地位，殆已駕斯大林及墨索里尼二氏而上之，殆已如外電所述，達於「希忒拉即國家」之域矣！此種獨裁權之實現於二十世紀，當然不失為一種超時代的驚異，故近數日來各國之論爭以希忒拉氏登峯造極後之德國及歐洲乃至世界政局之動向如何為論題，殆非無故，而吾人站在國際政治之研究認識者之立場 ，亦願在此時機，一陳吾人之所信。

關於興登堡逝世後之希忒拉路線如何轉變問題，從理論上及近日輿論考察之，在大體上殆不外乎下列四種：(一)右轉說，謂代表金融資本及小生產者勢力之希氏既取代表大地主及大國粹資本之興登堡之地位而代之，則為適應新環境起見，希氏必將放棄從來對德國軍部動輙取壓抑手段（例如在六月三十日政變時）之政策，而改取對軍部調協態度，因此，希氏路線必日益右傾，甚或至於恢復荷漢索倫皇室之地位，所謂德國復辟派將於興氏逝世後得勢之傳說，蓋即由此種推理而來者。(二)左轉說，謂希氏在過去因欲利用民心以攫取政權，故不惜犧牲黨內小資產者之意見，以得大地主及軍部方面之歡心（例如六月三十日之淸黨而殺羅姆等，從另一方面言之，即含有此種意義，蓋上次事變之本意固在淸除軍部中之反政府的分子如舒萊赫爾等，然同時卻可以藉此拉攏軍部中之另一派也），今既因代與氏繼任而掩有軍部之全勢力，則已無曲徇右方意見之必要，而為抓住大衆心理計，或將依其所標榜之『國家社會的』政綱，稍行有利於大多數民衆之政策，並與社會民主派分子妥協，所謂共產黨（實係指社民黨）勢力將在興氏逝世後復興之說，蓋不外乎此種推理。(三)後轉說，謂希氏此後將仍繼續以對外政策為其『安內』之基礎，仍繼續以解除凡爾賽體制，收回原有殖民地，獲得同等軍備權等等為號召民衆之口實，但因一方面英已接近法蘇集團之安全區域主張，他方面義大利復因對奧事件而在中歐法西斯集團內與德有裂痕，故不得已只好暫返於用和平手段達到修改凡爾賽規定之舊政策下，或重返國聯，或加入所謂東歐安全保障協定，徐圖發展；試觀屢作和平的講演之赫斯，竟充任副總理，便知此種後轉說之非無根。(四)前轉說，謂希氏不但將繼續其攘外以安內之政策，並且將利用英國舉棋不定，法義間因奧國政變問題而來之裂痕擴大，日蘇日美日英間之爭執尖銳化，而思仍利用國民的壓力，行國際的大冒險，在對奧對法方面，實行強化政策，強使英義不能不贊從德國之主張；所謂歐洲和平將於興氏逝世後破壞之說，其內面理由大抵皆係依據此種前轉或強化說而來者。

在以上四說中，究以何種為最有現實的根據而富於實現性乎？依吾人之研究，第一說在對外關係上(主要是對法比關係上)及對內關係上（當知希氏之聲威尚不及荷漢索倫皇室，如後者登台，希氏當無存在餘地，縱欲求當一第二之畢士麥而不可得）。第二說更屬皮相之談，因國社黨之基礎勢力始終不離金融資本及大地主，萬難舍其所依，而眞正與大衆相接近，且即從經濟財政狀况言之，縱欲在表面上與大衆接近，恐事實上亦有所不許。第四說在對奧問題已告失敗，英法美看重遠東權益（例如最近之英國軍在榆關外演習事件之今日，希氏或不敢竟冒此大險，故亦無實現性）。其比較富於實現性者當為第三之後轉說，蓋如此一則可以從心所欲以整理內部，確實保持政權，二則又可因此緩和外來的攻擊，以擴充實力，三則正足以使英法蘇有事於東方而使德國將來可得漁人之利也。

希忒拉路線在興氏逝世後之方向苟如上述，則歐洲政局當然尚可以苟安，而遠東問題之將日增其重要性，亦可以不待多言矣！

（錄八月八日津天大公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六月十八日烏龍潭坐月翼謀有詩酬以長句　　纕蘅

石城。旱。久。泉。亟。枯。（謂雨花臺泉）荷田。龜。坼。哀。後。湖。龍潭。一。片。獨。清。絕。風漪。十。頃。塵。中。無。茲潭。舊。爲。山。水。都。明季。園。墅。盛。士。夫。勝流。最。數。茅。（元儀）丁。（雄飛）吳。（應箕）方（望溪）曾。（湘鄉）輝。映。皆。魁。儒。百年。俎。豆。成。萑。鬻。四松。遺。址。亦。久。蕪。同光。壇。坫。歸。薛。廬。青山。當。戶。水。繞。除。掠波。一。舫。畫。不。如。江東。顧。五。桑。根。徒。春盤。挑。菜。倒。酒。壺。韵事。往。往。傳。跨。驢。柳侯。稽。古。踵。前。模。百城。坐。擁。勸。過。吾。雲潭。補。柳。新。成。圖。朝暉。夕。靄。百。態。列。羨君。何。福。潭。上。居。昨者。踏。月。循。歸。途。支笻。二。客。驚。比。鬧。猶嫌。霧。重。侵。蟾。蜍。再來。留。待。月。上。初。與君。秋。樹。同。讀。書。吾儕。亟。老。顏。猶。朱。胸中。正。有。海。嶽。儲。一任。流。俗。嘲。詩。逋。

六月十八夜閔行水次玩月　　秋岳

谿岸。殘。潮。汩。作。聲。籠沙。澹。月。薄。還。明。胡床。自。與。涼。風。約。吳艇。眞。宜。半。日。行。將老。肺。肝。輕。積。熱。作擬。魂。夢。徇。勞。生。華顛。不。逐。傞。傞。舞。搴幌。歸。憐。過。四。更。

歲暮得粵中友人書却寄　　公渚

孤嘯。層。樓。破。夕。陰。飄蕭。明。鏡。二。毛。侵。徂年。北。陸。行。看。盡。騁望。南。雲。一。寄。欽。向晚。亂。帆。依。水。滅。辭柯。萬。葉。入。冬。瘖。故人。書。到。梅。花。發。不盡。相。思。海。樣。深。

大熱夜泛秦淮　　釋堪

晚雲。蘊。日。作。炎。蒸。不夜。秦。淮。暑。轉。增。夾岸。酒。帘。收。幾。桁。遮橋。歌。舫。亂。千。鐙。偷閒。攜。幼。吾。眞。老。觸熱。爲。歡。病。未。能。歸去。胡。牀。跂。足。臥。深林。待。露。月。鬅。鬙。

纕蘅同年偕飯安樂露台復過薛廬待月龍潭紀以一律　　翼謀

無住。而。生。捉。月。心。雲臺。漿。饜。共。披。襟。掉頭。人。外。千。鐙。合。

積想。鷗。邊。一。鑑。臨。寂歷。煙。蘿。扶。夜。氣。朦朧。天。水。伴。沈。吟。
桑根。故。勝。介。山。熱。胸次。荒。寒。刻。意。尋。

苦熱喜偑秋惠茶　放園

天公。於。物。果。何。心。似此。熬。煎。恐。不。任。庭卉。忍。炎。如。病。渴。
木蜩。畏。喝。亦。沈。吟。强依。清。簟。蓴。涼。夢。深下。重。簾。借。薄。陰。
最喜。名。茶。能。却。暑。故人。新。寄。鐵。觀。音。名茶

題玉谿生詩　頑波

斜月。空。庭。暗。絲。蕉。玉谿。詩。對。一。燈。孤。亦知。腐。鼠。猜。堪。笑。
竟死。春。蠶。恨。未。蘇。公論。可。能。誣。太。尉。家恩。久。已。屬。令。狐。
此生。幽。怨。無。人。會。夢。向。天。階。問。紫。姑。

五月六日感事作　雨僧

寺裏。桃。花。歲。再。新。重來。崔。護。異。前。人。游絲。已。綰。誰。家。樹。
啼鳥。猶。憐。陌。上。塵。照座。華。燈。明。舞。榭。漫天。急。雨。沒。城。闉。
深情。記。取。成。詩。料。隔世。穠。歡。檻。外。身。

和蒼虬韵寄懷　蘉庵

無窮。家。國。恨。都付。苦。吟。身。枯眼。疑。天。地。餘生。任。鬼。神。醉
昔。魚網。紙。寒熱。馬。通。薪。莫怨。空。庭。寂。猶難。障。庾。塵。
萬里。三。年。別。相望。尙。有。身。羣猜。言。亦。罪。孤憤。何。能。神。病

久。空。求。艾。功成。忘。徙。薪。心肝。聊。可。奉。留命。一。微。塵。

海虞破山寺用常少府均　默君

石破。龍。飛。去。還餘。松。滿。林。意同。流。水。靜。行到。白。雲。深。樅
散。六。朝。韻。潭空。太。古。心。垂天。涼。吹。碧。閒作。海。潮。音。

木蘭花慢　穎人

甲戌上巳都中同人稧集玄武湖以孫興公詩序分均纈蘅代拈得年字

借誰。家。院。宇。喚尊。俎。對。湖。山。正春。暮。江。南。瀟蘭。天。氣。移
櫂。鷗。邊。危闌。舊。題。襟。處。繞城。牆。淡。染。六。朝。煙。算有。繁。櫻。
曉。得。主賓。冠。蓋。年。年。羣賢。歸。燕。傳。牋。河。朔。客。序。吟。肩。
歎昔。時。城。郭。遼。東。鶴。語。非復。人。閒。依。然。祓。愁。無。計。祗。臨。
風。分。付。酒。杯。寬。惆。悵。孤。花。媚。暝。何時。載。夢。俱。還。

琵琶仙　圭璋

甲戌春同榆生遊莫愁湖湖涸樓空四顧淒清因相約爲賦

烟渚。莎。縈。睒風。漾。乍立。垂。楊。闌。曲。天半。潮。落。澄。江。千。帆。
礮。林。木。鷗。夢。遠。蕢。洲。望。絕。問十。里。藕吟。誰。續。一卷。生。綃。
齊梁。舊。月。傷盡。心。目。悵無。計。消。得。春。愁。共。清。賞。天。涯。
愛。幽。獨。塵網。文。梁。題。字。只平。燕。新。綠。花外。引。紅。襟。燕。子。
尙一。雙。軟。語。空。谷。隔岸。天。闊。雲。閒。翠峯。如。簇。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跋乾隆六十三年時憲書

此時憲書一冊。得之廠肆。棉紙巨冊。紅綾面。漢字。題大清乾隆六十三年歲次戊午時憲書。首都城節氣時刻。次年神方位圖。次各省太陽出入時刻表。蒙古回部金川土司。皆列後。次各省節氣時刻表。（附列蒙古回部等同上）次日曆。次紀年。（共一百二十三歲）末葉列欽天監官銜名。監正索德超。左監副湯士選。皆葡萄牙國人。（民間通用者。用黃綾紙面。加時憲書印。不列太陽出入時刻。及節氣時刻各表）按會典事例。載乾隆六十年。皇太子奏進乾隆六十一年時憲書。備內廷頒賞之用。並言現在頒朔。以嘉慶紀年。而宮廷之內。若亦一體循用新曆。於心實有所未安云云。旋奉旨俯從所請。用備頒發內廷皇太子孫曾元輩。幷親王大臣等。其各省外藩。仍用嘉慶元年。以符定制。嗣後二年三年。皆屆期恭進。同時並進繙繹清漢字各一本。刷印清蒙字各一本。清漢字七政時憲書各一本。外備賞漢字時憲書百本。用紅綾面。無套。以此証之。歲在戊午。實爲嘉慶三年。而此冊仍用乾隆紀元。可斷爲當時賞賜大臣百本之一也。又偶閱韓小亭無事爲福齋筆記。言高宗授大寶後。每歲頒朔。二品以上大臣入乾清宮朝賀者。仍給乾隆六十一年至六十四年曆。紀文達曾膺此賜。親標月日於冊上。以紀恩遇。嗚呼。此區區日曆小編。流傳迄今。越一百三十七年。而完好如故。未嘗爲水火蟲魚所阨。使後人得摩挲玩賞。因以考訂其源流。於以見清朝全盛之時。仁宗奉親之孝。與高宗念舊之殷。斯亦千載希逢之會。可爲授時通攷中別開創例矣。余同時更得六十二年一冊。當以寄贈日本友人內藤湖南。附志於此。冀其後人知所寶貴焉。

書中各項有關典故者、摘錄如左方、

科爾沁等蒙古部落、太陽出入節氣時刻、於康熙三十一年始載入。

額魯特喀爾喀等諸蒙古部落、並哈密地方十有五處、太陽出入節氣時刻、於五十二年載

準噶爾諸部、太陽出入節氣時刻、於乾隆二十年載入。

黑龍江吉林伯都納三姓尼布楚城、太陽出入節氣時刻、於二十三年載入。

伊犂等蒙古部落、並巴里坤吐魯番二十處、太陽出入節氣時刻、於二十三年載入。

回部布古爾二十六處、太陽出入節氣時刻、於二十五年載入。

土爾扈特等二十四處、太陽出入、節氣時刻、於三十七年載入。

安徽湖南甘肅三省、太陽出入節氣時刻、於四十年載入。

兩金川及各土司十三處、太陽出入節氣時刻、於四十二年

安南照朝鮮之例、於五十二年載入。

書中齋戒日期、及忌辰於日旁加圈、於雍正十三年奏准。

冬至節麋角解、改爲麈角解、見乾隆三十二年諭旨。

紀元增爲一百二十歲、見乾隆三十六年諭旨。

吳校闕史跋

闕史上下卷。秀野草堂刻本。十一行、二十一字。筆致雅麗。剞工精妙。顧氏閭邱辯囿之所刋也。存者爲下帙。別有陵低譜、蜀錦譜、歲華紀麗譜、皆費著撰。又南海山水人物古蹟記、元吳萊撰。雁山十記、元李孝光撰。凡六種。此闕史爲妙道人手校。所据乃葉石君鈔本。卷末有崇禎丙子裝記、因讀一過、孱守居士識於炳燭齋、十月初二日燈下二行、而葉所從出者。又爲馮己蒼本也。開卷高氏序。即改正十字。卷中補訂殆數百事。有志忠手校朱文印。茲錄葉氏林宗及石君原跋於後。而志忠識語。亦坿著焉。余考石君鈔本。舊爲虞山孫慶曾所藏。見陳緇夫新刋上善堂書目。題作三卷。然、此、書、祇、上、下、卷。三字當係筆誤也。

闕史二卷所記皆殘唐佚事織碎叢雜。小說家流爾。唐人習爲短記偏部。此其一焉。敘事頗自矜飾。其爲原書無疑。監本假自友人馮大巳蒼。傳寫之訛。不成句讀。馮屬舊鈔。昔人已失於校對。旋命童子倩摹印成帙。目視手披。訂正十之一二。餘俟闕疑可也。崇禎丁丑七月二十八日夕。記於南壇書館、葉林宗、

闕史林宗所惠。時在家山搶攘之中。賴此遣悶。適有一友。見余讀此書曰。孔子云史闕文。此書應爲所棄。余不覺粲然。是日兩姪遂以此言下酒。遂爲之微醉也。酉年未月初午日、洞庭山葉石君偶記於淸遠堂之東廂、

葉鈔惟闕一頁。又脫行一。遜於此刻。餘並勝也。暇日當取知不足本再勘之。道光十七年十月十八日妙道人識

洪武本蘇州府志跋

壬子歲、余客蘇州。書賈楊馥堂。携一巨簏來。檢視其中。有洪武刻盧熊志二十冊。時余未嘗留心方志。不以爲貴也。馥堂謂此吾蘇古志。世所罕覯。勸余勿失之交臂。乃以四十金得之。後數日、訪顧君鶴逸於怡園。坐甫定。即詢余曰。聞君新獲蘇州府志。此吾郡故物。訪求頻年不可得。且爲石琢堂殿撰修府志時所用。在理宜以歸我。敢以爲請。余復以此行他無所得。欲藉此以壓歸裝。且甫經入篋。未遑披翫。勢難遽捨。君既重視此書。倘異時更有所見。必爲君力致之。鶴逸詫曰。公何言之易耶。以愚所知。諸家藏目所載。率皆鈔本。惟海虞瞿氏歸安陸氏有全帙耳。公得毋畫餅以充飢耶。相與一笑而罷。及癸丑春入都閱肆。忽於翰文齋瞥見此帙。欣喜過望。亟馳書告鶴逸。竟以百金爲之諧價。秋初余重至吳門。載之行篋。鄭重相付。鶴逸雅愛鄉先輩手澤。欲舉新獲之本與余舊藏交易。余以兩書印本雖同。而余帙乃經宋賓王所校補。終難割愛。前年章君式之。自吳旋燕。携此書來。傳鶴逸語。欲余就琢堂本爲之對勘補正。匆匆頻年。人事牽率。迄未得從事丹鉛。而鶴逸已遽歸道山。把卷追思。愧負良友。茲緣汪君孟舒還鄉之便。仍以原書奉諸嗣君。延陵掛劍。殊有愧於前賢。相如返璧。幸能完夫故物。爰述源流。附之簡末。俾知吾兩人生死之誼。與二十年往復之情。咸藉此書傳諸後禩。異日倘有繼假緣而題詠者。或亦增此故實乎。甲戌六月之望、藏園老人記、

跋明本履齋示兒編

宋盧陵孫奕撰。郡齋讀書附志。錄爲前後二十四卷。今存二十三卷。蓋由其鄉人胡楷重訂。又失去蘇大章諸人題記

也。此明滎陽潘膺祉校刊本。九行十八字。前有開禧紀元自序。又李維楨題辭。其後尚有膺祉跋。此本失之。按錢氏讀書敏求記言。潘刻差殊甚多。然鮑淥飲重刊時。已言其不易得。則傳本之罕覯可知。潘氏付刻時。所據乃焦太史家抄本。李本寧題辭言。焦氏初意。欲與寓簡、玕璜新論、洞天清祿集、畫鑑、石譜、品茶錄、酒經、彙刻之。名爲宋雋。其後友人祇刻諸石茶酒四種。而遺此書。潘氏乃獨取授梓。其卓識洵高出流輩矣。季昭此書。於經說字說。及詩文譌外。考証翔核。實事求是。豈茶酒遺興之作。所可比倫耶。潘氏刻書。尚有墨評硯箋二種。墨評爲清宮所藏。硯箋則余有之。其末皆題如韋館藏版一行。與此書正同。其人蓋媚古嗜學之流。梨棗所傳。或尚不止是也。抑觀本寧之識此書。有言曰。後生承學。不崇六經。而好處士橫議。不行正史。而拾稗官野譚。不考古文。而沿流俗惡札。不務大雅。而喜弔詭偏見。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語。比比皆然。余誦此言。而觀於今世學術之變遷。其係於人心風俗者良深且鉅。嗚呼。可不懼哉。又攷是書。宋時有劉氏學禮堂刻本。藏汪氏藝芸書舍。顧千里爲鮑氏覆刻時。祇據姚舜咨鈔本校訂。洎鮑氏身後。乃得見宋本。故千里又覆校之。條錄百餘則。附諸卷後。昔年余曾於廠市覯千里手勘宋本原帙。因臨寫於鮑刻上。其異文仍有出覆校之外者。暇日當別爲文記之。此不復贅焉。

甲戌六月初六日藏園老人識

隨筆

凌霄一士

曾國藩爲有清最偉大人物之一。其文章學問，亦自卓然不易及。李慈銘喜評騭，其日記中有論國藩文章者。同治壬申十月三十日云：「閱曾文正公文鈔。文正初慕漢學，繼慕宋儒，其古文則服膺惜抱，然筆力自可喜，性情亦眞。其江忠烈、羅忠節、李忠武、李勇毅諸公神道碑，事既可傳，而又同艱共苦，周旋百戰，故敘述尤覺眞摯。其大界墓表、台洲墓表，爲葬其祖父兩世而作，字字眞實，不作一景飾語。李公（芝昌）墓志銘，尤多言外之指。雖義法未純，固不僅藉以人傳矣。末附求闕齋經史百家雜鈔敘目，仿姚氏古文辭類纂之例，而并鈔諸經散入之，自我作古，眞蛇足也。」癸酉四月二十七日云：「閱曾文正公集。其江甯官紳昭忠祠記、湘軍陸師昭忠祠記，近代之傑作也。官紳昭忠祠記爲向和、張三帥軍營殉難者作，敘次癸丑至庚申勝負成敗之事，如指諸掌。此非有筆力不能。其議論亦極平允。」光緒戊寅五月八日云：「閱湖北重刻曾文正公集。較舊刻增多二三十首，編年爲次，仍分四卷，然大率少年酬應之作，率率無聊，且多膚霑。壽序贈序居其大半，至有年伯姻伯等之稱，榛楛雜陳，菁華幷掩。視其初刻，減色反多。蓋由門下依艸坿木之徒，以編纂爲功，不知別擇，良可歎也！中有書歸震川文集後一首，言震川文格頗卑，故集中序最多，不特不足上媲曾子固，亦不能下媲方望谿。其言頗爲有識。又祭湯海秋文，筆力頗勁。嚴君伯宜墓志銘，亦可觀，其事亦有關係。嚴萱，湘潭人，由生員軍功至同知直隸

州加知府銜，同治八年正月殉難於貴州黃平小甕口，照按察使陣亡例，贈太常寺卿者。又劉忠壯公墓志銘，爲提督劉壽卿松山作，是文正絕筆，文半未成。」稱美處洵道得著，其不滿處則多以與國藩所以治文事者塗軌有異耳。「經史百家雜鈔」之體例，慈銘以自我作古病之，而實是國藩識力過人之處。劉松山墓志銘，由李元度足成，見「天岳山館文鈔。」

其論「求闕齋讀書錄」，光緒壬午五月十四日云：「臥閱曾文正求闕齋讀書錄，分讀經讀史讀子讀集，共十卷。文正通聲字轉借之法，故於此頗有得。其讀周禮儀禮數條，亦見細心。其論史記專在文法，蓋囿於桐城議論，雖未知史公深處，亦自有見地。論三國志有數篇學記處，亦確。此老固可愛也！前有合肥相國序，不知何人所爲。其首云：「札記者小說家之枝餘。自王伯厚顧亭林輩以通儒爲之，於是其業始尊。」謂札記出於小說家，又曾見王伯厚以前人札記，皆奇談也。」十月十二日云：「閱求闕齋讀書錄。文正於儀禮用力甚深。其言史記麻書疇人子弟，疇與儔通，儔者類也。文選東皙補亡詩序云：「皙與同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則凡同術同業者皆得稱爲疇人，非專指明麻者言。此條亦從來未正之隱。」此在國藩，爲其餘事。

論其奏議，丙子正月二十一日云：「閱曾文正公奏議。凡十卷，一百四十二首，無錫薛福成常熟張瑛所編，以年月爲次。文正一代偉人，奏議剴切詳明，規畫周至，皆足千古，然最佳者，咸豐初官禮部侍郎時遵議大禮疏應詔陳言疏敬陳聖德疏三首，危言至計，深有古大臣風。其後募勇出師，銳意討賊，所上籌辦諸疏，類皆聚精會神，言無虛發。咸豐七年六月，瀝陳辦事艱難一疏，字字血誠，尤想見轉側孤危堅忍不撓之概。至克復金陵以後，其奏捷一疏，已覺迹涉鋪張。此後條陳，皆不免敷衍時局，無關碩畫。故勦賊山東，總督直隸，皆絕無以異人。臬天津民教之

變，而素論頓盡矣。數年中惟複陳楚省引地一疏，差為切摯，但亦止為淮鹽淮商計，而於楚稅之盈虛，川鹽之出內，亦未及通籌利害，故楚督川督皆力沮之，終不得行也。予嘗見咸豐九年春初所上其從弟國華死事情形一疏，忼壯可傳，决是文正自為之文，而此編無之，蓋所遺者尚多耳。』天津教案，國藩身當其衝，處境至苦，委曲求全，大為輿論所詬，故有「外慚清議，內疚神明」之自道也。「曾國華殉難三河鎮摺」為咸豐九年正月一日所上，李瀚章所編「曾文正公奏稿」中有之。國華為國藩胞弟，出嗣於叔父驥雲。

慈銘日記中論及胡林翼左宗棠奏議等者，同治丁卯十一月十一日云：『借得胡文忠公遺集閱之。集凡十卷，皆奏疏稟牘批札之文，嘉興錢卿龢等新刻之吳中者，冠以國史本傳及年譜。文忠老謀深識，燭照不遺，固中興第一流人。其行文亦辭意嚴正，絕無枝葉。往往援證古事，深摯剴切。國朝言經濟者，莫之或先。其集在天壤間，自不可磨滅。』光緒辛巳十月初十日云：『校恪靖疏稿，自同治十年七月至十一年二月，共八册。其中惟陳金積堡戰功一疏，言……馬化隆叛立新教，三世盤結，所據為唐靈武宋西夏及明河套全境。極言諸軍攻取之捷。又陳軍饟奇絀一疏，極言河南等省欠解協饟之膜視，及其轉運挹注之難。撫綏諸番僧俗一疏，言循化洮岷河州西寗皆諸番連界，即古之枹罕羌人，生山谷，地產良馬，樸野善騎。土司楊元，為宋將楊業後裔，厲志殺賊，戰績甚偉。今加意撫諭，益為我用，分命諸番守槐樹諸關，斷……出路。此三疏為可取也。』又是年九月二十九日云：『夜一更後，益吾祭酒來，屬譔左湘陰七十壽文，浙撫陳俊卿所託也。』十月朔云：『上午譔序成，文極瓌偉，有西漢風，非湘陰所能識也。』蓋於文學之事，自喜而頗輕宗棠。宗棠夙亦以文事自負，其文宏朗有氣勢，不乏可誦之作，非慈銘所能抹撥。

張滄海(伯楨)爲萬木草堂弟子，潛心著述。其「南海康先生傳」一書，昔嘗評之。(見本報第九卷第二十期。)近以「滄海叢書第三輯」成，將出版，書來相告，有云：『此書經五年苦心始撰成。連月因抄稿付印，費了三個月始竣事，常終夕不寐，累得目下大病。現尙臥病在牀，半步不能行，深以爲苦。甚矣成一書之不易也！』其致力之勤辛可見。此輯凡「達賴喇嘛傳」，「班禪額爾德尼傳」「西藏大呼畢勒罕考」「西藏聖蹟考」四種，(內附諸佛出世事蹟考、榮武佛說法錄、榮武佛傳、白喇嘛普仁傳、白喇嘛舍利塔銘、甲戌雜感。)當爲研究西藏政教之重要參考書。(北平爛縵胡同四十九號滄海叢書社出售，每部價三元五角。)陳三立題詞云：『滄海居士才力多宏肆，博學篤古，兼究佛乘。所輯生平撰述，爲叢書若干種。異聞瓌製，焜燿森列，洵足恢張國故，助益雅化。漸摩歲月，蔚成盛業，當爲中外所快覩也。』吳闓生題詞云：『滄海第三輯諸篇，大抵皆佛家言，尤詳於藏事。資料豐富，文字精嚴，非他人所能爲也。』其品題如此。

鄉農的恐怖

宋戒予

日光慘淡映田禾，狂風捲地迎面掠；
遠送槍聲斷續響，心惶神錯四奔波。
手足張皇把牛牽，拴進矮屋茅草掩，
旣而憶起倉積穀，赴忙收藏幾升石。
刹那有似波濤驚；又似萬馬齊奔騰，
心碎膽裂魂爲飛，一片彌天慘號聲！
遠望黑影作蠕動，霎時逼入吾村中！
田苗踏盡還不休；搶粮牽牛掠個空！
糧畜刧盡仍不甘；縮口對胸要洋錢！
混身戰慄不成語，威嚇拷打肉飛天！
五畝桑田勤耕種，納稅捐粮期活命；
不料兵馬屢驚擾，落得終日難安生！

"Life is a Compensation"

寶琴

老李的小客廳裏，這兩天特別顯着擁擠，因為他們在辦滿月酒呢。昨夜請的是各位教授們，今夜又請同學們，同學們究竟比擺足了架子的教授們容易招待得多了。他們爭着，搶着，說着，笑着，把整桌酒席狼吞虎嚥得片甲不存。臨走，還要求着非看一看新年的娃娃不可。老李的太太從臥室裏抱着剛剛滿兩月的嬰孩出來，老趙第一個迎了上去，望着淺緋色被包裹裹着嬌嫩白皙的小身軀和兩隻雖不會找人，卻如墨晶般流動的烏珠。娶妻多年而尚未生養的他似乎受了感動，一眼望着嬰兒，一眼望着老李笑道：

『恭喜，恭喜，老李，你眞是個幸運兒，結婚不到一年，就有了一個白胖娃娃！』

老李順着聲音也望到自己新生的兒子，無名地心跳了起來，沒言語，只得意地微笑着。這樣寶貴的活寶貝原來是屬於自己的，捧着這珍貴寶物的人兒正是自己的愛妻，她雖不美，不年青，卻極溫婉柔和，體貼周到，又能給自己生這樣白胖的娃娃。想到這里，不禁狂喜了，恨不得立刻把妻兒一下子都摟在自己的懷中，得意地驕傲地向着團觀娃娃的來賓們說道：

『這些可愛的東西，都是屬於我的！』

來吃滿月酒的男女賓客們，無論是已婚的，未婚的，眞的都射着羨慕而嫉妒的眼光，一位正在大學三年讀書的張小姐喜歡得叫了起來，伸過手來接小孩，口裏直嚷：『這小孩眞有意思，好像我妹妹玩的洋娃娃。』

可惜這眞娃娃沒有假娃娃容易撫抱，軟柔的腰板好像要彎下來，嚇得張小姐不知所措地兩手高高舉着。李太太惟恐傷了愛兒的小腰，急接過來，已有經驗似地抱進臥室去。

賓客們道着謝，說着再見，相繼辭去，屋裏剩下老李嬌兒愛妻三人，恬靜地默默地領會溫馨的幸福，準比剛才朋友在一齊聒噪有意思得多了。老李滿足地送了客，關了大門進來，吩咐惟一的女傭把殘羹剩湯拿到廚房去。自己來到臥室，見妻子正在給孩子換尿布，孩子脫得赤裸裸地騙在床上，四肢像肉把似地搖動，兩隻小眼望着燈光。老李又情不自禁地過去撫摸孩子的小手。人眞是個神奇，想不到愛妻的肚子裏會鑽出一個活玩藝來。這玩藝會說話時還得叫自己作爸爸，爸爸這個名詞多麼尊嚴甜美呀！想到孩子，又聯想到生孩子的母親，熱烈地抱着太太感激道：

『你可辛苦了，兩月前聽見醫生說你非用手術才能產生，我急得想飛到你的身邊，可是醫生不許，我只好在外邊等着，覺得我的肚子也痛得了不得。等你從手術室出來，我看你的臉比臘紙還黃，兩眼閉着，眼眶下陷，幾乎疑你是死了，我的身子涼了半截。但是謝天謝地，現在你平安無事了，又給我帶來一個孩子，我應當怎樣謝謝你，快說！』

李太太向來最喜歡聽丈夫演說似的談話，何況今夜的話還含着濃厚眞摯的情感？這是她從他向自己求婚以來第二次聽到的甜言蜜語，她樂了，樂得頭直往丈夫懷裏鑽，口裏幽幽地訴道：

『這辛苦是我甘心情願忍受的，只是有了孩子，我下半年不能出去工作了……』

提起工作，好像一捧旺火上，忽然澆上一盆冰水，火苗立刻滅了，一股青烟直冒出來，把老李的臉都薰得黑暗了，陰沈憂鬱又籠罩着他的嘴臉，摟愛妻的雙臂漸漸地鬆懈了，委頓了，終於無力地坐在床沿上。妻子知道丈夫又在恐慌找不到相當的職業而着急了，深自後悔不該提起工作兩字。她不敢再撒嬌撒痴了，急把孩子的尿布換上，送他到小床上，自己輕緩地坐在丈夫身旁，

大姐姐似地撫摸着丈夫的頭髮，低聲安慰道：

『John！你別這樣着急，剛畢業還有一個月呢。事情大小不去管牠，反正不至於失業 ，即使失業也不要緊，反正咱們手裏還有錢呢。』

『有錢用，叫我一輩子用你娘家帶來的錢！時，未免把我看得太沒男子氣了！』

這話已到嘴邊，但不忍說出來，只得嚥了回去，兩手緊緊地搓着，兩眼筆直地望着前方。妻子看見丈夫沉默的神氣，幾乎要流下淚來，帶着哭音說道：

『你別再着急了，你一難過 ， 我更加難過了。』

『都是你害的，你還有什麼難過的！』

但是這話又被不忍擋了回去，反用溫和的聲調說道：

『你先睡吧，我還得預備點功課。』

說着已站起身來，走到桌旁抽出一本西洋哲學史來，妻子看着沒有辦法，經驗告訴她恭敬不如從命，還是睡了可以討他歡喜，默默地脫了衣服，先到床上去了。

老李翻着硬紙的書頁，華拉華拉響着，已翻了好幾頁了，但不知裏面說些什麼。只見橫行文字變作一團一團的黑點。書眞是愈念愈糊塗了，連這種敘述的文字都看不懂，還敢看什麼高深的理論書？本來大學已畢業了的人，還入什麼研究院，白費精神。白費時間。試問這三年來究竟得了什麼？不說什麼高深學問，連眼前的飯碗問題，都解決不了。大學畢業時經華中學來聘自己當英文教員，月薪六十元，現在又多讀了三年書，反連這六十元的飯碗都砸了，這不用怪別人，只怪 Mary 一人。像自己這樣一個窮小子，能夠半工半讀地完了中學大學的課程，已經很不容易了，還讀什麼研究院？偏偏她說一個大學畢業生才賺六十塊錢，那多無聊呀！不如再繼續研究，資格好了，學問博了，可以得較優的職業。當時自己也被她的話迷住了，以為只要有學問，什麼也不怕了，所以埋着頭死讀 。三年之中的確又讀了不少種書，然而有什麼用？餓了不能吃，冷了不擋寒。要說拿着學問知識問世，藉以求得衣食，那更是夢想！人浮於事的中國上那里去找職業？外國回來的大博士大碩士，若是沒有進身之階，不也一樣閒着。即便有了職業，也是所用非所學的。老張在德國研究了六年工程，回國來，當個銀行經理，修理修理自己的汽車，察看察看自己的電燈有沒被偷電，這是他的實習工作，此外便是下班回來，抱抱孩子，陪着太太去跳跳舞。這樣過了一天，過了一年，大約他就要過了一生。老白是所謂的心理學博士，回國後當個洋行買辦，眞是驢叫不對馬嘴，學什麼勁！有的總算幸運了，居然找到相當的職業了 ，但也不過當個大學的教授罷了，唱着自己拿手好戲，只是戲無論如何也不能算是眞實的，縱然在外國學了五花八門的把戲回來，什麼經濟學說，政治學說，社會學說，一齊搬上台來， 重演一回， 最好也不過像無線電台般傳傳音，試問這些話的理論，不去試驗，不去實行，關起大門來，指天劃地講說，對於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等狀況，便能改善了嗎？革新了嗎？西洋的學說，件件都適合中國嗎？天知道！教授在台上瞎講，學生在台下瞎聽罷了。何況自己又學着玄而又玄的哲學，連飯都吃不上呢，還講什麼抽象而又不可捉摸的東西！假如是單身一人也還容易湊合，現在不但有妻，還有兒子，三人的担負眞够受的。

提起結婚，更得怪 Mary 了，去年春天一封一封地來信勸自己結婚，說出許多結婚對自己利益的道理，又說出許多遲婚對她的害處，自己一時為了情感所激動，慨然有救天下之志，何況她是自己的未婚妻。於是義不容辭地應允了。剛放暑假，眞個就結婚了，婚一結算是套上了一條鎖鍊，不到一年， 孩子又出來了， 又加上一條鎖鍊，安知明年此時，不再加上一條呢！如此五年之後，自己的身子還能轉動嗎？

『可惡』一聲把書推倒一旁，仰起頭來，攤在椅背上，呆望着天花板出神。妻子輕微的鼾聲傳了出來， 達到他的耳中， 竟如錢塘江浪聲一般大，他不由地切齒罵道：

『討厭，連睡覺都不得人心，老妖精！怪不得她老逼着我結婚，這樣老醜的女人，要不是我

還窮小子誰要她呢？」

說李太太逼着老李結婚，那確是眞的，至於駡她是老妖精，那却冤枉了。她今年也不過三十四歲，較丈夫才大六年，那算得了什麽？況且老李也曾誇過她溫柔馴良，比母親還能體貼看顧自己。而尤其使他滿意的是她生長在綺靡之家，却沒紈袴習氣。她能吃苦耐勞，操作一切，可以和丈夫到社會上共同奮鬥，共圖大業，這是多麽純高美麗的理想，現在業又要畢了，可是奮什麽鬥。原來她還能賺五六十元一月，維持家用，現在連這一點點的收入都打消了，茲後家庭的負担得完全仗着自己，但自己的職業到現在還是渺茫得很。無聊，無聊，眞是無聊！一跺脚，站了起來，踱到客廳去。一眼先望到長桌上羅列着的滿月禮物，吃的，用的，穿的都有。不過在自己眼裏看來，簡直沒有幾樣配稱爲禮物的。雖說禮輕人情重，我們不能拘於禮物的質量，但不到一角錢買的一張畫片，也能算禮物嗎？一雙不到兩寸長的線襪子也値得送來嗎？哼！虛僞的社會，自己又不會下帖請你們，誰叫你們送的？不情願送就別送好啦，爲什麽要作無聊的應酬？狠的一下把雙襪子狠命地投在地下，兩脚又在上面蹂了幾下，過來又想去撕畫片，剛剛舉手要撕，畫片上閃出自己兒子的面貌，他不忍撕了，急遽地又把畫片放在原位上。心想這般可惡又討厭的朋友，送這點點東西，反來賺自己一頓飯。爲酬謝他們送的禮物，辦滿月酒，破費許多錢。呸，錢，錢，錢，錢是自己的嗎？要一個子餓妻子了嗎？畢業論文已經交了上去，並且曾蒙導師們的嘉許。拿出歷年成績簿來看，幾乎沒有一樣不在九十分以上，教師契重着，自己驕傲着，但這種東西究竟有什麽實用？自己不認識社會，社會也不認識自己，縱使把這些分數佈告出來，誰理會呢？學校雖同情着自己的境況，然而空口的同情濟得什麽事！高不來低不就的自己，既沒到外國鍍過金，在社會上又不曾有些微的聲望，母校無論如何也不會請自己當教授的，當個助教助理吧，學校正鬧着經濟恐慌，裁人還嫌來不及，那敢再添補？只有作個教授們私人書記的希望，無奈只有二三十元一月，這點點入欵還不够作孩子的代乳粉錢。假如是個單身，情願接受這個小事，然而現在有個家，不能不爲家作牛馬了。古人說食色性也，似乎食和色一般重要，實際說來，食比色重要多了。人不吃東西立刻會餓死，但不結婚，照樣可以活的。當初誰叫自己沒有理會到這層，也怪她慫恿得太利害了。女人眞是個自私的東西，有了丈夫，有了孩子，便算達到了幸福。自己呢？空虛，渺茫。妻的油黑而微縐的面龐乘隙鑽入眼簾，接着升起來「方墩」般的身軀，本來頭小身大得不相稱，現在兩隻乳房更丰隆起來，儼然是個烏龜形的風箏，在圓的身軀上端着個尖長的小頭，醜，醜，眞醜！急把雙眼閉上，無力地退坐在沙發上。

極度興奮之後，精神眞個疲倦了，悠悠地竟然入了睡鄉。

第二天早晨妻子醒來，不見了睡在旁邊的他，未免驚異了，這早就起來了嗎？趕緊起來走到客廳一瞧，嚇，原來他長長地仰臥在沙發上，地下扔着一雙粉紅帶泥印的襪子，這不是娃娃滿月禮物嗎？趕緊俯下身去，拾起襪了，撣了撣，放在原位上。又進屋拿床被子給丈夫蓋上，他被被子蓋醒了，睜眼一看，老而醜的妖精還立在面前，討厭，把被子一摔，躲到裏屋梳洗去了。

太太捧着棉被怯怯地坐在沙發上發呆，咳，他的性情近來眞個變了。

孩子在屋裏哭呢，一看手上的表，正是吃奶的時候，急進屋，抱了孩子喂奶，心裏却在胡思亂想。一會見丈夫梳洗完了，進來，拿起要用的課本和筆記簿，向外就走，她怯聲問道：

『你還沒吃羊奶呢！』

沒有回聲，只聽見門砰的一聲關了。

李太太右手摟着孩子，左手撫着孩子新生的頭髮，大顆的眼淚泉湧似的冒了出來，冰涼的淚水，點到孩子額上，孩子呱的一聲把奶頭也脫出了，她還不知爲了什麽，糊裏糊塗地把奶頭往孩子口裏一塞。抬頭望着白色的窗紙，淚光迷惘，看不見眼前有些什麽。她的尖頭微搖着，寬口微顫着，想不到，想不到！自己的哥哥雖不是什麽

政府要人，却也很體面的，認識不少很體面的官員。過了二十，便張羅着給自己定婚。當時的自己却犯着少女任性的脾氣，根本就沒細想結婚是怎麼一會事。仗着母親的慈愛，把議婚的都給打了。快到三十了，才感到些獨身的淒寞，但另一方面却又看不起所謂的政客官僚，而哥哥除了官僚又不認識別人，並且他自己是個官，只覺得世上最有希望的惟有官 ，要他介紹除了文武官員，他是不管的。幸虧李太太有主意，覺得哥哥既不能幫忙，惟一的方法，只有自己張羅了。好容易離開家庭，考入一個大學。這是個男女同學的大學，社交的空氣極其濃重，那里的學生由戀愛而結婚的不知已有了多少對，李太太能找着李先生作丈夫，原是平淡無奇的事情。

再說李太太入大學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自然她所注意的是人而非書了，所以不久就發現了同班的老李。老李的確是個有出息的孩子，自己同他讀的幾門功課，每會考試，第一總出不了他，而且在他言語之間，流露着學問是他惟一的嗜好，這不是學者的態度嗎？自己所希望的就是一個學者呀，將來當個大學教授的太太，準比當國府主席的夫人還要體面。老李又正是個讀書不忘戀愛的信徒 ，只是一般女學生都嫌他衣衫襤褸，毫無引人注意的地方，雖則他懷着神聖不可侵犯的信仰，無奈沒有對象來實現他的主張，一旦見她垂青於己，眞是受寵若驚了。女的愛男的聰明活潑，肯努力，有學問；男的愛女的溫柔和藹，體貼周到。幼失怙恃的他，從來不曾享受過母愛的溫馨，現在有她撫慰自己，眞像沙漠地上忽然發現了一派甘泉，一下子徧體都沾着滋潤。兩人既具着同一的懷抱，所以像磁石引鐵一般容易便發生了所謂的戀愛，以至於畢業，女的爲的供給男的升學，出去作事，男的留在校裏繼續讀書。

兩年過去了 ，女的已經是三十又三的人兒了。据有經驗的人告訴她說遲婚對於生養極危險的，於是她决定提早完婚，好在她父親曾留給他們兄妹一份雄厚的遺產，她雖不敢要求和哥哥對分，但在女子有承繼遺產權的旗幟之下的哥哥，却不好意思獨吞，所以婚後生活問題對於李太太確絲毫不用起恐慌的，不過她爲鼓勵丈夫用功上進，所以她不但不告訴他她從娘家帶來許多錢，而且還出去工作，貼補家用，表示自己手頭並不從容。老李得着一位有錢而又賢惠的女子，那有不允立刻結婚的？果然，婚後的老李 ，神氣十足，從鷄籠似的寄宿舍裏搬到有彈性的鋼絲床上，這已經够舒服的了，何况每日還按時喝着兩頓羊奶，三餐都是自己心裏的食品，眞是舒服，舒服得不知其然而然了。李太太也甘心樂意操這份勞，因爲她知道這是作妻子的應有的責任。現在又給他生了兒子，他應該更喜歡了，誰知他反倒變了！從前以爲比自己大的男子經驗閱歷多，對於女子挑三揀四，批評不休，難於應付，所以情願找個乳臭未乾的對象，天眞未鑿，易於指導。眞的，自己像待小弟弟般愛護他，他不知感激，反倒甜的，鹹的，嫌起人來！推其原因還不是只爲職業那點點問題，值得這樣煩惱？眞奇怪，女的出嫁，可以公然用丈夫的錢，男的娶妻爲什麼不能用妻子的錢呢？男人的思想眞是專制！早知現在，何必當初嫁人？好好的不在家裏當一輩子大小姐，來受這悶氣，看他的嘴臉，還是有生以來從沒受過的侮辱。想到這里，委曲得不覺放聲哭了出來，孩子被抽咽得也呱的一聲哭了，才知孩子還在自己身上。一陣陣嬌柔的氣息直透到自己的鼻腔來，由鼻腔而頭部而身部而四肢，如電流般徧體都傳到了，全身感應得酥麻了。熱烘烘的小身軀緊貼着自己的胸懷，從心房又向四肢散佈着熱力，李太太被克服了，中心泛着無名的喜悅和舒適。這便是自己的安慰，要不是結婚，那來這可愛的寶貝呢？因這小寶貝又想起他來了，他是多麼聰明活潑，像小孩一般的天眞。這時眼淚已經收住了，只剩神秘的甜蜜一陣陣襲上身來，不覺微微嘆道：

"Life is a Compensation!"

"Life is a Compensation" 幾個字竟如受了以太的傳播，霎時間就傳到哲學班上幾個學生口裏。原來老李匆匆趕來上課，誰知哲學先生請假了，學生都離開了教室，只有老趙，老王，老白

平日和老李最說得來，見着老李抑鬱不樂的神情，都借是和他攀談，老李正閉着一肚皮的牢騷，恨不得一手捻死幾個人，把書本拚命地往桌上一扔，大聲喊道：

『有了家庭的人，眞是活受罪！』

喊着，一屁股坐到教員講桌上，兩隻拳頭緊緊地捺在桌上，頭却下垂着，已有妻室的老趙安慰他道：

『老李，你不能這樣說話，家庭的幸福是，麼甜美溫馨呀！』

『老趙，你別信他那套！』老白不相信老李抑鬱神氣似地打趣道：『看他昨晚那份得意的神氣，瘋瘋癲癲的勁兒，他會憎恨家庭？鬼也不敢信！』

『人家給你們說眞的，你們還忍心挖苦人。』

老李說着，幾乎要流下淚來，老白收拾起戶外的面孔，也擺出正經的模樣，聽老王說道：

『老李，你別不知足了，愛妻嬌兒，把人間的艷福都佔盡了，還有什麼不滿意？像我們這些孤身漢有時眞感到寂寞空虛……』

『得，得，老王，別把我拉在裏頭，』老白把大嘴拉得又長又彎，雙手作推門式似地搖着：

『我可不忙着結婚，隨地皆芳草，等我生活安定之後，找個妻子還不容易？』

『我贊成老白這句話！』說話好晃頭的老王，這時頭晃得更利害了：『我不反對結婚，但是解決生活問題，似乎更加迫切。像老李這樣光景就結婚，未免太早了些。』

『人生是多方面的，各方面各有他的好處，』老趙又像大哥哥似地來給他們排解：『工作有工作的好處，家庭有家庭的好處。有時這方面失意，正好拿那方面來作補償，所謂Life is a Compensation。』

『對了，老趙這句話很有哲學意味！』老王老白拍手笑了，老李也跟着笑了。

笑說着四人離開了教室，老李雖然臉部笑了，心房却依然閉塞着。不願回家，怕見家裏的老妖精。拿了網球和拍子到球場打球去，早晨的球場空空的沒有對手，舉着拍子和磚墻比起武來。初夏的炎陽似乎已够人受的了，打不了一會，已是滿頭大汗，怨氣似乎被汗水沖刷盡了，拖着疲倦的身軀，不由地就往家裏走去。一進門，看見桌上展覽似的討厭的禮物都已收拾起來了，地下也掃得特別乾淨，一切都感到清爽明朗。

正要拾身去找妻子，妻子已畏怯地從臥室裏迎了出來。紅腫的眼皮不敢抬起，輕輕地把他拉到沙發上坐下，擰了熱手巾替他擦臉。一手送上一杯涼開水來。看見丈夫樣樣都承受了，沒有一點拒絕之意，她的膽子漸漸大了，輕輕地坐在丈夫膝頭上，低聲問道：

『你又運動來着？』

邊說邊撫摸他的胸膛，老李感到神秘的舒適和暢快，情不自禁地將雙臂伸了出來，摟住妻，笑迷迷地閉着眼依在妻的懷裏想道：

『到底還是有個妻好，不然，誰肯這樣安慰你呢？唉，Life is a Compensation！』



腸加答兒

羅洪

一

是桃花開得最盛的時候。

一睜開眼，那鏤花的白窗帘上，塗滿了淡黃的陽光，又是一個絢爛的晴天呢。她伸過一個呵欠，那種輕柔的睡意，還甜蜜地逗留在她的眼上，使她只想疏懶地躺在那兒。看看身旁空着的一半被窩，才記起丈夫臨走的時候，曾說過今天晚餐要她等候一會咧。想到這些，睡意便完全消失了。她蹙着眉，向天花板上釘視了三四分鐘，便一骨碌坐起來； 方才伸着呵欠時候恬適的味兒全不知溜到了什麼地方 。只覺得胸口怪難受的，好像有東西要吐出來，眞要吐的時候，却什麼都吐不出了。有幾回多喝點兒酒，第二天也有這種情形； 可是這幾天沒有喝， 怎麼也這樣難受，而且一看見飯就討厭，吃下去總好似要吐的樣子。這種現象，早使她苦惱了，分明是懷了孕呢。

於是她站到鏡子面前 ，仔細端相自己的臉蛋。她記得聽人家說過，懷了孕臉色會變得難看的，她也聽人家講過生產時難挨的苦痛，而且生產這回事，最容易把一個婦人摧殘了，所以她更覺得恐懼。現在對着鏡子，看看自己的兩眼仍舊那麼大而秀麗，臉頰也仍舊那麼豐潤；她却總是預感着危險就要襲來似的，依戀地把自己端相了半天，煩惱得更甚了。因而她並不照例去梳洗，走向露台那邊。 清涼的晨風， 愛撫般一陣陣送來，眞是難得的好天氣咧！那郊外清新的氣息，彷彿透過了這烟霧似的都市的天空，迴旋在窗戶跟前， 就是這眼前的天空， 也像一片無瑕的碧玉，閃着柔潤的光輝，高高的懸在那裏。這正是象徵着人們的青春呢，她想，不要錯過這麼好的機會，這種天氣，年輕人都應該好好地享受吧。因而她又想到最近的變態，感到在青春時期褪了色的悲哀，她覺得再沒有爲自己誇耀的可能了、你想，一個婦人懷了孕，肚子慢慢地大了起來。這樣子眞是再蠢沒有了，到生產的時候，又得在生與死的界線上掙扎，忍受那不可設想的痛苦，然後給許多瑣屑的事情麻煩着 ，人就很快地老了！她實在覺得受這苦痛是不必要的， 爲什麼一個女人單在這方面把生命消耗了呢？那些汽車裏的太太，百貨公司裏的小姐，陶醉在爵士音樂中的摩登女郎，在霓虹燈下挾着愛人的小鳥們，那一個希望在結婚後要孩子 ， 却丟了青春的幸福，大着肚子變成蠢相呢！她越想越煩惱，覺得女子結婚以後要懷孕這回事，是人生，不，是女子最大的不幸了。一陣晨風又吹着過來，把她輕柔的睡衣嬉弄着，使她格外憐惜自己的青春快要逝去，便一隻手支着腰，依在那欄杆上。

一柄嬰孩的搖車 ，輕輕地響着有節奏的噪音，從對過的門裏推了出來。那孩子穿一身米色的衣服，沒有戴帽子，也沒有穿鞋子，兩脚正在亂動。

孩子的天眞樣兒，却不能不使她動了心，看見這樣可愛的小東西，誰能夠無緣無故地，生牠的氣呢？可是，那懷孕的蠢相，生產的痛苦，青

登的消逝……更有力地占了她的心。她不願再看着這光亮的小東，同到房裏去了。

沒有漱完一次口，停頓了三次，牙刷子一放到嘴裏，胸口便有什麼東西爬着似的，只想吐一個暢快，等了半天，却什麼也沒有吐得出來。她便歇斯底里地丟了牙刷和口杯，挨近了鏡子，努力要在自己身上找出變異的地方。她撫摸一會肚子，也覺察不出有什麼異樣。煩惱地，她用力把身子投在沙發裏，那桌上電話鈴子忽地震響起來，使她怔了一怔。然後她努力使自己鎮定一點，好像對話的人就在眼前那樣，把坐的姿勢換了個樣式，才懶懶地拿起聽筒。

『……倩萍，是你，什麼事？……唔，你說我不高興？是的，我煩惱得很！……爲什麼？不告訴你！我總之煩惱得很。聽你倒是很高興的，……自然囉，你有名譽，有華貴的生活，當然比我[illegible]多了。……我嗎？不要聽你這些話。』她笑着，故意把聽筒移了開去，隔一會才湊近去說：

『不要開玩笑吧，我這幾天沒有這些興緻，……怎麼？我到你那兒來？我不，今天不來了！……』

她消失了嘴角邊的笑容 ， 又歇斯底里地煩躁起來。

現在她懊悔不該拒絕那女友的約，何必遷怒到朋友身上呢？懷了孕，想想也不是絕對沒法挽救的，用一個方法把那小東西消滅了，不是什麼都不成問題嗎？於是她又活潑潑地，格外仔細地梳妝，胸口的難過，比較方才也好得多咧。

把無線電也開了，正播送着流行的歌曲；她附和了幾句，在滿屋子裏旋來旋去。給一陣光輝耀着似的，屋子裏的東西全都生動起來。好像故意投合女主人的興緻，無線電音樂今天都是她愛聽的。

她拿起昨天剛送來的新製的春服，先放近身子試了一試，然後再穿上去。這一九三四年最時新的式樣， 配着她勻稱的身子， 眞教她自己看着，也覺得怪可愛的。接着爲了整理頭髮，穿皮鞋，射香水，費了半個多鐘頭，才對着衣鏡最後照了一照，肩膀下夾着新買的法國式錢包，喚女僕來吩咐幾句，照着舞步的姿式走了。

馬路上流着煤氣和香水混和的味兒，春天的光輝，在每個行人臉上閃着，那新奇的色調，露在新妝外邊白嫩的胳膊，把這綺麗的巴黎風光的馬路，顯得格外漂亮了。她傲慢地踏着舞步的姿式，在人行道上走得怪嫋娜的，眼睛不在前面遠遠的地方，所有一九三四年最時新的東西，她都看厭了，而且都裝點在身上，她何必卑屈地去注視他人呢。她需要的是新奇的發現。

然而她暗地裏仍得注視着別的女人，恰正像自己一樣驕傲地誇耀着，即使生得醜一點的，也有一副入時的服裝， 可沒有一個懷着孕呢。她想，如果沒有方法消滅牠，讓那肚子一天天膨大起來， 那些最入時的東西， 對於她還有什麼用呢？她也無論怎樣不想再到外邊走了。

二

太陽的殘輝，給眩目的燈光掩住了；都市，又興奮在另一種波動裏 。 她臉上抹着勝利的微笑，踏着比早上更輕快的舞步姿式，回到家裏。此刻她才覺得一天的奔波，需要休息了。想起朋友們那些取笑的話，笑容禁不住擴大了；她們全是些頑皮的東西，非但不給她想法子，却取笑她，說她這幾天所以不常出來，原是預備做媽媽了。倩萍還說假如生了孩子，一定要做她乾兒子。

最後，憑着她的氣憤，竟放膽去找個醫生，現在想起來，也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勇氣。可是一

到醫生那邊掛過號，才想起應該向醫生說是什麼病呢，假如醫生能够診察出她是懷了孕，那也算了，否則，分明是很健康的身體，在一個醫生面前，能够說是什麼病？難道老實告訴他，請他用什麼法子殺死那尙未成形的胎兒嗎？這樣，醫生一定懷疑她是一個可恥的女人了！她却不甘心受人蔑視的。眼看人家都帶着一點病態，有的臉色黃的怕人，好像生了難治的怪病，有的老是緊緊了眉，好似忍受着難挨的苦痛；只有一個中年的太太，很舒泰地坐在藤椅裏，正像她自己一樣，完全是健康的神色；她想，也許那中年的太太還沒有兒女，所以才到醫生這兒來請教吧！對了，像發現什麼似的，她堅決地在心裏說。於是她忽地想得了方法，在醫生面前，她難道不可以施用一點手段嗎？

果然，臨到她進去了。醫生是一個體格强健的中年人，鬍子刮得光光的，一臉是嚴肅的神氣。醫生教她伸出手診脈，同時問她患了什麼病。

『近來胃口不大好，常常想吐。』

醫生微微點了點頭，很細心地診過脈，看過了舌頭，在她臉上搜索什麼地看了一會兒，又問她有沒有別的反常的現象。她搖了搖頭。

『請原諒，假如你已經結過婚，這大概是懷了孕了。』

她故意驚奇地笑了笑，『我也這樣想過，所以我想知道一點衛生的方法，譬如在飲食方面，應該怎樣的注意呢？』

『太有刺激性的東西，少吃一點就得了，譬如冰啊酒啊，還有瀉藥十滴水那些，也得避免。』

她覺得自己的計劃成功了，那些不能吃的，自然因爲怕傷胎兒的緣故，那麼她需要的就是這一點，現在只有一月光景，損傷了牠，也只是小病幾天罷了。她想了一會，決意選擇了瀉藥和十滴水，她以爲這兩種東西既是藥品，一定有作用。她記得去年還剩好些在那裏，回家後便向各個抽屜裏去找尋，果然，在一個洋鐵匣子裏，還有小小的三瓶瀉藥呢。她檢起一瓶，遲疑了半晌。那個小鐘幽閒地打了七下，這才使她驚覺過來，丈夫該要回家了。她倒了一杯開水，讓瓶裏細小的紅粒子全傾倒在紙上，抓了一些放到舌頭上，喝到第三口開水，才使那些粒子完全嚥了下去。又是這樣吃了一次，剛想再抓的時候，樓梯上響着熟悉的腳步聲，她慌張着把瓶子向抽屜裏塞，把紙兒裹了那些粒子，也丟了進去，便急急地坐到圈椅上，裝着安靜的模樣，往門口那兒望着，丈夫含笑地跨進門口，看着她還沒有換去的新妝，笑着說：

『好一位漂亮的太太！』

她也笑着，又使那無線電鬧了起來，沒有回答他的話。她望着窗外一小塊蔚藍的天空，一心惦記着喉頭那股强烈的瀉藥味兒。

他，抽着煙捲，眼看那一縷縷青煙，慢慢的淡了下去，在窗口那邊消失了。他記起昨夜她說懷了孕的事，心裏滿懷着新的喜悅；看看年輕的妻，坐在圈椅裏這麼嬌美，那未來的孩子，該是怎樣的可愛呢。牠一定像母親一樣嬌美，即使像了他——他立刻旋過頭看着鏡裏的自己——也一樣可愛的，看吧，那高高的鼻子，挺秀的眉毛，閃光的眼睛……那一點不有男性的美呢？於是一幅幻影呈現在他眼前，他看見一個白嫩的孩子，睡在搖籃裏，張着嘴笑，圓圓的臉蛋，烏黑的眼睛，眞教他百吻不厭的。孩子再長一點，他一定常帶着嬌美的妻，可愛的孩子，到公園去散步，他將怎樣誇耀着生活的幸福呢！

『怎麼的？一個人沒頭沒腦就笑起來！』

這一次，該輪到他以向她微笑，沒有話回答了。隔一會，他丟掉煙蒂，才笑對她說：

『我想到我們有了孩子，生活更會幸福起來呢！孩子是最天眞最可愛的。』

她噓了一口氣，又望到窗外去了。

晚餐時候，她只吃到第二口，胸口又難過得怪難受的，那痧藥的氣味，老是留在喉頭。丈夫也注意到了，不安地望着她。

『啊，你不舒服嗎？快睡一會兒去，你愛吃別的什麼東西，我停會兒給你去買！你要知道，我現在很明白女人在懷孕期間的一切情形。你休息一會吧，快聽我的話！』他那麼體貼地。

可是她生氣般望了他一眼，『誰愛聽你這些話呢！』

『啊，你以爲我是騙你嗎？眞的，我今天爲了你看過許多書，我得了許多新的智識。你不要愁，我會教你怎樣保護身體的。你想吧，一個可愛的孩子，該多麼使我們幸福呀！』

『我就最不愛聽這些話，我不愛孩子，孩子會剝奪我的快樂，誰高興受這些累贅呢？』

『你又要那麼孩子氣了，到將來，你才知道這並不是給你累贅，却是給你幸福啊！一個快樂的家庭，就少不了孩子！』

她生氣地丟了碗筷，坐到窗口的椅子上。一看見她這麼生氣，他才不響了，默默地吃完了飯，他找不到適當的話，也只能默默地抽着煙。

他想，女人就慣會那麼撒嬌，她們何嘗不愛孩子，只是一知道懷了孕，偏要驕騃起來。他決意明天再找一些書，看可有說到女子懷孕時期的變態，他要使她安靜下來。

三

他給一種刺耳的聲音所驚醒，摸摸身邊，找不到她，一回頭却看見她俯着身子，正在嘔吐。他從床上跳了起來，急忙奔過去。她好像被苦痛襲擊着，又吐了好些。他輕輕撫她胸口，看她平靜一點兒，才把她扶到沙發上。

『怎麼啦，全是痧藥的味道，你吃了痧藥嗎？』他惶急着。

她點了點頭。

『這東西不能吃的，爲什麼不先問我呀！』

『誰知道不能吃呢！……我要點兒開水。』

他倒了一○杯心裏雖有許多話想說，他却明白太太的脾氣，在這種時候要是多說她幾句，也許會生氣得哭咧。可是她爲什麼這樣呆，又不是暑天，把痧藥也吃了下去，他總想不明白，也不敢問她。

喝過幾口開水，她覺得舒服好多。眞想不到牠這麼厲害，剛才從睡夢中醒來，那强烈的痧藥味兒一陣陣向喉頭直衝着，她急忙到痰盂邊，第一口還來不及吐在痰盂裏呢。她不懂得爲什麼要嘔，可是她推測起來，把藥嘔掉了，一定沒有效驗吧。

『我害怕啊，你說，我這樣子有危險嗎』？

她軟弱地倚着他，憂愁的說。

『我說你不該這麼孩子氣，不是玩兒的，……』他愛撫着她，『我扶你上床去，不要又受了涼。』

這一次上了床，兩人都不能立即闔眼。銀白的光，散落在床前地上，這夜色，把全屋子抹上了幽淡的光輝，看起來比白天可愛多了。要是在這樣的夜晚，一個孩子在搖籃裏熟睡着，那天眞的小臉，含着一絲逗人的微笑，眞是怎樣使人陶醉啊！他如今活到二十八歲上，都市的五光十色，常帶了極度的刺激性，把他折磨得够了，即

使歐洲一切的新奇東西，他在四年異域的生活中，也享受得十分足够。現在他需要的是一個快樂溫暖的家庭，所以他好久就盼望着一個孩子。一想到天眞無邪的孩子，他便覺得妻更可愛起來，他應該格外的愛撫她，安慰她在母親分內的那些苦痛。

『驚，你不要害怕。』他翻過一個身，在她耳邊輕輕地說。

她無意中給他嚇了一跳，被他窺見了心事似的；她正懊悔不該這麼粗莽，沒有根據的東西，畢竟不能吃的。她記得常看見報上登着廣告，有什麼避孕等等的書，到這些書本上面去找，總比較有點效力吧，所以欣喜和恐怖，同時旋轉在心裏。給他這麼一說，冷不防跳了起來。她向他看了看，假裝着要睡的樣子，把身子轉了過去。

接着好幾天，她爲一些報章和書本忙着。她焦灼地期待着這次嘗試的成功。丈夫每天回來，總給她買了許多愛吃的東西，爲了使她快活，每晚要她提出意見到什麼地方去玩，昨天還買了她所歡喜的一個地毯，兩塊窗帘。

今天是星期六的晚上啊，他很早就回到家裏，預備和她出去吃一頓豐盛的晚餐，而且，大光明電影院今天新到了好片子呢。可是一走進房門就把他嚇呆了，她睡在床上，滿臉不高興地，看去彷彿淸瘦了一點。

『驚，病了？』

她沒有回答。

『快說吧！你可是病了嗎？』

『也不能說是病吧，只是胃口不好，今天中飯也沒有吃，肚子裏怪不舒服，瀉了好幾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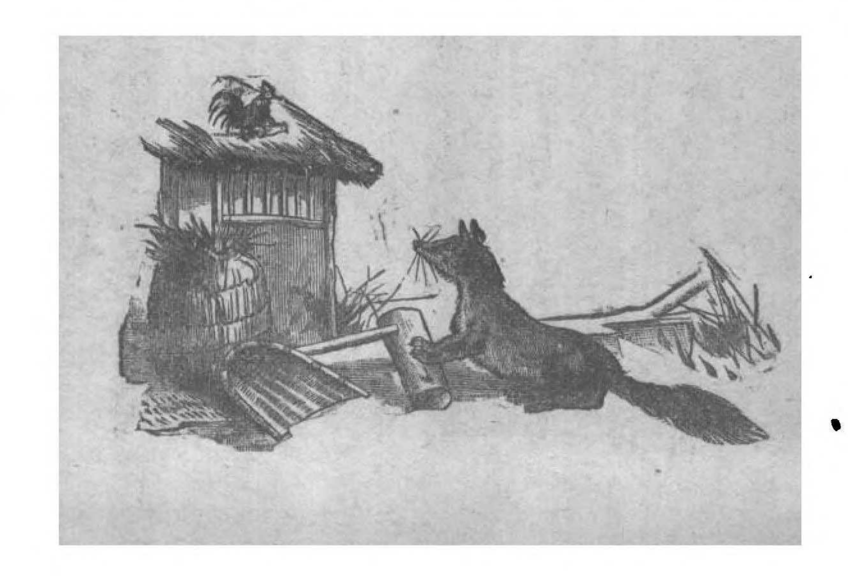
他憂愁 地沉默半晌說：『我幸而看過許多書，說孕婦最容易有腸胃病，你又受了涼，一定是的。這種病叫做腸加答兒。驚，你又愁得這樣子，那麼孩子氣！快忍耐一點，回頭你做了母親，一定比我做父親的人更快活呢。』

她笑了一笑，覺得丈夫這樣熱望着一個孩子，也有點神經反常吧。她想，這次的藥，也許會成功的了，書上明明說得那麼確實。他說是腸加答兒，就讓他這樣說去吧。

『我替你請醫生去，怎樣？』丈夫担心着。

『我不歡喜這一點小病就給醫生看，吃得小心點就得了。』

丈夫是知道她脾氣，也不再堅持了。但他一定要去買現成的藥片，他知道有一種藥對於腸加答兒很有功效的。這個她不怎麼反對。因此這星期的晚上，他們沒有到外邊去吃晚餐，也沒有去看有名的新片，只是丈夫一個人去買了一瓶藥片。



原文献残缺